

红娘出差到人间

“老板，你真的要我去吗？”

“嗯，你没妥善保管天书，反而让那一箱天书付之一炬，你不去……谁去呢？”

“可是……那是耶比特闯的祸耶！这对我不公平啊。”

“是吗？如果你没有常偷跑去帮他乱制造天书，害他背上拥有无数怨偶的“佳绩”，他也不会一怒之下烧了你的保管物。”“

可是……人家是想帮他嘛！”

“唉！你的功力还不足以制造天书，这趟派你去，也是为了让你能有更深一层的体验，或许将来……你也能……”

“太好了，我也有成为天书制造者的机会了。老板……我太爱你了，谢谢你对我的栽培，我一定会使尽全力让那箱空白天书在完成日期前全部显像……”

只见一名娇弱的少女兴奋地对着一名老者又亲又抱，没一会儿就提着一只木箱走入一道光束中，就在即将消逝前，光束里又多加人了一位小女孩。

老者望着消逝的光束，语重心长说：“小君……希望你真的能体会到爱的真谛……”

“奇怪……白跑哪儿去了？门铃按了半天，都没来开门，还好上回塞在皮包里的钥匙还在……”红小君阖上门，才转过身就看到她刚才叨念的对象。

“天呀！白，你又变身了……又有事要做了。”她将皮包随手一丢，连忙跑进房里抱出一只木箱。

“这回，换哪一对了？这本也不是……”只见她从木箱里，拿出了一本又一本的册子往旁边堆。

“铃 铃”“这时候会是谁打电话来呢？”她拿起话筒正要开口大骂，“他 天呀！是你。怡如，你现在在哪儿？什么……你人已经在中正机场，要我过去接……不用吗？好，我会把食物张罗好等你，OK，拜！”“莫非……是她？”她赶紧跑向木箱，从箱子底部挖出一本册子。

“真的是她！”她看了一眼册子刚显现的完成日期，“终于轮到她了。”“她和他事是几年前的事了……”红小君侧头想了一下，最后还是放弃，瞄了一眼天书上的起始日期。“原来已经十二年了，唉！真可惜，他们要是生在古代，十二年前早可以论及婚嫁，可惜……在这个时代，几乎看不到十四岁的小新娘，白白多花了十二年，才能配成对……”白狗将下颌放在红小君的膝上。她摸了一下白狗的头，“白，我知道，谢谢你提醒我再翻一下天书，回复有关她和他之间的点点滴滴……”她起身冲壶茶，喝了一口茶，才打开属于他们俩的天书。

“原来他们是在公园里认识的……”

“我要吃乖乖，五香、奶油两种口味都要……还要一包水果豆干……”小女孩偏头想了一下，突然想到少了一样，“对了，再来一瓶乌龙茶……嗯，这样就好了。”她心满意足的望着身旁的女子。

小女孩身旁站着一位风情婉约的女子，她揉了揉小女孩的头发，嘴角扬起一抹慈爱的微笑，“小如，这样就够了吗？有没有少其它的食物，像是……小……”她稍微提示了一下。

“小鱼干，差点儿就忘了……”她一副“好里加在”的拍着胸口，将头埋进女子的怀里，“妈咪，你真好，还记得我喜欢吃的东西。”她撒娇的搂住母亲纤细的腰。

“好了，你乖乖坐在这里等，妈咪去买零食，记得不要乱跑哦！还有不要随便……”“和陌生人讲话。是的，妈咪，我知道。”虽然这个叮咛妈咪已经说过不下千万次，但是听在秋怡如的心里依然甜蜜，因为这是妈咪对她的关爱，所以她一点儿也没有不耐烦的表情。

“那妈咪走了……待会儿见喽！”秋怡如望着妈咪逐渐远去的背影，原本天真无邪的笑容逐渐收敛，一张宛如七、八岁小女孩般的纯真脸孔却浮现一抹早熟的神情。

这股忧郁的神情早在几年前就不时出现在她清秀的脸庞上。只有在她妈咪跟前，她才会将自己真实的情绪隐藏在内心深处，表现出属于她年龄该有的表情好让她妈咪安心。

她记得那一年她九岁，大概是国小三年级吧！有一天在学校里，同学嘲笑她，说她是没爹的孩子，她愤而对同学大打出手，结果……虽然略胜一拳，却也惊动了妈咪。

她永远记得妈咪一脸歉意，拚命鞠躬向对方家长道歉的那一幕，那是她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看见妈咪如此低声下气委曲求全的模样。

之后，妈咪将她从学校领回家，进了家门，她一言不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两眼无神盯着空无一物的前方，就这样从傍晚坐到天黑，而自己只能无助的坐在她身旁，不知该如何解释自己粗鲁的行为。

沉闷的客厅只听得见她们两人的呼吸声，整个空间凝聚着一股紧张的气氛，她的心情从无助、不知所措，随着天色渐暗也愈来愈沉，因为她从未见过妈咪眼眸里的那股空洞神情，完全感觉不出她任何情绪。

终于，一个叹息声从妈咪口中逸出，用一种哀戚、犹豫……的复杂眼神盯着她看，又叹了一口气，才缓缓诉说那个人……或许该说是爹地的事。

原来，那个人是个画家，那年恰巧流浪到南台湾寻找灵感，而妈咪则是学校放暑假正好要回家。两人在高雄车站恰巧坐上同一班车前往恒春，又很巧合的比邻而坐，短短两个小时的车程，她被他的艺术家风采吸引住了，而他则相中了她清灵婉约的气质。下车时，他邀她当模特儿，她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也开启了她往后苦日子的序幕。

近两个月的暑假，妈咪几乎天天与他见面，他在画布上一笔一笔画下她对他的爱恋。

孤男寡女同处一室，而她又一直以含情脉脉的眼神盯着身为画家的他，终于在一吹醉酒微醺的状况下，他响应了她的情，却也种下了往后妈咪被逐出家门的种子。

妈咪沐浴在感情被接受的喜悦中不过才五天，画完成了，他却告诉她，他要走了，因为他得到一个进修的机会，就这样，挥挥衣袖不带走任何云彩离开了台湾。

而回到学校的妈咪。伤心得浑然不觉自己身体的变化，一直到学期结束才发觉她肚子里有了小孩。家人要她把孩子拿掉，她坚决不答应，生在南部望族家庭里的她，是不容许有这种未婚生子的不名誉行为，那一年她十七岁，就在小年夜的那天……她被逐出家门。这些年来她独自一人茹苦含辛把小孩拉拔长大。而那时她也不过是个比自己现在大几岁的女孩罢了！

可是最后妈咪却紧紧抱着她，说：“小如，我从不后悔将你生下来，因为你是我和我爱的人所产出的新生命，因为你，我才能确实证明那年的暑假我真的爱过，那几天的热恋不是梦里的情节。”她顿了一下，哽咽的说：“我爱他，但是我更爱你。”就在得知实情的那一夜，秋怡如将所有的绘画工具全丢了，从此不再碰她最爱的绘画，因为她不愿身上有一丝一毫那个人的影子。

她也暗下决心，不再让妈咪担心，因此，在妈咪跟前，她是天真无邪的小如，其它时候，她却是一个不多话，冷眼旁观世事的小孩。值得庆幸的是她身为乖女儿的角色依然扮演得很好，尚未露出破绽，当然这是她有技巧的错开学校开家长会时间，否则早就没戏唱了。

至于她的演技有多好，端看今天就知道了。她一向最不屑偶像歌手的演唱会，但在得知化学老师会带他侄子来看这场市政府举办的青春偶像歌手演唱会时，立即有意无意的向她妈咪泄漏她很想来看演唱会的讯息，诱使妈咪以为自己是带着兴致勃勃的女儿出门。

其实若非为了帮妈咪寻找第二春，她宁可利用这难得的假日，待在家里听听萧邦的音乐，才懒得出来接触这种单调的音符。

想到这儿，秋怡如突然回过神，“奇怪，怎么还没见到人呢？”她踮起脚尖，眼神努力往四周的人群里梭巡今天的目标，“怎么还不见那位文质彬彬的有为青年呢？”他可是她牺牲假日来此的目的：“汪 汪 ”秋怡如因身后的狗吠声而转过身。

“天呀！哪来这么庞大的动物……”她被眼前的动物吓了一跳，“喂，你是狗吗？”她两眼直盯着眼前的庞然大物。

“汪 - 汪 - ”那只大白狗像是响应她的问话似的吠了两声，又拚命的摇晃着那根有如鸡毛掸子的尾巴。

看它摇个不停的尾巴，她不禁有感而发说：“喂，你如果了解扫地的命令，我可能省事多了。”见大白狗非常友善没攻击性，遂蹲下身伸手让狗嗅一下味道，一会儿，才轻轻抚摸它的身体。

“你的主人对你可真好，把你全身的毛刷得光滑柔顺不见任何毛球，可是怎么放心让你独自跑出来呢？该不会是你顽皮，私自偷溜出来的吧！”大白狗舔了舔秋怡如的手，逗得她愈看愈喜欢这只全身毛都雪白的狗。

大白狗趁势将头靠近秋怡如的怀里，趁她一个不注意，大嘴一张含住了她塞在怀里的袋子，它见袋子得手了转身就跑。

“喂！我的袋子，大笨狗！你竟然顺手牵羊，可恶……”她紧追在白狗身后，嘴里还不忘怒骂那只笨狗。

大白狗不知是身躯太庞大，或者是故意放慢速度，总是维持一小段距离让她跟得上它。

终于在她体力略微不支时，白狗将袋子丢在地上，没一会儿就跑得不见狗影。

“呼……呼……大笨狗……你存心要我运动，居然……呼……让我跑遍了整个中正纪念堂才将袋子还我……”秋怡如捡起袋子站在原地，双睁直盯着大白狗消失踪影的转弯处，打算只要它再现身，马上冲过去扁它一顿。

直到她平稳了急促的呼吸，依然不见大白狗踪影，才死了心回过头张望目前身在何处：“完了！我忘了自己最没方向感，刚才我是在哪等妈咪……怎么看起来都差不多？”她盯着眼前的广场不禁傻了眼。“看来只好先固定好位置，等妈咪前来领人了……就那里好了。”她叹了口气，走向不远处的台阶。挑了一个最高的位置坐下来，无奈地望着广场上愈来愈多的群众。

她不禁懊恼自己不该去招惹那只狗，这下又要让妈咪担心了。

“大刚，你先去吃东西填肚子，否则得等到十点多才有空吃哟！”“OK，那我去吃喽！”舞台后方传来对话没多久，就见一位身穿休闲服的工作人员，手里拎着一袋东西，努力从一片黑压压的人群中挤出来，往较没人的方向走。

“唉！这里人终于比较少了。没想到偶像歌手的魅力无远弗届，离正式开演时间还有两个钟头，人潮却已占满了半个广场，到底是偶像们的魅力还是不用门票的魔力，竟能使最会迟到的中国人能早到……”他嘴里嘀咕的同时，还不忘寻找最佳用餐处。

一个身形孤单的小女生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只见她穿著深色的吊带裤、米色的衬衫，一身大方得体的打扮本应该使七、八岁大的小女生更可爱，可是她那一双落寞的眼神却破坏了整体的感觉。

秋怡如浑然不觉有道视线正在打量着她，更不知那道视线离她愈来愈近，她依然一脸无奈地盯着下面的广场，寻找她妈咪的身影。

“小妹妹，你怎么一个人待在这里呢？”直到身旁响起问话，秋怡如才警觉旁边多坐了一个人。她望向声音的来源处，谨慎的打量着眼前陌生人，见他清澈透明的眼睛里净是一片关心的神情，不像是怀不怀好意的人，也就懒得理他，她又回过头来盯着广场看，更抓紧怀里的袋子，保持足够的警觉性，注意身旁那位不明人士的举动，打算他一有奇怪举动，立刻拔腿就跑，毕竟。坏人并不会往脸上标示自己是坏人。

不明人士像是响应她心里的疑惑，不死心的又开口说：“妹妹，你不用怕，叔叔我并不是坏人，真的！你看这是我的工作证，我的名字叫屠力刚，是这场演唱会的工作人员……”他解下别在左胸前的证件递了过去。

她瞥了他一眼，接过他递给她的证件，快速扫描了一下，“嗯。”只出个声表示看了，又递还给他。心想，亏他还是个大学生，难道不知道坏人的花招千奇百怪，谁知道他的证件是真是假？她冷冷的转过头去寻找目标。

屠力刚见她依然冷眼相待，不知该喜该忧，喜的是她不轻易相信陌生人，忧的也是如此，虽然她有些难缠，但是能保有对陌生人的戒心总是个好习惯，可是话又说回来，她看起来的模样……除了脸上那抹冰冷的神情。理应不超过十岁，以这样的年龄却有如此的猜疑心……不像个心理健康的小孩。

他再接再厉试图突破她的心防，毕竟，一个小女孩孤零零的坐在这里，看起来总觉得怪怪的，好象有这么点儿问题。

他从袋子里拿出了一块面包，撕了一半给她，自己则咬了一口另一半

的面包。

待他吞下口中的面包，才说：“小妹妹，你可以叫我屠大哥，或是像我的朋友一样叫我大刚。你呢？你叫什么名字。”说完他又咬了几口面包。

她手里玩弄着刚才接过来的面包，眼神依旧盯着广场，“秋怡如。”轻吐出这三个字后又双唇再度紧闭。

总算有点儿响应了，屠力刚赶紧趁热追击，“邱怡如？那我叫你小如好了，小如，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呢？”他问完后，紧盯着她的双唇，怕一不留意就错过她的一言一语，刚才若不是他的注意力够，还捕捉不到她的名字。

她撇撇嘴没好气的看他一眼，心想，这个呆头鹅八成也和别人一样弄错了她的姓氏，“秋天的秋。”当她说完多余的补充，才惊觉自己怎么会有此举动，以往她不都是懒得解释吗？今天是怎么了？屠力刚得到她的更正说明，立即回了她一抹有如阳光般灿烂的笑容，语气略带歉意说：“抱歉！我还以为是另一个邱，原来是秋天的秋。”

你的姓满特别的……这样好了，我改叫你小秋如何？”唉！要叫小如也是你，要唤小秋又是你，嘴巴是你的，高兴怎么叫就随你吧！她心想。

他见她没开口反对就当默认了，“小秋，你是来听演唱会的吗？你欣赏的偶像是哪一位呢？”她不屑的看了他一眼，“这种直线条的音符？”“直线条……”他好笑的摇摇头，“嗯，形容得很特别也很直接。”

既然你不是来凑热闹的，那是来这里呼吸新鲜空气吗？”他摆明要追根究底。

秋怡如实在受不了他的鸡婆，反问他：“你呢？”“我……你刚才不是看过我的工作证了，我是这次活动的工作人员，现在则是我的用餐时间，待会儿就得回到舞台前维持秩序了。”他啃完最后一口面包，又从袋子里摸出了两瓶饮料，递了一瓶给她。

她反射动作的接过来，才讶然看着手里的东西，“难道没人告诉你，不可以吃陌生人的食物吗？”“有呀！这种事众人皆知嘛！”“那你怎么还拿东西给我呢？”她心想，分明是诱使我犯规嘛！

屠力刚喝了口饮料，才解释说：“你知道我的名字，我也已经称你小秋，这样还算是陌生人吗？”他理所当然化解了她出的招数。

哼！转得还真硬，简直是胡扯。

“你……”“小秋，你可以告诉我，你在这里出现的原因了吧？”他赶紧先下手为强，免得又要接她的怪招了，虽然很喜欢她的谈话方式，但自己的休息时间也快结束了，该速战速决了。

秋怡如已招架不了他的热心，认栽说：“陪妈咪来。她去买零食，我追狗，两人走散了。”她还真是惜字如金，不过也很勇敢，以她看来的年龄，和家人走散了，还能如此镇定的坐在这里，使我不禁要对她另眼相看……不对，他早就如此了，否则怎么会还耗在这里。

“你妈咪如何称呼？”天呀！秋怡如皱起了眉头，他是血蛭吗？问题一个接一个，待会儿，该不会连祖宗十八代都要背出来吧！

他见她神情有丝不耐，连忙解释说：“你告诉我你妈咪的名字，我才有机会运用特权上台试音呀！”说罢还对她眨眨眼。

“秋玉洁。”她对他翻了个白眼，早说嘛！讲话总是慢半拍。

屠力刚像是听见她心里的嘀咕，说：“是你不让我把话讲完，就摆出不

耐烦的表情，可不要怪我讲话太慢哦！”伸手揉了揉她的头发。

唉！怎么他摸我头发的感觉和妈咪给我的感觉不太一样，好象多了点儿。

他见她眉头深锁，像是在思考什么难题，误以为她终于把心里的担心表现出来，不由得拉起她的小手拍拍手背，安慰说：“小秋，你放心，只要我登高一呼，凭这次舞台的音响设备，你妈咪一定听得见，没多久就会出现。走吧！我们赶快过去。”她看了一眼被他握住的手，心想，难道他不知道男女授受不亲吗？秋怡如挣脱他的手，走回原位坐下，不理睬他又继续盯着广场直看。

屠力刚无奈的耸耸肩走向她，又揉了揉她的头发，“好吧！既然你不愿当沙丁鱼挤到舞台上，我只好单独慷慨赴义喽！”他拍拍她的肩说：“你乖乖坐在这里，我请你妈咪直接到这儿找你。”见她点点头，他才转身离去。

秋怡如看着他脚步逐渐离去才嘀咕说：“真是道德沦丧，难道他不知道女孩子的身体不可随意轻薄吗？”她嘴里虽然批评着，心里却又因他频频回首望她，冒出了一股……奇怪的感觉，好象和他揉她的头发时感觉有点雷同。

“来宾秋玉洁女士，您的小孩正在……”当秋怡如听到从舞台那端传出这段话时，心想，妈咪大概快出现了，她连忙调整自己的情绪，想办法硬挤了两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再用手搓揉自己的鼻头，让它看起来像是哭过有点红的模样。

她从袋子里拿出了一面小镜子，看着镜中的自己，“嗯，效果不错。”满意的将镜子收入袋中。

她的手才抽离袋子时，就听到一句熟悉的呼唤声，连忙回头站起身。

“小如……”“妈咪……你终于来了，我……刚刚好怕……哟……”秋怡如冲进妈咪的怀里，假装抽咽的声音。

秋玉洁紧紧搂住失而复得的女儿，此刻的她终于能放下紧张的心情，不由得淌下两行泪水，“妈咪找不到你时，也好害怕，好怕你会就此……不见……”她硬咽的说出刚才的担心。

台阶上，一对年轻的母女相拥而泣，秋怡如原本需要硬挤的眼泪，在看到母亲担心的表情时，也不由得滑下两颗泪珠，她心里不禁自责自己又惹母亲难过了。

屠力刚广挤完立即冲下舞台，努力穿越过一层层的人肉墙，往秋怡如的方向奔去，他远远看到一名女子紧搂着她，不禁加快速度冲过去。

他在距离她们不远之处停下来。仔细观察那名陌生女子，“奇怪，她怎么那么年轻呢？”心里不禁怀疑起她的身分。

那名女子身着T恤、牛仔裤，长发全编成一条辮子放在身后，年轻得令人无法相信她会是一位母亲，惟独那张清秀的脸庞有几分和小秋神似。

为了确定她的身分，他向前走了几步，“这位小姐，请问你为何抱着我妹妹？”秋玉洁逐渐平稳的心情，被突来的问话吓了一跳，她抬头看看四周，附近并没有看到其它人，低头看看怀里的女儿，难道眼前的这位年轻人指的是：“先生，你是在问我吗？”“嗯，你为何抱着我妹妹。”秋玉洁嘴角堆起了一抹职业笑容，铿锵有力的回答说：“这位先生，你认错人了吧！”

小如是我的女儿，怎么会是你妹妹呢？”她心想，这个年轻人太离谱了吧！连自个儿的亲人都会认错，若非自己待在服务久业久了职业使然，早

就恶言相向。

屠力刚望了一眼闷不吭声的秋怡如，内心依然不减对眼前这名陌生女子的怀疑，实在是因为她这会儿的模样与刚才的一派冷静全然不同，反而是哭红了鼻头。一脸怯生生的神情。

他全然不知，这道难题是秋怡如故意丢给他，借机测验他的反应。

“这位小姐，你如何能证明小秋不是我妹妹，而是你的女儿呢？”“因为我只生了小如一个孩子，可不记得曾生过你。”她语气已有些不耐。

他见秋怡如仍旧不吭声，为了她的安全，不死心的又说：“据我所知，小秋的母亲是秋玉洁，你如何证明呢？”她讶异的望着眼前的年轻人，重新打量他。自己何时认识了这号人物怎会不自知？可是他却又知道她的名字……看他一表人才，虽然只是身穿休闲服，但是他散发着一股令人觉得安全的气息，感觉起来比他年轻的脸庞成熟、稳重。

凭她的眼力，如果见过这个人，应该不会忘记呀！

“我就是秋玉洁，”她从自己皮包内掏出了一张证件递给他，“这是我的身份证。”眼神不解的盯着他，见他很认真的比对照片上的自己，不由得更加迷惑。原以为把证件拿出来就能破解对方的玩笑，或者他是以前认识的人，突然跑去整型了，自己才会认不出来，可是却见他……屠力刚仔仔细细核对了身份证上的名字、照片，确定了她真的就是秋玉洁，可是小秋为何不开口解释呢？他眼神狐疑的盯着秋怡如。

“妈咪，你看我都吓呆了，忘了告诉你，就是屠大哥上台广播，你才能找到我的。”秋怡如见眼前的戏码快演不下去了，捉住这个空档赶紧插花澄清误会。

“原来如此。”秋玉洁松了口气，完全没想到为何她现在才开口说话，客气的说：“原来是屠先生您的帮忙才让我找到小如，其是非常谢谢你。”说的同时也弯腰做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

“秋女……小……”屠力刚要开口说不用那么客气，可是却不知该用怎样的称谓才适当。

“你叫我的名字就行了，不用太注意称谓。”她看出了他的局促，适时的替他解惑。

“你看起来实在太年轻了，一点儿也不像证件上登记的三十一岁。”他笑着把证件还给她，“你比我大十岁，我该叫你一声大姊才对，嗯……对了，叫你一声玉姊如何？”“好，我只知道你姓屠，不知你的大名是？”原来他也有活泼的一面，她笑着等他自我介绍。

“我叫屠力刚，屠夫的屠，力量的力，刚强的刚。朋友都叫我大刚，现在是大三的学生，今天……”他为了弥补刚才对秋玉洁的测试，详细的介绍了自己。

“大刚，真的很谢谢你的帮忙，否则小如可能会哭……”“玉姊，你太客气了。”“哪里，现在社会上像你这么热心的年轻人已经不多了，看来学校把你教得不错哟……对了，你是修哪一科系的？”“中文系，我是华侨，独自来台湾……”秋怡如望着眼前这两个人一来一往聊得如此热络，也仔细听他们的谈话，准备在那个呆子泄她的底前，随时打断插播。

她冷眼旁观屠力刚，听他是归国华侨，心里大叹，唉！原来是国外长大的小孩，难怪搞不清中国人的辈分关系，我称他屠大哥，他却叫妈咪玉姊，这到底是哪一国的关系呢？真亏他已经来台湾念了三年的大学。

屠力刚眼神不经意瞄到秋怡如眼底的嘲弄，不禁松了口气。这才是他之前看到的小孩，可是，她又怎么会一副柔弱的模样依偎在母亲怀里，而且还哭红了鼻子，刚才明明没掉半颗眼泪呀！

“原来你是工作人员。”“妈咪，我好累哦！我们可不可以回家，演唱会就不用听了。”她细声的撒娇。

秋怡如心想，再不打断他们的闲聊，怕没三两下，屠大……不，该换个称谓……算了，叫他阿刚好，嗯，到时自己的底细不就会被阿刚给抖了出来。

秋玉洁爱怜的望着怀里的女儿，又再度向屠力刚道了一次谢，顺便向他要了联络电话，打算找机会请他吃饭道谢，待拿到电话向他道别后，才牵着小如离开。

屠力刚望着她们母女俩逐渐远去的背影，心里正觉得有点依依不舍，却见秋怡如不知对秋玉洁讲了什么话后，秋玉洁站在原地，而她却跑向他。

“小秋你……”他正讶异开口欲问原因，却被她打断了话。

秋怡如神情嘲讽，说：“阿刚，亏你来台三年却没多大长进，拜托你把中国的伦常关系弄清楚，不要乱搞大姊、妹妹的关系，拜！”她为了把刚才憋了好一会儿的话一吐为快，才会在走了一段距离后，借口对她妈咪说忘了向屠大哥道谢，要她妈咪在原地等她，才能跑过来亏他。

“你……”屠力刚还来不及反驳，就让她给溜了。“天呀！现在的小孩都是这样的吗？什么乱搞关系，这是什么跟什么……”他无奈的笑了笑，直到不见她们的身影才转身望向舞台。“糟了！节目都要开始了，这回会被他们骂惨了。”他赶紧冲向那堵肉墙，途中还换来不少人的白眼和咒骂声。

“各位来宾，现在让我们欢迎……”主持人愉快的介绍出第一位偶像歌手，换来现场一片尖叫声。

一场热歌载舞就在中正纪念堂广场展开，替时下课业压力沉重的青少年纾解压力，让他们暂时忘了那些烦人的课业。

2

原想赖床多睡一会儿，却被外面传来的噪音扰得无法入眠，秋怡如只好跳下床到外一探究竟。

她伸伸懒腰，睡眼惺忪的走向厨房，“妈咪，你今天没排班吗？怎么还没出门呢？”正在煮东西的秋玉洁回过头看了眼女儿，又回头继续盯着锅里的食物，“小如，赶快去刷牙洗脸，出来正好可以开饭了。”看来，今天妈咪轮休，才有时间玩烹饪，唉！为人子女者，只好配合度高点儿，捧个人场，虽说妈咪煮的食物尚可入口，沾不上美食边缘，不过倒是充满了爱之味哟！

秋玉洁自从怀了秋怡如之后，就一直在百货公司卖男装，这一卖就是十几年，直到前几年才升为组长，负责北区的专柜。工作时间比以前长，也更忙碌，几乎两个月才能排到一天国定假日休假，平常虽然也有排休假，但是小如要上课，母女俩还是无法好好聚一聚，所以两人就格外珍惜今天的假日。

秋玉洁见她从浴室走出来，连忙说：“小如，快来吃，稀饭要趁热才好吃。”秋怡如见餐桌上除了一锅地瓜粥，还有荷包蛋、空心菜及一盘黑黑的……“妈咪，这盘黑黑的东西是什么呀？”她皱着眉头，疑惑的盯着那盘黑漆抹乌的食物……是吗？那是食物吗？“这个呀……”秋玉洁夹了几颗放入碗中，“这个叫做‘树子’，是柜上一位小姐从南部带上来送我的，听她说这种东西甘甜味美很好下饭。”她解释完就动手吃碗里的食物。

她一听是别人送的，味道应该不曾太离谱，更何况是新的菜色，总得捧个场，意思一下，夹了一颗树子放心的往嘴里放。

“天……”秋玉洁皱起眉头眯着眼睛，连忙吞了几口稀饭。

秋怡如见她妈咪奇怪的表情，已经来不及踩煞车，“妈咪……”她也连忙吞了几口稀饭，冲淡口中的咸味才说：“妈咪，怎么那么咸呀？”“这……那位小姐明明说树子可以和肉一起卤，或和鱼一起蒸都很好吃，怎么会……我只不过想先吃原味，才……”她也不知道问题错在哪儿。

秋怡如若有所思盯着眼前那一盘“黑树子”，她大概知道原因出在哪了。

“妈咪，树子原来就是这种颜色吗？”她故作天真的问。

“当然不是，那可是我倒了近半瓶酱油，花了一个钟头才让酱油完全渗入树子里。”说到这件事，秋玉洁不免沾沾自喜，若非她的巧手，一个钟头哪够让树子变了颜色。

“可是，怎么都是酱油的咸味，甘甜味美怎么都不见了……”她深锁眉头，思考自己是哪个步骤做错了。

“妈咪，或许……是你没加肉或鱼的关系，或许……你可以再问一下送你东西的那位小姐……”秋怡如实在不敢告诉她妈咪，卤这一小盘东西不用放到半瓶酱油，但与其由自己说，还不如让别人纠正她比较恰当，以免让妈咪知道连这种小常识她女儿都知道，而她却……“也好，再问清楚点，否则冰箱里还有一包树子，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小如，这一盘就不要吃了，吃其它的菜……”秋玉洁心想，明天上班就问清楚树子的料理方式，还有，树子好象不单叫树子，好象……该有三个字，顺便再问树子的正确名字好了。

饭后，秋怡如帮她妈咪收拾碗筷。

“小如，算算时间，你也快升国三了，再过一年就要联考了，我看……该帮你找个家教……”秋怡如听到此处，手一滑，原本在手里的碗一不小心就滑到水槽里，她连忙捡起来仔细看了一眼，喃喃自语说：“好里加在！没裂……”“怎么了？”秋玉洁听到厨房传来铿锵响声，连忙走了过去。

“妈咪，没事啦！刚才不小心手滑了一下，碗掉下去，还好没破。”“没事就好。”她接过秋怡如洗好的碗用布擦干，“对了，小如，我刚提的事你觉得如何？”她撒娇的说：“妈咪，太早了啦！人家都还没升国三，就得补习吗？”她可不想将所有时间都和课本绑在一起。

秋玉洁搂着女儿的肩说：“一个礼拜一次就好了，先利用这段时间让你暖身适应一下，再过几个月你就升国三了，到那时你也差不多适应了，刚好可以调整上课时数，这样你也比较不会感到课业压力重……”秋怡如见她妈咪眼神充满幻想美景的神采，知道她正对自己的理想规画而沾沾自喜。

看来，这回逃不掉了！每吹她妈咪眼里绽出这种光芒时，就算是死马她也当活马医，唉！苦难的日子来了。

她勉为其难说：“好吧……可是一个礼拜只能上一次课哦！而且时间不

能超过三个钟头哦！”既然推不掉，也只能先下手为强将苦难时间减短。

“呢……好吧！那就三个钟头，至于订在礼拜几，等找到老师再商量……”对了，可以找“他”呀！秋玉洁突然想到了一时之选的人，就不知他有没有时间，肯不肯……有了！

秋怡如见她像是中了头奖般，眉开眼笑的走向房里，不晓得她又想到了什么计画。

“唉！为人子女者，只有多加配合了。”她无奈地摇摇头，哀悼即将失去的自由。

“来……多吃一点……”秋玉洁夹了一块糖醋排骨放入屠力刚的碗中。“虽然不是我亲手做的，但这家餐厅的菜色可是好得没话挑……”秋怡如听她妈咪的言下之意，好象说自己的手艺也不差，其实……她抿抿嘴冷眼旁观望着眼前的“他”，没想到自己会再次见到他，本以为那次之后，就不可能再与他相逢，可是却……秋玉洁热络的招呼完他用餐，回过头夹了一块鸡肉给她女儿。“小如，你不要光吃饭，菜也要记得吃。”她露出一抹天真无邪的笑容说：“遵命！妈咪，你也多吃点儿，不要光夹菜给别人嘛！”“好……好……”秋玉洁见女儿也吃了块肉给她，感动得没注意到女儿话里有何不妥。

屠力刚笑笑的看着眼前母慈女爱的画面，却也没错过秋怡如的暗讽。

他不以为意的低头吃饭，这菜还真不错，待会要记得问玉姊这是哪的外烩。

“大刚，我早上在电话里和你提的那件事……你考虑得如何？”秋怡如没料到今天的假日，会是以陪这个呆头鹅吃饭为收场，唉！

真是可惜了眼前的这桌菜，有他在顿时胃口大失，还得提心吊胆的担心他会不会突然说出那天的事。

“那就这样说定了。”秋玉洁满意道。

说定什么？秋怡如回过神才发现，刚才恍惚中好象少听了一段重要的话，她正暗自揣测会是何事，没想到马上就得到那个该死的答案。

“小如，以后每周六上完课要早点回家，可不要让大刚在门外空等哟！”不会吧？他……居然会是那个……她瞪大双眸，吃惊的望着眼前这两人。

秋玉洁慈爱的目光锁住目瞪口呆的女儿，看情形，刚才的讨论她大概没听进去，不知神游到哪去了。

“我刚才请大刚每周六下午来家里帮你上课，你可不能乱跑哟！”秋玉洁揉揉秋怡如的头，“大刚说先帮你上英、理、数……”她将刚才讨论的事一一细说。

屠力刚带着玩味的眼神盯着眼前的小女孩，清汤挂面的秀发再配上她吃惊的表情，那模样实在可爱极了，令他也想伸手摸摸她的秀发。

敢情这小妮子尚不知他即将要来当她的家教，所以才能窥得她惊惶失措的模样，他嘴角不由得泛起一抹笑容，看来，以后有得玩喽！

秋怡如见他嘴角那抹诡异的笑容，没由来得心里一阵冷颤，天呀？以后日子就难熬了，想到这里她不由得白他一眼。

秋玉洁此时正巧起身，没看到秋怡如那一抹不友善的眼神。

“你们俩先聊聊、沟通一下，厨房里还煮着红豆汤当饭后甜点，我进去瞧瞧。”待她妈咪不见身影时，秋怡如才开口说：“你为何答应？”她冰冷的语气已不复适才的惊惶。

屠力刚耸耸肩、挑了挑眉说：“我正巧有空，更何况玉姊的盛情难拒，所以就……”他抿抿嘴，强压下心中笑意，心里偷加了一句：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你，你人前人后的两种模样勾起我一探究竟的好奇心。

“你……”秋怡如见他似笑非笑的神情不禁为之气结，她深深吸了口气，强压下心中突生的不悦。“阿刚，看来以后我们铁定要配合一段时间，若你希望我乖乖配合你，请你“千万”……记得哦！是千万不可在我妈咪跟前乱嚼舌根，否则……”她斜睨了他一眼，才接着说：“否则你、我都不会有好日子过。”屠力刚正欲反击：“你……”倏地，厨房窜出一阵劈哩啪啦的破裂声。

“妈咪——”“玉姊——”两人不约而同冲向声音来源处。

在厨房的水槽前只见秋玉洁木然拿着一个圆圆的东西，水槽内、地上到处可见碎玻璃。

屠力刚赶紧走过去将水流个不停的水龙头关上，小心的绕过玻璃碎片，把吃惊中的秋玉洁扶到一旁，“小秋，吸尘……”“拿去。”秋怡如早已将吸尘器拿过来，正打算自己来，现场既然有人效劳，她当然乐得轻松。

“妈咪，你有没有伤到？怎么会这样……”秋玉洁看了一下自己的手，“应该没伤到，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清楚，我只记得正想将红豆汤端出去，却看到这个锅盖被红豆汤溅得到处都是污渍，才想把它洗干净再端出去，谁知道……锅盖才碰到水……它就爆了……”她一脸茫然的盯着手里仅剩的东西——锅盖把手。

秋怡如翻翻白眼，唉！看来妈咪用大锅盖盖小锅子煮东西，而火又把玻璃锅盖烧得太热，不用说，这一浇上冷水的后果。

她咬着下唇防止口中逸出叹息声，无奈的将她妈咪手里的东西拿过来丢掉，“妈咪，你要不要回房里检查一下身体有没有被玻璃划伤？”秋玉洁这才回过神说：“大刚，不好意思还让你……”“没关系，玉姊，你还是进去看一下有没有伤口，这里我来收拾就好。”“那就麻烦你了，我一会儿就出来。”秋怡如见她妈咪走远，才叹了口气，将垃圾桶递给他。

屠力刚接过她递来的垃圾桶，眼神深深的看了她一眼，心想，这个家到底是谁照顾谁呢？这个谜题愈来愈吸引他了。

“那这类型的题目，你会吗？”“嗯。”“这种呢？”“嗯。”“这种呢？”“嗯。”寂静的客厅里一直反复出现这两句男问女答的句子，男声总是捺着性子问，而女声则是有丝不耐烦。

他直盯着眼前这位才十四岁的小女生，想从她无聊的表情中发现一丝一毫的不确定神情，但是却寻不着。

良久，他才轻叹了口气，“既然这些类型的题目你都会，为何你上次学校的段考，所有科目都只维持在六十几到七十几分这中间呢？”笨！难道你不知道要故意拿这种分数，远比拿高分还要费心神呀！

但她没将心神表现在脸上，只是耸耸肩表示“莫宰羊”。

“好吧！既然如此，为了能彻底了解你的程度到哪，先帮你做个测验再作打算，否则我还其不知该如何下手呢！”他抽出那三张原本只是以备不时之需的考卷递给她。

她接过来快速翻阅了一下，一会儿，抬头问：“阿刚，你确定要考这些题目？”说的同时，眼神不忘鄙睨那几张考卷。

他点头肯定说：“嗯，不这么做，我不知你的实力如何。”“OK，如果你要我认真写这些题目……有个条件。”她两手一张，将身子轻松的往椅背上靠，一副“答不答应随便你”的表情。

“你说说看。”他倒想知道这小妮子想要什么把戏。

“很简单，你只要不将我的考试成绩透露给我妈咪知道就行了，在她面前随便你要说“还不错”、“有进步”或是“有待加强”，像这类型的字眼都行，但是，就是不可以说出实际分数，如何？”她坐起身盯着他等待回答。

“为什么不能告诉你妈咪呢？”他好奇的问。

“我有我的理由，不便告诉你。你的回答呢？”秋怡如环抱着双手，依然盯着他看。

看情形得先答应她才能取得彼此间的共识，否则今天才第一天上课就挂了，那往后的日子可就不太顺了，唉！原因以后再慢慢探查吧！

“好，我答应你，但是你要凭实力作答。”她眼神直望入他的眼底，欲确定他这句话的真实度。

屠力刚像是响应她眼神的探寻似的说：“你放心，我屠力刚说到做到绝不反悔。”说完伸出他的右手，欲与她击掌订约。

她再望他一眼说：“我秋怡如一向重承诺，但是，一次……只要一次让我得知你泄了密……那可不要怪我乱来哦！”说完随即伸出右手击向他的手。

“啪！”空中的一响订下了往后的和平协议。

他的大手握住她柔若无骨的小手，两人眼神在空中交会凝视。

她愣了一下，才抽回被他握住的手。

啐！难道他不知道女孩子的手不能随便乱牵的吗？

屠力刚诧异的看着眼前的三份考卷，如果不鸡蛋里挑骨头，可算是张张都满分，他有点不信，硬是再巡了一回，却和原来结果一样。

他无力的抬起头望向她，“凭你的实力根本不需要家教呀！”“没法子呀！妈咪的爱心我无法拒绝；更何况有家教也好。”她刚才突然想到，若是由家教来整理考古题，自己平常不就省事多了，合算下来反而还多了些自由时间。

“那你希望我教你什么，未来的课程？你该不会连老师没教的课都会了吧！”他张大眼睛等她回答。

“我又不是天才儿童，哪能无师自通呀！”她没好气的看他一眼，“这样好了，你帮我复习一、二年级的功课……呃，我是说，毕竟你曾参加过联考，比较了解出题方向，你可以抓一些题目让我练习，好训练我解题的速度、能力。”秋怡如一脸无辜的静待对方响应她的提议。

“这……”收集试题好象不该是老师主要的工作，可是……她的提议也没错……但……“其实我能轻易的解决刚才那堆题目，不过是因为那些东西在课堂上老师都教过了，而我在上课时间都很专心，所以才解得出来罢了！”他疑惑的看着她，说：“只有上课专心……难道你平常都没事先预习或事后复习吗？”“阿刚，你少土了，一大堆习来习去的，你不累吗？一天不过才二十四小时，扣掉睡觉时间七个钟头，也不过剩十几个钟头，这其中已经花了十一、二个小时在学校的上课、做功课上，仅余的四、五个钟头当然是脑细胞的自由活动时间喽！”她义正辞严说出自己的观点。

“脑细胞的自由活动时间……你……这段空档都做哪些活动呢？”他好

奇的问。

“当然是做自己想做的事呀！”“例如……”又来了，他怎么那么喜欢追根究底？秋怡如不耐烦的翻个白眼。

“听音乐、逛书店、看画展……反正就是这类的活动。”她捺着性子举出几项。

屠力刚听了她的活动内容，诧异的望着她，“看画展”她不是才十四岁吗？秋怡如点头说：“对呀！画展要平常时去看才能从容不迫，假日去，算了吧！根本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只不过是去当罐头里的沙丁鱼罢了！”自从她有一回利用假日时间去看画展，有过那种经验后，她就不再当傻瓜了，反正大部分的画展不是门票很便宜就是不用钱，大可每场展览都分个几天把画看完，这样才能尽兴。

“呃……”他对于她的正当活动的理由提不出任何反驳。

“阿刚，你说哩！我刚才提的上课方式是否可行？”她赶紧言归正传，免得愈扯愈多泄了自己的底。

“好吧！就暂时如此，等以后想到别种方式再改好了。”千万记得提醒自己，不要因为她年纪小因而小觑她，起码她比他更会安排自己的生活。

“咕噜——咕噜——”秋怡如低头看看自己发出声音的肚子，再抬头向眼神充满笑意的他，“阿刚，你的工作已经超时了，还不休息吗？”屠力刚瞄了一下表，原来已经六点多了。

“小秋，玉姊什么时候下班呢？”“周末、假日通常是十点多到家，有事吗？”“那你晚餐都吃什么？”“当然是饭呀！”“不是，我是指你都到哪用餐。”哦！又来了，追根究底的家伙，秋怡如叹了口气说：“大部分是自己煮，有时候是到外面吃。”原来如此，难怪她一副发育不良的模样，上回他才会把她看成七、八岁小女生。

“请问，阿刚先生你还有其它问题吗？我的肚子已经抗议很久了。”她抱着肚子，安抚里面的怒吼声。

屠力刚迅速把书收好，写了张纸条压在桌上，拿起挂在椅背上的薄夹克。

“走吧！”他坐在椅子上等她行动。

她眉头紧蹙，眼神不信任的望着他，“不会吧？你该不会现在想来段校外教学？”他露出和煦的笑容，伸手揉了揉她的发，说：“小秋，我看你真的饿昏头了，才会异想天开，我们是要去吃晚餐，你想到哪去了！”秋怡如依然稳如泰山，黏着椅子一动也不动，“拜托！你要吃饭就快去吃呀！怎么还坐在这里呢？别耽误你、我的时间了，我还得煮饭才能喂饱肚子耶！”肚子饿使她的声音变得有气无力。

“天呀！我们不过相差七岁，之间难不成真有一道鸿沟吗？”他无奈的摇头，心想，还真难沟通，再说她煮的食物能吃吗？他站起身，“我的意思是说……你和我一起到外面用晚餐。”说话速度放慢，总该听懂了吧！

“心领了，冰箱里还有菜，我不想浪费钱到外面吃。”她妈咪虽然有给她伙食费，但能省则省，否则她休闲活动用的钱哪来，虽然可以向妈咪拿，但是她已经够辛苦了，怎么还能加重她的负担呢？他见她低头沉思，以为是担心玉姊回来会找不到她，遂说：“放心，我已经留纸条给玉姊，告诉她是我请你出去吃饭，你不用担心她回来会找不到人，搞不好你还会比她早到家。”“请……”她有没有听错呢？“你……你是说由你付钱请客……”她抬起头

瞪大双眸望着他。

“Yes，是的，没错，你想吃什么都可以。”屠力刚用力点了个头，作势请她起身。

秋怡如跳起身来，说：“早说嘛！有人出钱请客，怎能辜负人家的一番美意哩！”说完就冲进房里拿了背包跑出来，然后她笑咪咪说：“走吧！”屠力刚没想到“请客”这个字眼，竟能使死气沉沉的她一跃为之神清气爽，其怀疑她是否很少上馆子。

他摇头笑的揉了揉她的发，“走吧！你想吃什么呢？”呵……呵……太好了，好久没有花别人的钱吃大餐了，她眉开眼笑的说：“当然是客随主便喽！听说法国菜不错，欧式自助餐也不差……”一大一小的身影逐渐融入拥挤的街道，没一会儿就不见踪影了。

3

自从屠力刚得知秋玉洁上班时间不固定后，他每个月都会向她拿一张她的班表，只要晚上有空，都会来秋家陪秋怡如。起初，他的想法是认为一个小女孩晚上单独在家不安全，一段时间后，却因为秋怡如的兴趣和他差不多，反而乐得天天泡在秋家与她谈古典乐、电影。当几位和他较亲近的同学戏称他正在培养未来老婆时，全被他嗤之以鼻说：“没法子，谁教你们的内涵不如一个小女生，怎么啦！羡慕我有一位忘年之交呀？”就这样挡了回去。

秋玉洁则是欣慰自己没看错人，替女儿找了一位亦师亦友的人，她曾私下偷偷的想，若非小如还小，谈这些早了点，还真想把大刚相来当女婿。唉！可惜不是生在古代，否则这种年纪早可以论及婚嫁了。

秋怡如对于突然冒出来的同伴，刚开始有点不习惯，但看在他是个华侨，亲人都不在身旁，只好勉强接受慢慢适应了，不过……好人总是会有好报，呵……平白无故多看了好几场电影，后来连音乐会的门票都省了，呵……呵……“不习惯”，这是啥名词呀！

怎么字典里找不到呢？就这样他们各得所需平安度过了一年多。

“上了……太好了，上了……”人群里传来一阵直可惊天地泣鬼神的呼叫声，几乎压过另一道微弱的女孩声。

“妈咪……你的音量……”秋怡如扯丁扯母亲的衣角藉以引起她的注意。

处于兴奋状态的秋玉洁这才警觉自己身在何处，伸手捂住嘴，心虚的瞟了瞟周围的人，但心里那股身为母亲的骄傲，令她无视众人奇怪的眼光，再次瞟了一眼榜单上的名字，才心满意足拉着女儿的手，从人群中退了出来。

她笑得阖不拢嘴，喜孜孜望着女儿说：“小如，没想到你真的考上北一女了！前两天大刚告诉我，他预测你会上第一志愿时，我还不太相信，没想到……这是真的……”秋怡如一副“她也没想到”的表情，咽了口唾液说：“妈咪……“小如，妈咪可没看低你的意思哟！实在是以你往常及格边缘的成绩，却能考上第一志愿，太出乎我意料之外了，看来要归功于大刚的指导……哦，当然还有小如你的努力喽！”她说话的同时还伸手揉了揉秋怡如的头发。

秋怡如正想找个借口解释她前后不一的成绩，却让她妈咪先自圆其说了。她松了口气，心想，还好妈咪没怀疑我突飞猛进的成绩，虽说这回的考试成绩是光明正大得来的，但以前为了掩人耳目的平凡成绩可是自己算计来的。

她顺着母亲的话意，接着说：“妈咪，你不要忘了，还有你的悉心照顾和鼓励，我才能安心的做最后冲刺，再加上我今年的考运不错，才能得到这个结果哟！”没错，若不是她妈咪每日一锅的药膳，她可能没法考到比自己预期的成绩硬多了近三十分，拿下了这一届的榜首。这可不是因为吃了药膳产生的功效，而是每当自己面对一大堆考古题昏昏欲睡时，却因为药膳奇特的味道提了神，至于那一锅锅的食物哪去了？呵……当然是进了阿刚的肚，肥了他的身。只要一想到阿刚吃东西时那副“犹头结面”的表情，就令人喷饭大笑，想当然尔，自然神清气爽地多K了一堆试题。

“嗯，也对，考试除了凭实力，多少也和运气沾了点关系……对了，先打个电话和大刚约个时间，我们大伙儿庆祝一下……”秋玉洁才说完就发现眼前不远处有一具公共电话，二话不说就冲过去拿起了话筒，按下熟悉的电话号码。

秋怡如叹了口气，“唉！拿下榜首实非我所愿。”她抿了抿嘴慢慢向前踱去，心想，考上北一女对她来说有如探囊取物，但是榜首这份意外却会让她以后事事引人注目。也罢！以后再想法子解决，能让妈咪那么高兴，算是这份意外的附加价值吧！

秋玉洁挂上电话，转向站在身旁的女儿说：“OK了，就敲定明晚，我们叫外烩来吃，再买个蛋糕来庆祝，小如你觉得如何？”她撒娇地偎入母亲怀里，“妈咪，这样的安排就很好了呀！”“唉！你这孩子还真容易满足……”秋玉洁搂着女儿的肩，顿了一下说：“你唷！”

一点也不像别家的小孩般动不动就讨赏，成绩考得那么好还闷不吭声，你想想看有没有想要什么东西呢？”她怜爱的捏了捏女儿的鼻尖。

“妈咪，你不用送我东西了啦！该有的我都有了呀！”“不行，得送你一份有纪念价值的礼物，毕竟，你这回的成绩太……嗯……送你什么好呢？”她侧头沉思，心里反复想了几样东西，却又一一删掉，认为不太实际。

秋怡如噤若寒蝉不敢吭声，怕一不小心，将她妈咪又引到“成绩”那档事去。

秋玉洁乱瞟的眼神突然定格在前方的一栋建筑物，她倒抽了一口气，“有了，帮你和我买份保险。”“保险？”秋怡如疑惑的问，不禁奇怪妈咪的突发奇想。

“嗯，前阵子我柜上有一位小姐的父亲出了意外，她家里的经济顿时陷人苦境，还好她大姊从国外赶回来，才知道，原来早在几年前她大姊就帮父母亲买了保险，这才解了她们的燃眉之急，否则……”她叹了口气，“唉！人生无常呀！”秋怡如心里突然升起一股不安的感觉，她略微惶恐盯着母亲，“妈咪你……”“傻孩子……”她揉了揉女儿的头发，又接着说：“生、老、病、死本来就是人生必经的过程，只不过有早晚之分而已，不要怕去面临这些经历，反倒是先做好预防，生活才能过得更自由惬意无后顾之忧呀！”她拉着女儿的小手，指向前方，“你瞧，眼前就有一家保险公司，我听说这家公司的产品还不错，咱们进去研究一下吧！”秋怡如强压下心里的那股不安，握紧母亲温暖的手，随着她妈咪进入那栋建筑物里。

两个小时后 一大一小的身影从一栋大楼里走了出来。

“小如，这两份保单我会放在床头柜的抽屉里，你……”“妈咪”虽然经过刚才那位顾问的洗脑后，让她对保险已经不再那么排斥了，但还是有这么一点儿忌讳，偏偏她妈咪的语气又好象是……“好……好……不谈这些，我们回家吧！待会儿经过巷口那家面包店，我们去订个蛋糕，明天我下班时再去拿，还有……大刚明天下午就会来我们家，你先和他讨论菜单，想吃什么就尽量叫没关系，呃……记得帮我点一份‘五更肠旺’哟！”“遵命，母亲大人。”秋怡如对她妈咪行了一个童军礼。

“其实……我刚才只不过想要你帮我记得保单放在哪，免得时间一久就忘了……”秋玉洁又重提刚才没讲完的话题。

“妈咪”她随即发出抗议声。

“好啦！这回真的不提了。”秋玉洁搂着女儿的肩往公车站牌走去，其实她也想永远都能像现在这般搂着女儿弱小的身子，但是小如早晚总会长大吧！那时她有自己的生活要过，而自己呢？她望着眼前熙攘不绝的人群，心想，日子还长得很，慢慢想吧！总有自己以后能过的生活。

“大刚，你待会儿和小如先订菜，我今天会提早下班……没关系，你们先订，不用客气，你可是个大功臣哟！呵……小如以后就拜托你了……当然喽！好，三年后我们等着庆祝她进入T大……啊……抱歉！我有客人了，回去再聊，拜拜！”秋玉洁匆匆挂上电话，迎向正在看衣服的客人，“你好……”她面带微笑——向客人作介绍，没一会儿，就送走提了两大袋衣服的客人。

“阿娟，昨天那张报表改好要记得传回公司……”她对柜上小姐交代了些琐事，便拿起皮包离开百货公司。

站在路口等绿灯的她，百般无聊盯着眼前络绎不绝的车辆，心想，一转眼小如都已经十六岁了，这十六年来所攒的钱也只有那一间房子，什么时候才能买辆车代步呢？七年的时间应该够存一辆好车吧！正好可以送给小如当大学的毕业礼物。想到这里她不由得微微露出笑容。

“唉！如果……他在的话，就不用等那么久了，如果……当初他没走，今天该是一家三口共同庆祝的时刻……”她喃喃自语，嘴角的笑容早被一抹悲伤取代，秋玉洁用力甩甩头，“嗯……怎么今天突然想到……不是早已下定决心要忘了他吗？”她抿了抿嘴，抬头正要看前方的号志灯，余光却瞟到一抹熟悉的身影，“会是他吗？”“你……”她见那个人逐渐被人群吞没，身子不由自主冲向对街，想要证实心中的猜测，却浑然忘了自己身在何处，更没注意到现在号志灯正要转换。

路口的另一端，一辆红色跑车捺不住性子等变绿灯，迫不及待加足马力冲了出去。

“砰”一声巨响，一具身体宛如残缺的布偶，从马路中央被弹向空中。

“啊”秋玉洁浑然未解乍起的惊叫声，只知道自己被抛向红红的天际，心想，好美的夕阳啊！多久了，有多久没好好欣赏这美景了？她正想伸手捉住近在眼前的红云，突然眼前一阵白光，意识随即坠入永无止境的黑暗中。

原本车水马龙的街道，此刻宛如一幅静止不动的风景画，众人皆伸手

捂住嘴盯着十字路口中央，那具一动也不动的身子。

鲜红的液体从她的额际缓缓渗出，顺着惨白的脸孔滑落在白色的斑马线上，染红了路面的白漆，正好和天际的红霞相互辉映。

众人浑然不觉有一只体形超大的狗背上驮着一个人，悄然的离开现场。感觉好象过了很久，不远处传来了警铃声，才划破了这个静止的画面。

“今天的夕阳实在太红了，红得有些诡异。”屠力刚喃喃自语，不一会儿就收回遥望天空的视线，转向身后的秋家大门。

“叮咚 叮咚 ”秋怡如望穿秋水的双眸，因响起的电铃声而绽现一片亮光，身子蹦蹦跳跳冲去开门。

“瞧你一脸兴奋，该不会又有大补帖要推给我吃了吧？”屠力刚伸手揉了揉她的秀发，露出一抹无奈的笑容，以往只要是她要请他吃大补帖，就是这副兴高采烈的模样。

只要一想到过去这半年来，几乎天天吃的大补帖，喉间不由冒出一股酸气。唉！若不是怕小秋会吃坏身体又怕伤了玉姊的心，他对那种东西可是敬谢不敏。

他吞了口唾液，压下喉头的酸味，小心翼翼的逐字陈述心中的疑问，“小秋，今天……应该没有……大补帖吧！”说完又咽了口口水。

秋怡如伸手顺了顺被他拨乱的头发，将及肩的发丝塞在耳后，才慢条斯理的说：“嗯……好象有……才怪，呵……瞧你紧张的模样，真好……呵……”他愁眉苦脸的模样虽然已经看了不下百次，但她依然每看必笑。过去那段闷得令人喘不过气的考前冲刺，好在有他那张令人发噱的表情，因而纾解了不少闷气。

看他还是一副不相信的模样，她开口保证说：“你放心，今天真的没有大补帖，你快点儿研究桌上那张菜单嘛！我肚子都已经咕噜咕噜叫了。”她两手抱着肚子，抚平里头发出的声音。

他拿起桌上的点菜单，“咦！怎么还是空白的，小秋你怎么没先点呢？”她咽下口中突增的唾液，“我不敢看。”“咦？”他疑惑的望向小秋。

她无奈的耸耸肩，走到另一头的沙发坐下，“我怕看了，会玷污你的手。”见他依然不解，她又说：“如果我先点了，那你现在手上拿的那张菜单会沾满某种液体。”说完她随即端起桌上那杯不知已经是第几杯的开水，喝了几口藉以浇熄肚皮里的抗议。

屠力刚见状不由得轻蹙眉头，“小秋，你该不会又中午没吃了吧！”语气有丝不悦。

看情形，这小妮子依然不改旧习，只要一听有大餐吃。她当天必定省了其它顿。

她吞吞吐吐回答，“嗯……其实，嗯……我中午还不饿……”“所以就沒吃饭是吧！”他主动替她接下面的话，见她还唯唯诺诺的点头表示肯定，他不禁为之气结。

他深深叹了口气，平息心中那股无名火，无奈的摇头说：“下回不可以再虐待自己的胃。”见她顺从的点头答应，又说：“我先下碗面让你止饥，否则等到外烩送来也是两、三个钟头以后的事了。”说完又叹了口气，随即走进厨房。

她望着屠力刚的背影逐渐远去，才小声吐出刚才含在嘴里未说的话，

“除了中午没吃饭，其实早上我也只喝了一杯牛奶……唉！我的填充计画又被他戳破了，可惜今天的忍耐……其是功亏一篑。”秋怡如解决掉面条后，改拿汤匙喝了口汤，“嗯，今天的海鲜面汤头够鲜。”说完随即一口接一口延续舌尖的鲜味。

屠力刚满足的望着正在品尝汤头的女孩，曾几何时，自己开始喜欢看她吃东西的模样呢？好象……大概是一年前吧！无意中得知她经常三餐没按时吃，从那时开始，他就洗手做羹汤常下厨煮东西给她吃。呵……起初还被她批评得一文不值，差点儿怒眼相视不想动手做了，渐渐的她口里会吐出一两句赞美声，他又如获至宝努力钻研那些她不知至何处抄来的食谱，虽听她说曾自己煮东西喂肚子，但是谁知道呢？一个小女孩能弄出什么食物来呢？呵……此孺子可教也，终于尽得为师真传，虽谈不上青出于蓝胜于蓝，却也能在十分钟内端出一碗充满海之味的汤面，呵……想当初他可是连太白粉、面粉都分不出来的人哟！

呵…，不错、不错，没枉费过去这段日子的牺牲及批评，可不是嘛！牺牲自己的胃口强就他初学的作品，还得仔细琢磨批评的字眼，让他知道如何改进却又不能让他发现自己的厨艺比他强过数十倍，否则哪能多一位免费的厨师。说起来……阿刚未来的老婆还得要感谢我调教她老公，才能让她娶得……哦……不是娶，是嫁得一位厨艺超强的新好男人，秋怡如嘴角不由得绽出一抹得意的笑容。

他不禁因她满意的的笑容而喜上心头。

“铃 铃 ”屠力刚顺手接起身旁正在响的电话，“是……啊？什么……”脸色顿时僵住了，一颗冷汗从他额际冒出滑向脸颊。

她从未见过屠力刚这种严肃的表情，心里不禁纳闷电话线那头到底是何方人士。她直盯着说话中的他，手里还不忘舀起最后一瓢汤。

他放下话筒的手微微颤抖，视线依然望着电话，心想，怎么会这样？怎么会发生这种事，该如何告诉她呢？秋怡如慧黠的双眸直盯着他，愈发奇怪他的反应，“阿刚，怎么了？你怎么脸色发白，哪不舒服呢？”伸手正欲探他的额头，却被他的大手拦截下来。

他紧紧握住秋怡如的手，眼神像是下定某种决心看着她，“小秋……你要坚强一点，你妈咪出车祸，现在正躺在医院的急诊室里急救。”她紧蹙眉头瞪大眼眸不敢置信的望着他，硬是努力从嘴角扯出一抹笑容，颤不成声说：“阿刚……你……不要开玩笑，这一点儿都不好……笑……”泛满雾气的眸子没瞧见屠力刚眼底的水气。

屠力刚用力眨了眨眼睛，将突然冒出的液体逼回去，他将秋怡如颤抖的身子搂进怀里，硬咽的说：“小秋……挺着点儿，玉姊还需要你的支撑……我们去医院吧！”“不……你骗我……”她猛烈的摇头，紧揪着他胸口的衣服，抬头望向他，试图从他脸上找到一丝丝的玩笑意味，“阿刚……你骗我的……对不对？你说呀！你说……你是骗我的……”他心疼的拭掉滑落在她脸颊上的泪珠，只手轻捧着她的颊，“小秋……走吧！”他眼底的怜惜让她放弃心中的抗拒，将脸整个埋进他温暖的胸膛，“呜……呜……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呜……”以往他总想看看在冷静外表保护下的小秋是什么模样的女孩，却一直苦无机会，她永远都是一派镇定，好象没有任何事能困住她，但是……他不愿是在这种状况下才得以窥见她的慌乱、无助呀！

他轻抚她的头发，低声说：“小秋，你放心，我会永远在你身旁陪着你，

不要担心……”不知不觉中他许下了一生的承诺。

由微微剥落的白漆看来，这个房间的墙应是四、五年前上的白漆，在这个说大不大说小也还好的空间里，硬是塞下了八张病床，且床床皆没空档，就算送走了一位，没一会儿又会补上一位病人。

秋怡如全然不觉病房里的来来去去，她依然如数日前般呆坐在病床旁，呆滞无神的双眸，直盯着病床上那张双眸紧阖的苍白面容。

数日来，她的心情从起初的不信、惊惶失措……一直到现在的麻木，只能行尸走肉般不分日夜僵坐在此，带着一丝丝的希冀，盼能再度见到母亲慈爱的笑容，虽然医生说她已成为植物人，除非是奇迹……没错，她正在盼望奇迹能发生在她妈咪身上。

“卡嚓”病房的大门开了又关，却没能惊醒病床上的人儿。

唉！果然没猜错，她跑来这儿了。

屠力刚无奈的叹了口气，昨晚好不容易劝小秋回去休息，没想到……今天一早到秋家时，却已不见她的踪影，从她那一床没动过的寝具看来，大概睡都没睡，天刚亮就跑来这里了。

瞧她瘦骨嶙峋的身子，不过十来日她就……唉！真不知如何止住她逐日渐减的体重。

他伸手握住她无助的臂膀，轻声说：“小秋，怎么不睡会儿再来呢？”

“没……有……妈咪……”秋怡如勉强从干渴沙哑的喉间挤出几个字。

屠力刚闻言不由鼻酸，暗自责怪自己怎么如此粗心，昨晚该留下来陪她的。

“小秋……”他欲言又止，心想，或许现在不该提，但是此时若有她的亲人协助，小秋往后的日子才能过得较轻松，有了这个念头，他毅然决然说：“小秋，玉姊以前有提过家里的亲戚吗？”虽然他知道秋家是单亲家庭，但总该有一、两个亲戚吧！

见小秋不为所动，他再接再励说：“如果能找到你们的其它亲人，或许……起码可以帮玉姊换间宽敞点的病房，再说……”秋怡如木然的摇摇头。

“唉！那该如何是好……”他低头沉思，不由得喃喃自语，“往后这笔庞大的医药费该……难道只有回去求他们的这条路可走吗？”屠力刚的低语字字敲进了她心坎里，敲裂了她好不容易筑起来的心防，盯着妈咪沉静的睡容，不由得想起那天去看榜单的情景……她向妈咪撒娇的画面依然历历在目，可是此刻的妈咪却……“钱才能帮妈咪换病房吗？保险……可以吗？”她张口欲言，却因喉间的哽咽出不了声，只能在心里询问。

秋怡如干枯数日的眸子不由得涌出热液，泪珠滚滚滑下她削瘦的脸颊，心口里的一股热流冲破了那一层薄如羽翼的膜，那一层好不容易才结的痂。

手掌里传来的轻颤使他回过神来，“小秋……”屠力刚将她的身子扳转向他，“不是说好不哭了吗？”他轻拭她颊上的泪珠，怕太用力会把她仅有的肉给擦少了。

她用力咬住下唇，不让已到口中的硬咽声逸出。

“哭吧！不要忍了……”他将她的身子搂进怀里轻拍她的背说：“哭一会儿没关系，不要强忍了。”听到小秋的哭泣声不禁令他回想到那天 事发当天她哭了一天一夜直到筋疲力尽昏睡过去，醒来后，却一语不发枯坐在病床旁，只告诉他说：“我不哭了，妈咪不爱看我哭”之后，她真的没再掉半

滴眼泪，可是却也不愿吃东西，若不是他强迫她吃喝，今天躺在病床上的人，就不只玉姊一人了。

见她强压抑哀痛的模样，他却不知所措，不知该如何替她纾解，唉！虽不舍她的泪，却更心疼她没能发泄心中伤痛。

过了许久，秋怡如哭声渐歇，她站起身拉着一脸茫然的屠力刚走出医院，奔向回家的路途。

屠力刚莫名其妙看着她跑进房里，他连忙乘机到厨房将早上做的粥再加热一下。待他端出一碗瘦肉粥时，只见她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他将粥放在餐桌上，“小秋，我热了碗粥给你吃，快过来趁热吃了。”秋怡如走向他，将手上的保单递给他。

“噢！这是……”他看到封面上的那几个字，隐约知道这是一份保险契约，但是为了让她吃点东西，只好故意说：“你先吃粥我再看。”秋怡如焦急的眼神直盯着他，猛摇头表示不同意。

“好吧！通融一下，改成你边吃我边看。”她无奈的叹了口气，拉开椅子坐下，拿起汤匙舀了一匙粥放在唇边，两眼直盯着阿刚的动作。

屠力刚见状只好翻开第一页，“我开始看喽！你也该吃了吧！”他看完手上这两份保单，心里不由得放松了许多，有了这两份保约，小秋往后的生活就不成问题了，但在他看了一眼合约上的日期，霎时心头一惊，“没想到……玉姊是在那……前一天买的……”“我宁可不要那份保险，也不要妈咪躺在医院里动也不动。”热粥滋润了她干涩的喉咙，使她将心中的话一吐为快。

屠力刚愕然抬头望句她，这段话是她这几天来讲得最长的一句话。

“你说得虽然没错，但是那天玉姊若没有买下这两份保险，你今后……”“错……你错了，这一切都是我害的，要不是我以前故意将成绩考坏，妈咪也不至于因为我这回的成绩那么兴奋……也不会要庆祝……呜……更不会提早下班……呜……”她声泪俱下，最后忍不住趴在餐桌上哭了起来。

天呀！我竟没想到小秋会如此自责！屠力刚在心中呐喊，他都忘了秋怡如是一个敏感的小女孩，他伸手轻抚她的背，“小秋，你不该这样想呀！你故意考坏成绩不过是不想引起学校里的师生们对你的注意，而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就算你以前将成绩考好了，以玉姊的个性来说，你这回考上第一志愿，她依然会很高兴，当然也会有庆祝这档事，你千万不可责怪自己，玉姊知道了会恨伤心的。

“那天玉姊还笑着告诉我，三年后，我们再一起庆祝你考上T大，你要振作起来，可不要让玉姊失望哦！”他实在很担心，以小秋的心理，一个月后的注册她会去吗？她抬起头泪眼蒙蒙望着他，“真的吗？妈咪希望我念T大吗？”“嗯，玉姊那天是这样告诉我的。”他肯定的对她点点头。

秋怡如将头埋进阿刚怀里，尽情宣泄她数日来的悲伤，哭着哭着不知不觉靠在他的胸膛上就睡着了。

屠力刚望着小秋的睡容，心里突然有了个决定。他将小秋抱起放在她的床上，帮她盖好棉被，随即转身走出秋家大门。

阳光从百叶窗透进来，细撒在粉绿色的墙及床铺上，轻轻抚触躺在床上人儿的脸，那是一张沉静的睡容，她正祥和、没有牵挂的沉睡在自己的世界里，岁月几乎没有继续在她脸上刻划痕迹，或许她懂得保养，因为她已经睡了一段很长的美容觉，一段长达六年的睡眠。

背对着阳光，有位年轻女孩坐在床旁，正对着床上的她轻声细诉日常琐事。女孩白皙丽容上的那一道清秀柳眉、娇俏的鼻梁及那一朵丰而小的朱唇，与她恰有几分神似，不清楚的人可能会以为她们是姊妹，其实她们是

“妈咪，你大概嫌以前的睡眠时间太少了，这回才想一次把它补回来吧！好可惜哟！你错过了好多精采的画面耶！”她挑了挑眉故作可惜样。

“你都没瞧见阿刚第一吹吃到我煮的食物时的那副表情，呵……那张嘴吓得久久阖不拢，那模样害我笑到不小心喷饭，唉！真是有失我淑女形象……”现在想来依然令秋怡如忍不住发噱。

“差点忘了，妈咪你只吃过阿刚的料理，没尝过我的手艺，你大概会以为阿刚是被难以人口的食物给吓着了……才不是呢！事实刚好相反，他呀！可对我的料理赞不绝口，事后还频频邀我过招呢！”她嘟起红唇略微不满说：

“哼！他也不想看，他的厨艺是谁传授的，哪有徒弟找师父比武的嘛！妈咪，你大概不太相信他的功夫是我传授的吧！这样好了，你快醒过来，我马上做一桌汇集中国各省精华的当地料理让你尝一尝，我们就这样约定哟！”她放下手上的编织物，拿起桌上的饮料吸了几口润喉，又接着说：“妈咪，你已经错过了我上T大的开学典礼，可不要再错过我明年的毕业典礼哦！”

“对了，还没让你欣赏我手上的这件毛衣呢！你看……”秋怡如将放在膝上的毛衣拿起来摊开秀给躺在床上的妇人看，“妈咪，你认为如何？米白色和阿刚古铜色的肌肤是否相称？”她笑了笑说：“还差两截袖子没编好，或许你会以为是件背心呢？唉！没办法嘛！暑假才两个月，我不过是个初学者，又得偷偷摸摸的织，所以喽！”

还好他的生日是十月份，我还有近一个月的时间，应该赶得及吧！”她放下手上的毛衣，瞟了一眼手表，“哇！时间过得好快哟！阿刚都快过来了，衣服得快收好，免得被他发现惊喜就没了。”才将衣服塞入背包，她就听到开门声，心想，好险，差一点就被他抓到了。她”她调皮的吐了吐舌头。

“小秋，你来多久了？玉姊的耳朵大概快被你磨出茧来了。”屠力刚放下公文包，伸手揉了揉她的头发。

“阿刚，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呀！妈咪她最喜欢听我谈天说地，哪会……”她撒娇不依的扯了扯他的衣角。

“呵……是……是，玉姊最喜欢听你东家长西家短，而且还听得津津有味乐此不疲，这样行了吧！”他轻敲了她的头一下。

被敲了一记的她原想再抗议，想想算了，大人不记小人过，哼！本姑娘就大人有大量饶了你。

“阿刚，你们教务会议不是要开到四点吗？怎么提早结束了？”她拉了一张椅子给他。

他伸了个懒腰才坐下，“还不是三缺一，有两、三位教授尚在外国度假，少了几个人抢麦克风，时间顿时省了不少。”“太好了，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去采购，家里的冰箱快闹空城计了。”她边说边拿起背包站起来。

两人站立在床边，望着病床上的女子。

“妈咪，过几天再来看你。”“玉姊，我和小秋去买东西了，下回来再骚扰你，这次先让你耳根子清静一下喽！”“拜拜！”两人异口同声道再见，临走前，秋怡如再度深深注视她母亲紧闭的双眸，直到身旁的屠力刚握住她的手，她才和他一同走出病房。

霎时，病房礼陷人一片宁静，百叶窗缝隙的阳光已不复适才约亮度，只剩下一丝丝残光，躺在病床上的她依然静谧、祥和……好象还多了一抹欣慰的感觉…

他们俩手牵着手走在医院的长廊上，心情已没有数年前那般沉重了，时间让他们适应了这一切变化，也习惯了彼此的陪伴。

看到前方护理站的那群女人，两人不约而同转头相视而笑，他们皆想到同一件事，果然，就在相距十步之前又传来女人的私语声 “唉！你快过来，那一对小夫妻又来了。”一声惊呼突然唤起。

“哪里……”另一声低沉女音好奇询问。

“噢，那里呀！快走到电梯了。”“真可惜只看到侧面。”“呵！我今天运气不错，看到他们卿卿我我走过来……真是郎俊俏女可人啊！”“之前调走的学姊曾说过，那一对小夫妻每个礼拜至少会来一次，而且听说已经好几年了。”低沉女音故意压低声音说。

“嗯，是好几年了，我有一次翻到秋玉洁的资料，才知道正确时间是六年也就是从六年前起，那一对小夫妻就常在这里出人。”另一女音不甘示弱展示自己的第一手资料。

“天呀！他们看起来不过二十来岁，六年前他们就……”“就私订终身了，我想 Miss 黄说秋玉洁没有其它亲人，只有一个女儿，所以八九不离十……”电梯门开了又阖，关上了外面的“狂疯暴语”。

唉！原来已经过了六年，自从六年前的那一夜 她哭倒在阿刚怀里不知不觉睡着了，醒来时已躺在床上。当她四处找不着阿刚人影时，想再到医院陪妈咪，没想到才打开大门，却看到他扛着一堆东西正欲按门铃，他开口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嗯！我被房东赶出来了，你可愿收留我？”真不知是谁收留了谁，自那天起，她和阿刚就共同住在那间屋子里直到现在。

回想起来，当初若没有他的鼓励、支撑，或许就没有现在的她 一个健健康康的大学生。

一开始，听到“小夫妻”这段传言，她只是嗤之以鼻懒得理那堆长舌妇，没想到那堆人从未向他们俩求证过，便将谣言传遍整间医院，待想要对他们严重抗议时，传言却早已广为流传，连医院外聘的清洁工都知道。后来阿刚说：“随他们去了，能让他们因此拉近彼此的同事情谊，我们也算功德一件不是吗？”她才作罢不追究。

这两年来，她常思考自己和阿刚该算何种关系呢？兄妹？他们没有血缘关系呀！也没结拜。

师生？他指导她功课，她教他厨艺，谁是师？谁又是生？情人？他们未曾互诉情衷呀！

或是像她们传的“小夫妻”呢？他们只是同居一个屋檐下，各有各的房间，家事两人平均分担，也不曾有任何不寻常的脱轨行为……若说有，也不过刚开始共同生活的前半年她情绪不稳，他因而伴她入睡，但是妈咪那张

床那么大，他们不过各据一方，谁也没对谁有不轨行为呀！

她无法厘清他们俩的情感该归属于何种关系，只知道他就像空气、像水一般无所不在，只要她有需要，他都会在她身旁伴着她。她不知若有一天……没有他的存在，自己该如何过日子？她不敢想也不愿想，只盼能多当几年鸵鸟吧！

头顶传来的温暖使她从杂思中回神，才发现电梯门早已大开，而他则似笑非笑盯着她看。

“想什么？想得那么出神，连我出了电梯门发现你没跟上来又折了回来，你都没知觉。”屠力刚伸手帮她顺了顺他揉乱的秀发。

她笑了笑胡乱塞了个理由说：“想……你呀！想你为何老爱揉我的头发呀！”“哦……不晓得是谁……有一天跑来求我揉她的头发，那个人才睡得着哦！”他深邃的眼底绽出一抹笑意飘向她。

“唉哟！都几百年前的事了，你还提它取笑我。谁知道那天恰巧睡不着，又恰巧找不到原因，勉强寻到这项可能的因素嘛！”她羞红了脸不敢看向他。

然而，真实的理由就如阿刚所言，那天他一早出门半夜才回来，已经习惯他揉头发的动作，一整天都没见到他，当然没接收到以往他每日都会传送的温暖，所以那晚他开启大门走进来的声音一传来，躺在床上辗转难眠的她立刻跳下床，对他说出自己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的请求——揉头发，虽然事后她把理由转成另一种说法，却不知是否唬过他，只是自从那一次起，无论他时间多仓卒，他一定找空档揉揉她的头发、说说话才离开。

屠力刚爱煞她粉颊上那抹红霞，恨不得偷尝一口……他连忙收敛心神，“是你起的头，可不是我……”“走了啦！天都快暗了，待会儿超市人会增多耶！”秋怡如快刀新乱麻，不待他再开口，立即挽起他的手臂硬拉他向前走。

他溺爱的望着她的娇容，说：“好啦！走吧！”两人的身影齐向晕红天际走去，直到成为两个小黑点消失在街道的另一端。

“哼……啦……”秋怡如心情愉悦的哼着不知名的曲子，手里则忙着捏寿司。

屠力刚一进门放下公文包，便循着食物的香气找到了她，望着她柔弱的背影，他内心犹豫着该如何告诉她这个消息。

就在今天下午，他在学校接到远在美国家人打来的电话，电话里他母亲硬咽的声音犹然在耳，她说：“你大哥他……出了意外，目前昏……迷不醒，公司……现在群龙无首……乱成一团，你快回来呀……”在挂上电话后，他随即向学校辞去助教一职，也订了回美的机位。

明天……明天他就不在台湾了，他该如何告诉小秋呢？能带她走吗？唉！自何时起，他对她的感情就变了质，不再是怜悯，而是……那一夜吧！或许是从那一夜起……他不禁回想到刚搬进秋家时，小秋每刚入睡就被恶梦惊醒无法成眠，除非他在身旁陪着她，她才能安心入睡，后来她干脆抱着棉被、枕头转移阵地跑到他房里睡，也就是原来玉姊睡的那一间，还好玉姊买了一张超大的双人床，两人各据一方倒也睡得宽敞。

记得当时还询问小秋那张床是不是特别订作的，没想到她除了回答，“是！”还说出原因，原来是玉姊睡癖太差，没那么大的床睡肯定摔到床下。

就这样睡了近半年，那一晚两人一如往常就寝，许久未找上门来的恶

梦又找上了小秋，被吓醒的她哭着哭着就在他怀里睡着。

他将她放平正要拉上棉被，却看到她嫩颊上的泪痕，不由得……低下头吻干那道微咸的水渍，从眼窝滑向耳垂……颈项，直到她身子蠕动了一下，才使他倏的惊醒，察觉自己越轨的动作。那一夜他失眠了，也结束了他们俩近半年来单纯的同床共眠，翌日他胡乱编了个借口要她回自己房里睡，往后只要她叫他一声，他便会进她房里坐在床畔待她入睡才离开。

就在那一夜，他顿悟心底对她的感情早已是男女之情，只是自己不曾发觉罢了。

之后，他愈发注意她的举手投足，觉醒的情感使他蠢蠢欲动想尽诉内心情衷，但却又害怕坏了她对自己的信任，毕竟，她的年纪尚小，哪懂得男女之情，怕会吓着她。

所以只容许自己伸手碰触她的发丝，每每揉乱她的秀发后，会顺便帮她整理好，每当指尖划过她粉颊的刹那，总要费好大的劲才能控制自己不要轻举妄动，否则会毁了他们俩之间单纯的情谊。内心不断告诉自己要等，等她长大、等她毕了业踏入社会后，再慢慢改变两人的关系，现在却……秋怡如将锅具洗净，正打算将完成的道道佳肴端上桌，才警觉背后有道灼热的视线，回头望去，原来是他斜倚在厨房入口，正用一种若有所思的奇怪眼神盯着她看。

她低头打量自己的衣着是否有何不当之处，左瞧右看，并没发觉哪里奇怪呀！

“阿刚，我哪里有问题？你怎么用那种怪异的眼神盯着人家看呢？”她不禁纳闷的问。

他刚毅的脸部肌肉勉强扯出一抹不自然的笑容，“看你……怎么心血来潮大显身手，秀了那几道平常难得一见的日式料理呀！”原来是这档事，害她以为发生什么大条事件，“你猜呢？今天是什么日子你记得吗？”她边问边动手将菜端至餐桌上。

他侧头想了一下，“什么日子？”今天有何特别吗？除了那通电话……嘴一抿叹了口气，屠力刚甩了甩头，先把那个难题丢到一旁，动手帮忙将菜端上桌。

见他浓眉微蹙两眼无神盯着前方，她还以为他正为今天是什么日子而伤脑筋呢！

“怎么？还想不出来吗？”唉！真呆，连自己呼吸第一口新鲜空气的大日子都给忘了。

正在想该如何将那件事告诉她的屠力刚听她这么一问，还以为她感应到他内心的挣扎，倏的望向她，却见她一脸揶揄的神情，恍然想起她之前的问题。

他耸耸肩两手一摆，说：“我百思不得其解，还是由你公布吧！”若你能告诉我，我该如何做，该有多好。

她慢条斯理为他斟了一杯酒，再替自己倒了一杯后，举起酒杯对他说：“敬你。”屠力刚虽不解她今天奇怪的举动，但仍举起酒杯轻碰她举在半空中的杯子，才开口问：“你不是一向不准我碰酒，怎么……”“先干了再说嘛！”她一口喝干杯中琼浆。

待阿刚放下酒杯，她才弯身取出桌下的纸袋递给他。

他心中的疑惑愈来愈深，打开她递过来的纸袋，取出袋中的……咦！

是一件毛衣。

“天……小秋，你怎么找得到这花样的毛衣呢？”他惊喜盯着手里的毛衣。

“阿刚，那件毛衣可是我织的哟！你快套套看……看合不合身嘛！”见自己的作品完美无缺的里住他的身子，她不禁嘴角愈扬愈高，“呵，没想到本姑娘织的第一件毛衣如此成功，减一分则太紧增一分则太松，呵……”秋怡如不禁洋洋得意起自己尺寸拿捏得当。

他将衣服脱下，小心翼翼的折叠放入袋中，语气有丝激动说：“谢谢你……小秋，我会好好珍藏它……”“少驴了，毛衣是用来穿的，你把它藏起来干么！”她乘机糗了他一下“你……”“还你、我的，”她将两只酒杯注满酒，举起酒杯说：“正式来一次，阿刚，生日快乐！恭喜你又老了一岁，再一年，你就跻身步入三十岁中年男子的行列了，呵……好好度过属于你最后一年的青年时期吧！”在秋怡如的观念里，三十岁以前是青少年时期，三、四十岁则属中年，而五十岁以上则该算是老年人了。

他对她的调侃不以为意，笑了笑说：“谢啦！感谢你记得区区在下我的生日，真是让我感动得不知该如何报答……不知小姐你是何时变出了这件毛衣，怎么未曾见你玩过毛线团呢？”虽然他心里非常感动也感谢她，但不这样玩玩就不像他们平常了两人的风格。

听他意有所指的语气，害她差点儿被口中的酒呛到，“咳……喂……你的意思该不是指……那件毛衣是我花钱买现成的吧！”她不由哇哇大叫。

屠力刚故意以嘲讽的眼神睨向她，“这话……可是你提的，区区在下我可没说哦！”“喂……那件毛衣可是姑娘我，不分日夜偷偷摸摸一针针织出来的，你……”看他眼神依然嘲讽，她只好摊开来说：“你……还记得上回陪我逛街的事吗？”见他点了点头，又接着说：“那你该记得我们曾逛了一家毛衣专卖店吧！”“嗯，好象有那么一回事。”听他这么回答，她嘴角绽出一抹笑意，“当时你挑了其中两件说：“这两件的花样若能综合起来，我一定买”，这句话你记得吧！”“嗯，我当时的确有那么说。”“Ok，请你再将毛衣拿出来瞧一瞧……”秋怡如见他正在动手拿毛衣，又接着说：“当你说那句话时，我灵机一动，心想不如自己动手做，反正离你的生日还早，刚好可以当你的生日礼物，也省得我再花脑筋去想。”她又倒了杯酒轻啜一口，“所以喽！“区区在下”的你手上那件毛衣，可是花了我整整三、四个月，利用空闲时间一针一线织出来的爱心毛衣，仅此一件，别处觅不着的哦！”当她举杯欲喝杯中余酒，沿着杯沿却睨见屠力刚眼底那抹笑，霎时顿悟自己被他给唬了。喝完杯中余酒，不禁又倒了杯酒一饮而尽。

屠力刚见她如此牛饮，连忙劝说：“小秋，你不曾喝过酒，当心会喝醉了。”会吗？这种酒满顺口的，又不像上回不小心喝到的那口白兰地那么辣，应该……“不会吧！卖我酒的老板说，日本清酒入口温润，应该……”“那他告诉你，日本清酒的后劲很强吗？”“好象……哎呀！没关系啦！难得你今天生日，我们就来个不醉不睡吧！”他莫可奈何叹了口气，心想，今晚确实该喝点酒，虽无法一解心中愁，但至少先将那股愁浇熄一会儿。

“好吧！就这么一次，反正以后……”他话锋一转改说：“你要先吃些东西垫底。”伸手就夹了一份寿司给她。

秋怡如不甘示弱也夹了一份寿司放在他盘里，“你也尝尝，这一桌日本料理可是花了我近三个钟头才完成的哟！”微醺的她丝毫没感觉他刚才的语

意有何怪异。

说罢，两人一来一往，没几下桌上佳肴尽扫一空，桌旁的三瓶日本清酒也逐渐见底。

“呃……阿刚，我的……怎么愈来愈热？”秋怡如打了个酒嗝，将头靠在他怀里。

屠力刚轻抚她的发丝，喃喃自语道：“小秋，我该拿你如何是好？唉！小心点，我扶你回房休息。”他将她自沙发扶起，一路颠簸走进房里。

“刚……你怎么变成好几个？我……捉不住你。”她伸手欲拉他却总是扑了个空。

“小秋，乖，不要玩了，只差几步就到你的床……”屠力刚阻止她乱挥动的手。

“嘻……我捉……到……”她重心不稳突向后倒，“唉……哟……阿刚你好重哦！”被她一扯，一个重心不稳，他顺势颠扑在她身上，“哦…还好跌在床上，否则……”他抬起头，检视身子底下的秋怡如有无大碍。

“呵……刚……我捉到你了！”她伸手圈住他的颈项不让猎物离开。

“小秋，不要闹了……让我起来……”他挣扎欲起。

“不要……人家不让……你走嘛，你每次都等我睡着……你才走……人家还没睡……啦……”她手指交错不让他突围离去。

盯着眼前秋怡如酡红的丽容，微醺的他再也忍不住。低下头，沙哑低沉的嗓音缓缓自口中吐出，“小秋，你存心考验我的耐力吗？你知道我对你的感情已濒临溃决了吗？你能接受这份感情跟我一道回美国吗？你……”

“呵……好痒哟！”他鼻尖传来的气息阵阵轻抚她的颊。

“秋……”她的视线望向近在咫尺的脸庞，“刚……我第一次这么近看你耶！”说的同时，右手顺势滑向他的脸颊，轻抚他的眉、他的眼、他的唇，“我……好喜……欢你……”她的抚触挑动了她内心深藏已久的欲念，理智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

屠力刚缓缓覆上她的唇，将她未吐完的字含进口里，火热的舌尖挑逗的滑过她的唇瓣侵入她的唇齿间。

原已醉醺醺的她，因他亲热的举动，顿时退了些酒意，从睫毛隙缝中瞧见他深邃的双眸里，净是对她的深情欲念。

秋怡如不禁响应他深情的热吻，双手轻抚他的颈项。

他因她的鼓励更进步实现以往的遐想，炽热的唇不断印在她的肩、她嫣红的颊……雪白的颈项一直滑向她的香肩屠力刚的手早已不听使唤的爬上她娇挺的秀峰，抚触似乎已无法满足他的需求，他灼热的唇终于忍不住含住……她无法控制体内逐渐窜出的热量，更不知该如何释出那股洪流，只能依着本能蠕动身躯，颤抖的双手极尽饥渴抚触他滚烫的身子。

她的衣服早已不知不觉滑向腰际。

他的衬衫也已被她敞开大门任意摸索。

他好似魔法般的手指，每经之处必令她轻颤不已，直到它……不禁令她倒抽口气。

“刚……我……好难受……嗯……我要……刚……”她因他的挑逗娇喘不休。他因她的娇喘声抬起头，“秋，你知道……你要的是什么吗？”她美眸凝睇他深情的双眸，“刚，我知道……我……”屠力刚因她的答复激情的

再度尝遍她如玉凝脂般的肌肤。她浑身乏力只能攀住他的颈项，弓起身子更加偎近他，“嗯……刚……我爱你……嗯……不要离开我……”断断续续的告白使他的双手褪尽她仅余的遮蔽物，正欲蓄势待发，却被她最后一句话拉回了一丝理智。

他紧紧拥住她的娇躯，像是要将他的血溶入她的般。

秋怡如不明白他突然停止的动作，只能无助被动的攀着他的颈项。

直到下腹欲火渐熄，他才缓缓抬起头，盯着眼前的娇容，仔仔细细将她的时时肌肤刻入内心深处。

见她紧闭的双眸，不禁使屠力刚泛起一抹苦笑，“小秋，抱歉！我不该在此时改变我们俩的关系，不该对你……只因……我爱你，你能等我吗？等我将美国的事处理完，再回来开始我们的男女之情，等我好吗？”他撑起身子跳下床，扣好衬衫的扣子，才帮她一一将衣服穿上。

他坐在床边替她盖好棉被，再度凝望她甜美的睡容，许久，才转身离去。

“哦……天呀！头好晕哟……”宿醉醒来的秋怡如手里拿着换洗衣物，扶着墙缓缓走向浴室，打算冲个澡好让脑筋清醒些。

镜中窈窕女子轻解罗衫，待她褪尽衣物，赫然发现身上竟有好几处淤青，往镜中一瞧——“天呀！昨晚那一场春梦……不……阿刚他真的……他怎么连那里都……”当她见自己浑身有如被啃咬般处处留下他的印记，一股热气不禁由耳根蔓延开来直透全身，只有迅速冲澡浇熄那股燥热。

当她再度望向镜中，只见镜中丽容含羞带怯眼波流转着初尝情味的光彩，霎时想到昨晚最后的记忆。

“唉！刚……他最后好象……”她只记得他最后紧紧拥住自己身子，并没有……想到这里，不由得冲回房里掀开棉被一查究竟。

“果然，他没有……”看到白色床单依然洁白如新，印证了她脑海里的记忆，“为什么？什么原因阻止了他……”秋怡如坐在床畔喃喃自语，许久，双眸乍现一股决心，还夹杂些许羞怯的光芒，站起身来走向房门，当手轻触门把的刹那却犹豫了一下，倏的由心底窜出的勇气，使她一鼓作气转开手把快速走出门外。

“阿刚……”走出房门却没瞧见他的踪影，当她度到餐桌旁看到桌面上摆着一碗粥及“请加热”的纸条，喜孜孜的会心一笑。

“奇怪，今天明明是假日呀！他会到哪去？”她喝完最后一口粥，将餐具拿至洗碗槽清洗。“该不会跑回房里睡回笼觉吧？”她放轻脚步，小心翼翼打开他的房门。

“咦！也不在……奇怪，他去哪也没留个纸条，真是的！害我的心七上八下，既想见他又怕……”本欲转身离去的她，眼角余光却瞄到靠窗口的桌面上好象有封信，脚步不由自主的被吸引了过去。“奇怪……信封上的收件人怎么是我？看这笔迹明明是阿刚写的呀，莫非……瞬间，一朵绝美笑靥自她的嘴角绽开，脚步刻不容缓滑向客厅，或许他不好意思当面向她表达情意而用写的方式。

她手指微微颤抖拆开信封，信纸上的字迹一一被她羞涩的眼神吸入而传达至脑中，之后，一阵晕眩突的袭来，她嘴角的那一朵笑靥瞬间枯萎凋残，眼底的光彩逐渐熄灭转而空洞。

心口上结痂的伤口再度绽开，一股热流缓缓漫出，胃中食物阵阵翻滚，顿时一股酸气自喉间泄出……“恶……恶……”她本能的屈身呕吐，吐出心中的热流直到最后一缕的液体自口中泄出。

她将头埋在两腿间双手环膝，发出无言的闷声。

许久……“啊……呵……哈……”一声凄凉的尖叫声自秋怡如喉间泄出，紧接着阵阵惨笑声，她摇摇晃晃站起身，两眼空洞望着前方。“哈……很好，你们都一个一个离我而去，哈……呵……很好，算你们狠……”她羸弱的身子一路颠簸走进屋里，身后只留下一片污渍及一张飘落在墙角的信纸。

她神情绝望，手里握着一把剪刀，倏的，空中乍闪一道亮光“卡擦卡擦”空中撒下一丝丝黑色的柔发，无言的横躺一地。

“叮咚、叮咚”电铃声不死心响了一次又一次，阵阵刺耳的音波直捣那颗伤痕累累的心。

“会是他吗？会是……”她停下在空中挥舞的双手，急忙冲向大门，心里的一丝希冀在见到来者时，顿时幻灭。

“对不起，请问你这里有房子要出租吗？”一位娇小的年轻女子用充满希望的口吻询问，见开门的女子紧抿双唇一语不发，她不死心的问了一次又一次。

“拜托你开口答应嘛！我已经找了近二十个地方，他们都不租给我，好不容易找到这里……你知道吗？你这里好难找哟！我换了四班公车又走了三条街，才找到这条延吉街……求求你，房租贵一点没关系，只要能租给我和我的同伴住，房间小也没关系……”女子见她都不答腔，不断吐出一肚子苦水极尽委曲求全。

秋怡如的恻隐之心逐渐浮起，“这除是路不是街，是延平南路而非你以为的延吉街。

进来吧！如果你想住……”最后一个字眼消逝在屋内。

她浑然没察觉那名年轻女子眼底一闪而逝的光芒，更没看到紧跟着那名女子身后进来的庞然大物——一只全身雪白的狗。

“谢谢你，真的非常谢谢你愿意租房子给我们，我姓红，红色的红哟！名字叫小君，大小的小，君子的君，如果你不嫌弃，我恰巧会帮人剪头发，你……”身后传来一连串的叽喳声，使秋怡如察觉自己手里还握着剪刀，她将剪刀放在餐桌上，拉了一把椅子坐下来。

“谢谢你愿意信任我，我剪发的技术可不是盖的，依你之前剪的长度……嗯，我帮你修成类似小平头的型，但是头发稍微再长些……这个发型可是很庞克的哦！会让你……”她任由那名叫红小君的女子在头顶上下其手，反正无所谓了，以后也不再会有人揉她的头发，不是吗？秋怡如嘴角不由得泛起一抹凄凉的苦笑。

五年后秋家客厅的沙发上正窝着一名女子，手中握着一本书，双眸早

已泛满泪光，身旁的白狗忍不住伸舌舔向她的粉颊。

“哦……白，好痒哟……”她伸手抚摸白狗的头，叹了口气说：“唉！她是目前为止时间耗最久的一个，也是耗掉我最多体力的一对，先是救她妈咪，后来为了让她暂忘他，只好乘机封住她的记忆，这件事还害我被上头罚，唉！偏偏……自己又不忍见她终日郁郁寡欢情伤的模样，唉！真是红娘难为呀！”她仰天长叹，眼角余光不经意瞟到墙上的钟，“哇……天呀！她这会儿也该……”“叮咚、叮咚……”“回家了……”电铃声顿时让她语气变得有气无力。

红小君迅速将天书收进木箱拿回房内，再冲回客厅。

“叮咚……”“完了，冰箱里没食物又忘了叫外烩，我这种待……房东之道，铁定会被涨房租……”她缓缓步向大门，嘴里嘀咕个不停。

在门外久候多时的人一见大门终于开了，不由得松了一口气说：“小君君原来你在呀！我还以为你为了躲房租而逃跑了呢！”秋怡如以开玩笑的口吻说出。

“嘿……怎么会呢？天呀！怡如，你的头发终于变长了耶！”红小君本欲伸手触摸她的头发，突然想起她不喜欢别人碰触，改而拍她的肩。

秋怡如自己摸摸头发说：“是吗？只不过是及肩的长度吧！而且还翘得乱七八糟的。”“呵……会这样是因为你之前的头发不但剪短还打薄，这会儿留长了当然会翘喽！”

呵……没关系，有本大师在此，包你赶得上复古潮流。”她拍胸脯保证。

“还说哩！也不晓得是谁帮我修了一个庞克头造型，还胆敢留证据，还好被我不小心找到了那张相片，否则我还以为是医院里的医生操刀，害我前几年头发都只能剪那种男生头。”新仇旧恨顿时浮现脑海，她故意将行李重重放下，眼神睨向红小君。

“嘿……这……”该如何解释，总不能照实说是当时她先将头发剪得像狗啃般残缺不齐，自己也只能帮她修剪成那种造型，红小君想，都怪自己多事，自找罪受，干么帮她拍了那张相片，还不懂得毁尸灭迹。

“这……哇！怡如，你看起来甚至比四年前还年轻耶！你是如何保养你的肌肤，保养得这么……晶莹剔透，丝毫不见岁月留下的痕迹？”呵……多看些电视广告还是有帮助，不过，她看起来倒是其如广告词所形容的情形。

红小君这才仔细上下打量她，只见她的衣着和她神情般一派优哉自然，上半身穿著一件白衬衫，外头再披一件黑色棉质长外套，下半身则只是一条铁灰蓝的直筒牛仔裤外加一双素面深色的方头皮鞋，简单的穿著再加上她脂粉末施的那张素颜，看起来简直像个十七、八岁的小女生，实际上，她却已经是将满二十七成的女人。

天呀！不是有“恋爱中的女人最漂亮”的这种说法，莫非她……“你……”她想开口直接问，却不知从何问起，只见眼前这个女人好整以暇窝在沙发里，不像此刻的她心里七上八下。

秋怡如舒服的伸了个懒腰，“哦……真舒服，花了近一天的时间坐车、搭飞机，整个身子缩在那种小椅子上，真是有够累的……”红小君闻言连忙茶水伺候，“快润润喉，好告诉我，你保养肌肤的秘诀，让人家也美一美嘛！”“哪来的秘诀？”见红小君眼底那抹亮光，秋怡如无奈的摇摇头，接过她递来的茶水喝了半杯，才说：“大概是因为日本的空气好，再加上我很少上妆……嗯，若其有特别原因，可能是我……天生丽质……”“喂！小妞，才

给你三分颜色你就开起染坊来了呀！依我看……八成是有了爱情的滋润，你才会神清气爽看起来美美的吧！”她乘机转移话题。

唉！谁教自己怠忽职守，最近老忙别人的事，没好好关照她的近况，刚才又来不及将她的那本天书看完，这年头真是好人做不得，怕她为情伤风，又怕她另结新欢。

“呵……什么爱情滋润，你干脆说我练了返老还童的神功好了。在那里白天除了受训、上班，晚上还得额外进修，哪有空闲时间去沾什么情呀、爱的那种玩意儿。”虽然几乎天天都有收到不明男士送的花，也常常有男士邀约，却无法撩动她心湖而应邀，倒是这几年常收到的勿忘我，让她有一种怀念的感觉，是谁借着花告诉她，要她不要忘了他呢？而自己又曾是谁的挚爱呢？红小君见她秀眉微蹙，还以为她不满此次的日本行，“你看起来好象不满公司送你去日本进修似的。”她抿嘴一笑说：“也不算是啦！只是当初原本谈的是只到日本受训两年，就可回台湾分社，没想到却花了双倍的时间，日本总公司才愿放人，心里对我妈咪很愧疚，整整四年没去看……”语气有丝无奈。

红小君握着她的手安慰说：“你放心，我有定期去探望秋妈妈，她和往常一样，变化不大……倒是你，出国前那场车祸所留的后遗症好了吗？”秋怡如抿嘴无奈的摇头说：“唉！头是不会犯疼了，但是记忆依然没有恢复，当时，若不是有你在一旁协助，我连妈咪都把她给忘在医院里了。”“若不是有秋妈妈的那份保单在，我哪能循线找到她。好啦！别净想这些陈年旧事，快把行李拿进去放，我们一道出去吃个宵夜吧！”她伸手将秋怡如拉起身。

“出去？嘿……君君小姐，之前电话中，你不是答应会把食物张罗好等我回来吃吗？怎么这会儿得到外面才能吃呢？”她两手叉腰看红小君作何解释。

“这……好吧，小的就同老佛爷你招了，我挂上电话后不小心看了……一出电视剧，不知不觉……你就到门口，我也正巧看完……”若不是为了早点进入状况才看那本天书，现在哪需受你质询，不过……我回答的与事实也相差无几，呵……红小君说完随即弯腰帮她提行李，没见到她眼底一闪而过的得意光芒。

“看在你替我探望妈咪的份上，这回就饶你一次，宵夜……我看就用冰箱里的东西……”她走过去打开冰箱探头一看，“凑……合不起来，你还真省，居然只剩一颗蛋、一根葱……还有一包泡面，这样还舍不得去买食物。”秋怡如大叹了一口气，将仅有的东西一扫而空。

“这……其实……只是食物恰巧用完还来不及补货，再加上前一阵子都在公司用餐，所以……”她吞了口水支吾的说出原因。

秋怡如闻言开心的说：“你怎么都吃外面的食物，这样对身体不太好哟！”“唉！以后不会了，最近刚换工作，想吃也没得吃了。”原本语气有丝无奈，在看到秋怡如走进厨房的身影时，不禁雀跃万分说：“以后我的三餐就全权偏劳大师你了。”呵！红小君一想到她的料理，口水不由直冒，记得她以前寄回来的信上，曾提过她每个月会拨出一整天的时间去学厨艺，不知她现在的功力又提升了多少。

“怡如，我帮你把行李提进房里。”先拍一下狗腿，以后才有好康的事。

“谢啦！帮我放到原来那间……”根据秋怡如从厨房传来的指示，她遂将行李提进惟一有两扇窗户的那间，“嗯，还是这间好，采光佳、又通风，

难怪她会舍弃秋妈那张大床……噢，或许，是因为秋妈那间曾是……他的房间，所以她才不愿换到大房间。”“小君……面好了，快来吃哟！”“哦……来了，你可不要分赃不均……”红小君大门一拉，加紧脚步冲向厨房。

“哇！你的白还在……刚才怎么没瞧见它，这下子面要重分了。”秋怡如摸摸刚从餐桌底下冒出来的狗。

“哦……白，你怎么早不出来晚不出来，现在才冒出来……喂！那碗太多了……”厨房传来一阵嬉闹声，霎时替冷冷清清的秋宅增添不少暖意。

红小君正好将最后一道汤放桌上，就听大门传来开锁声。

“砰”秋怡如将门用力一关，把皮包甩在茶几上，气呼呼的将身子摔进沙发里，嘟着红通通的小嘴直喷气。

“怎么了？看你一脸怨气。”“还不是我们杂志杜里那个主编，仗着自己还有三个月的聘期，利用交接这段时间，故意指使我忙得团团转。”她怒眼瞪视空无一物的前方，好似那个超级混蛋就在眼前。

红小君在她身旁的空位坐下，“不会吧！或许交接期间本来就会比较忙，再加上你刚回来，面对不同的公司体制，该注意的事又更多。”“交接期会有哪些困扰，我心里早有个底，可是……你知道吗？那个老头子居然叫我……到印刷厂盯厂，还得顺便带份稿子过去校对，有效的利用时间，更绝的是派我去做采访，只丢了一台相机给我，要我顺便拍照……OK，这些都无所谓，或许他希望我摸熟杂志杜里大大小小的事，可是，你知道那个老贼今天叫我做什么？”她不禁愈想愈火。

红小君见她双眸愈瞪愈大，小声问：“什么事？”“那个老贼居然说：“秋小姐，今天公司的清洁工恰巧请年假，可否麻烦你帮忙清一下厕所。”我呸！杂志杜里有执编、有摄影记者、有校对人员、也有接听电话的小妹，他叫我做那些人的工作还不打紧，居然连清洁工的工作也叫我做……”她忿忿不平咬牙切齿，巴不得将那个眼中钉大卸八块。

“这……太过分了，你怎么没反击呢？”听她这一讲，红小君也忍不住冒火了。

“哼！当时我一怒之下拍他的桌子，问他平常自个儿都有做这些工作吗，他居然还大言不惭回答，‘是。’”“结果呢？你怎么说？”“我只好轻声细语说：“亲爱的主编，我对家事恰好一窍不通，可否劳动您尊躯示范一遍，我好在旁向您学习。”这才堵住他那张嘴。”讲到这里，她的怒气才稍微平息一些。

“太好了，这下他就不敢再随意叫你做东做西的……”“那你就错了，下班前，他去了一件 Case 给我，他要我去访问‘Z’的作者……”她不由陷入沉思。

“‘Z’……这不是他吗？”刚脱口而出她就察觉自己说错话，瞟了一眼身旁的秋怡如，见她没发现才又说：“他不就是那个不但将笔名、男主角取名为 Z，也将他一系列的侦探小说单命名为 Z，只分集数而已的神秘作家？虽说如此，这些书却也造成空前的大轰动。”“嗯，就是他，据老头得来的消息看来，Z 他即将来台，时间应该就在这两天，可是，直到目前根本未曾有任何媒体采访通他，甚至于该说大家都只知其作品不知其人，这世上可能只有他的经纪人柯威志知道 Z 是何方人士……”当她出车祸在医院那段时间，除了 Z 的第一集是红小君送她的，其余的七集都是她自己买的。或许别人是

欣赏 Z 侦探故事里头的推理能力，但她却更喜爱 Z 当中，男主角与女主角之间心灵契合的情感，感觉好熟悉，好象自己似曾有过那样的一段感情。

红小君不禁要感谢秋怡如口中的老头子，替她省了不少事，“或许你可以从柯威志身上着手……”“哼！说到这件事我就气，今天会弄得那么晚回来，就是那个老贼丢了一大串饭店名单给我，要我一一查询柯先生身落何处，因为他听说柯威志已经来台三、四天了。”秋怡如不禁喷了口气，“呼……结果，我一一副饭店里查，扮尽各式各样的人才得到答案，直到跑至名单上的最后一家饭店，在里头遇到一位善良的长舌妇，她好心的告诉我，据她可靠的消息来源，我们伟大的柯先生明、后天才会抵台，而 Z 本人可能又会更晚几天才来。”“看来你们主编故意误导你，让你白忙。不过，也有可能是他的消息来源有误才……”“错了，我后来打了通电话到他家询问，结果他才告诉我是他弄错日期了，应该是明天才会来，所以喽！”她无奈的耸耸肩。

“原来……难怪你进门时看起来挺气愤的。”红小君恍然大悟的说。

“好了，吐吐苦水心情舒服多了，该去煮饭了。”秋怡如站起身伸了个懒腰。

红小君笑了笑说：“今晚你就勉为其难，尝尝我做的菜吧！”“天呀！今天太阳打哪出来的？还是有下红雨……”她很讶异红小君会动手做菜。

“哎呀！你少夸张了，我不过比较少煮饭，又不是没煮过……”两个女人叽叽喳喳走向餐桌，享用她们的晚餐。

台北市某知名饭店十一楼，有一位体形壮硕，约一百八十五公分高的男子从房间内走出，长廊上的地毯使男子的脚步完全无声无息，他在其中一间房门前停住，长廊微弱的灯光更凸显男子乌眸的闪亮。

“叩 叩 ”“客房服务。”男子举手敲门时，嘴角露出一抹诡异笑容。

房内的人放下手上衣服，挑了挑眉，“奇怪……”他疑惑的走近大门，对外说：“我并未叫东西呀！”大门之外的男子立即答道：“屠先生，这是本饭店免费附赠，请开门，以免东西凉了就不好吃。”“奇怪，这个腔调好象……是他，可是他应该在美国，怎么会……”他缓缓转动门，打开一道门缝。

门外的男子见状，立即用力推开门闯入，并大喊，“不要动，临检。”他冲进来后，迅速打开浴室门，往内探头望了一眼，又跑向床铺掀开棉被。

“你……”房间主人来不及制止这位不速之客。

“屠先生，没想到你依然守身如玉，孤家寡人投宿饭店呀！”这位外来客对自己突击检查的结果感到非常满意。

屋主，也就是屠力刚闻言重搥他的背，将他推倒在床上，床头灯的光晕恰好笼罩着他褐色的短发。

看到这位客人身形笨拙的趴在床上，他才说：“哼！我说柯威志先生，你的鼻子还真灵，和你现在的姿势还真配……大老远从美国追来台湾还乱搜一通，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你是来捉奸的，我是没有这种倾向啦！不知柯先生你何时有了这种倾向呢？”“嗯……”柯威志原本闷笑的声音随着他站直身子转而嘿然一笑，“嘿……我可是替你的秋妹妹看好你，免得你不小心走私，秋妹妹可会不理你了哦！”真是损友一个。早知道他会这样损人，那一次就不跑去找他喝酒，因酒后的失言而常被这位损友拿出来调侃。

“阿威，能让你从美洲追到亚洲，铁定是件大事，才会让你这位大忙人

放下手边工作莅临台湾吧！”他顺势坐在身后的椅子，等着看老友如何解释。

柯威志大刺刺的坐靠在床铺上，笑了笑说：“哪有什么大事，只不过恰好有一大串的年假可以休，又正好听说你要来台湾，所以想请你这位曾在台湾住了好几年的老朋友当向导，带我游一游这块令我老爹念念不忘的土地。”

“是吗？”斜睨了他一眼，屠力刚站起来走到衣柜旁继续刚才中断的工作，将衣服从行李中拿出，一一挂进衣柜中。

柯威志见他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说词，只好认了，吐口气说：“好吧！我招了。

前两天我到你的公司找你，你恰好不在座位上，当时我无聊的在你的办公室里晃了晃，一不小心就晃到你的桌子旁，眼神不经意瞥到你桌面上那份已翻开的目录，不由得多看了几眼，不禁惊叹南风的作品……”他顿时又陷入那幅画的景致中，“它……令我好熟悉、好怀念，好象……似曾到过……”可是他深信自己的记忆，记忆里自己并未去过那个地方。“所以知道你要来台湾和南风接洽，我就……”柯威志话还未说完，就被他打断了。

“我看不止吧！”这回的台湾之行，除了自己和台湾分行的人知道，也只有口风很紧的秘书知道，而且为了避免他母亲阻挠，他还特别交代秘书千万要封锁一切消息，所以……他双手环臂直视柯威志，“你哪来的消息？”柯威志眼神局促不安的看向旁边，心想，不会吧！连这件事也得提吗？受不了屠力刚强烈质询的眼神，他站起身来说：“好啦，说就说嘛！只不过顺道瞥了目录旁的行程表，又不是故意偷看的。”他知道屠力刚最重隐私，连秋妹妹这个人，他也只闻其人不知其貌，而且还是屠力刚不小心说出来的，这下不小心看了屠力刚的记事本只能任好友宰割了。

屠力刚闻言松了口气，心想，还好不是消息外泄，否则他母亲大人又要闹得满城风雨。

他抿抿嘴，故意调侃说：“阿威，你何时又有迷偶像的冲动？都步入中年了，只不过为了一睹南风的庐山真面目，竟会不顾你工作第一的美誉，放下一切飞来这里。”对他的调侃柯威志没反击，反而长吁了一口气说：“我自己也弄不清楚那股冲动，心底有个声音直催着我来台湾……”他耸耸肩，又说：“也好，来这里顺便帮我老爹找人，一举数得也算不虚此行了，更何况我是Z的经纪人，Z到哪……我当然也得跟到哪喽！”双眸意味深长的盯着眼前的人。

“你……算了，你想当超级保母就当吧！不要拖我下水就好，顺便透露个消息给你，南风也有个保母，能不能见到南风本人，目前尚是个未知数。”说完即打开房门作势请他离开。

“嘿！大刚，这么急着赶人，莫非……想叫妹妹怕我知道？咦，不对，”他摇摇头，又说：“凭你那份痴心，我看是不可能，还是……你迫不及待想去会秋妹妹了？”“你……”屠力刚两眼怒视着损友，真想再揍他一拳。

柯威志见他脸色愈来愈坏，不加理会又说：“我……我说错了吗？还是你什么都不能做，只能抱着秋妹妹的相片入睡。”他走向前拍了拍好友的肩膀，“大刚，够了……够久了，屠伯母这两年对你放松了许多，你该趁此次机会找回失落多年的心。”他沉重的语气一转又说：“嘿！好好休息吧！过两天可得当我的向导哦！”临走前，柯威志突然搥了屠力刚肩头一记，趁他来不及反应前就溜之大吉。

屠力刚紧握的双拳此刻才缓缓放松，阖上门后，身子无力地倒向床，

闭上双眸，往事历历浮上心头……“错了吗？那时该带她走吗？”那一年屠力刚回美后，才发现大哥所发生的意外是他们的母亲一手所造成。

原来，早年丧夫的屠母将希望全放在大儿子身上，一心一意培养大儿子成为家族企业的接班人，因为小儿子年纪较小，就放任他到台湾留学，对于大儿子的生活起居甚至于感情方面，她则是样样插手掌控。会有如此差别待遇，或许是因为大儿子与父亲容貌相似吧！

多年的管束，终于在大儿子找到感情归依时发生严重冲突。就在大儿子不顾母亲的反对，执意要与女友公证结婚当天，母子发生严重争执，屠母失手将儿子推滚下楼，造成儿子重度昏迷，在医院躺了近两个月才转醒，但也造成双脚行动不便的后果。

当屠力刚得知事情经过时，原本很不谅解母亲的行为，但是却在看到他母亲因大哥离家而精神崩溃时，他也只能悄悄挑起重担，一面安抚他母亲一边投入“屠风画廊”的经营，毕竟那是他父亲所创的事业，没理由到了他们这一代就结束。

第一年，屠力刚在公司、家里两头忙，没多余时间与秋怡如联络。

第二年，公司已进入轨道，原本要回台湾接秋怡如，他母亲却怕他一去不返而百般阻挠，甚至不惜以性命相逼，他只好按兵不动，聘请征信社定期报告她的近况。

当时屠力刚常暗自感叹，印象中的父亲常忙得一个月见不到几次面，如果父亲还在世那该有多好，可惜他早早享清福去了。若是父亲看到母亲家教甚严，或许他会在天上大笑说：“好加在，自己已脱离苦海了。”由于受不了母亲的管束，他只能借口到全球各分行巡视，换得短暂的喘息空间，惟独台湾的“屠风”分行碰不得，那是他母亲的禁忌。

前两年，大哥终于肯回来探望母亲，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慢慢转好，他母亲也因而不再常逼他相亲，他则乘机撤换母亲安排在他身旁的眼线。

唉！或许……正如阿威说的，该行动了。

不知小秋现在过得如何？上次收到的报告上说她将回台湾了，她回来了吗？是否会回那里呢？屠力刚脸部刚毅的线条想到这柔和了许多，微扬的嘴角好象他已回到甜蜜往日，渐渐的，呼吸愈来愈平稳……这一夜，他和衣而眠，沉入过往云烟。

6

电影院前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远远只看见两个瘦弱的身影挨挨挤挤，硬是挤往与入场人潮相反的方向，费了好些工夫才得以脱离拥挤的人群。

秋怡如轻拍胸口，用力吸了几口气，“哇！总算脱身了，差点儿透不过气……早知如此，刚才就该顺你的意，当屏幕一出现结束的字眼马上就冲出来，不该贪看男女主角相拥的画面，待到结尾曲都播完了才出来。”一旁的红小君则是一副“老神在在”的模样，好象对这种状况早已司空见惯没啥大不了。

看秋怡如的喘样她抿嘴一笑，“现在还好，如果你是看下午那一场，可

就不像这次那么简单就能挤出来了。”“什么……你说这样还算简单？！”她不由提高音量抗议。

红小君点头说：“嗯……根据我以往的经验，确实要费上更大的工夫闯上一闯才出得来，不过……今天有你帮忙开道，我倒是轻松不少。”“小君，听你这么一说，你该不会……不但常来，而且身经百练不下数十回，才能一副稀松平常的样子吧！”她忍不住说出心中的怀疑。

红小君腼腆说：“其实……我之前会事先告诉你，一出现结束的字眼就得冲出来的原因是……是希望你能比我理智，时间一到你就会爽快的拉我冲出去，这样我才能去下不舍的心情，乖乖和你一道走，谁知道……”秋怡如闻言忍不住调侃她说：“原来你的闯功是凭实力得来的真功夫呀！呵……那你是如何找到这家电影院的，居然看两片只要一百元，跟台北市的电影院一比，台北市的票价简直是天价嘛！”“这事说来话长。”她一点也没有说的意愿。

见红小君不谈此事，秋怡如心想，这事铁定有甚古怪之处才令她不愿张扬，这……这怎么行呢？她可是自己的好朋友耶！朋友有福同享，有难大伙儿一起笑笑就算了，不是吗？她眼珠子一转突生一计说：“小君，真是谢谢你的好康倒相报然这家电影院放映的都是之前的热片，但就算是想再看第二遍，回味一下也很划算，更何况……这些片子都是我一直想看却还没有时间去欣赏的片子，更是让我省了不少钱。以后有空更能常来这家电影院，好弥补这些年忙得没空看电影的精神损失呢！”呵……米汤灌够了吧！

红小君挑了挑眉望着她，心里不禁纳闷她今天怎么如此……不过被她这么一说，自己好象对她做了件相当有益的事，虽然今天拉她出来的主要目的是晚上那档事，可是能提前听到她的感言也不错。

“这会儿总算知道感激喽！不知是谁哦……早上还怪我太早叫她起床呢！”不乘机糗一糗她太可惜了。

秋怡如撒娇的轻拍她的肩说：“唉哟！人家是想难得假日嘛，没事当然多睡点儿美容觉补眠呀！早知道有这种便宜事，不用你叫我起床，我反而会梳妆打扮好，在你房门口等你起床呢。”红小君睨她一眼说：“哟！这会儿又怪我没早点儿告诉你……”“哎呀！人家我可没这个意思哟！”她嘴里虽讲这样，却显露出一副“这种事早该提了”的表情。

“你……”她意欲反驳。

“我……我真的很感谢你带我来这里，真不知道你是如何找到这种地方？”不错吧！

这下子不但能堵住你的反击，又能套你的话了，秋怡如想，然见红小君没反应，她又下了一道料说：“小君，你真厉害耶！连这种偏僻地方，你都找得到这种高级的精神享受，却只需低廉的花费。”这小妮子真行，明褒暗贬，嘿！我就大人有大量饶了你这个小人，没错，她的年龄原本就比我小，当然称为小人喽！呵……看红小君那一脸窃笑样，她知道眼前的人八成又想到损人的事，“小君，你怎么净是一脸贼笑，难不成你找到这家电影院的过程很好笑吗？说来听听呀，也分人家开心一下嘛！”呵……看你这回往哪钻，两件总得挑一件讲吧！秋怡如在心中奸笑着。

红小君闻言，收敛嘴角的笑容，“这……呃……其实过程也没啥大不了的，只不过有一回我到五股的工厂洽公，回来的路上恰巧遇到塞车，只好另觅其它出路，结果……不小心迷路了，车子不知不觉开到三重来了，才会无

意中看到这家电影院。这只能怪我不常开车，对路况不熟，再加上难得能开老板的跑车，一时兴奋过头就冲错方向了。”“呵……没想到你是因为迷路，才发现了这家两片一百元的电影院，不错嘛！”她闻言不由嘟起嘴，脱口说出自己原本不想讲的部分，“什么不错？那天为了下车看清楚招牌上写的票价是否正确，结果……车子却被吊走了，那天可是损失了一大笔银子耶！”说完才发现自己嘴太快了，唉！算了，讲了就讲了，她又自嘲说：“后来为了弥补前亏，每当有新片上映，非得忍到这家有放映时才能来解解馋。”秋怡如没想到红小君几年不见，性子还是依然如此纯真，她笑了笑说：“好了，这会儿电影也看完了，下午有何计画呢？”嘿……总算轮到我算计你了！她故意侧头想了一下，说：“我们先填饱肚子再研究要去哪？不过……我听说今晚中正纪念堂的音乐厅有……”秋怡如兴匆匆接下去说：“有三大男高音的演唱会对吧！”想到这件事，她不由得两眼发亮，期盼夜晚早点儿来临。

“噢，你也听说了呀？”这下不用她多费唇舌了。

“呵……待在杂志社最大好处，就是永远有第一手的艺文消息。”秋怡如原本轻快的语调一转，“哼！原本可以拿到几张免费的公关票，没想到却全被那个老头扣住了。”“好可惜哦！”“还好他们这回的演唱会有做户外转播，所以只要人到了中正纪念堂，就能欣赏到三位大师的风采及他们宛如天籁的歌声。”她神情愉悦的说道。

“看你兴高采烈的模样，莫非你早已打算去听三大男高音了。”她语气有丝不满。

她没察觉到红小君语气中的不满，回答说：“对呀！所以……”红小君闻言故意板着脸说：“所以你原本打算今晚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自己则跑去洗涤心灵，对吗？”此时她心中已有些不快。

秋怡如这时才察觉自己乐极生悲，话讲得太直接了。她支支吾吾说：“这……我只不过想……你原本就不太爱听这种音乐，所以就……没跟你提了。”唉！秋怡如在心中叹了口气，早知道她会这么小心眼，前几天就该礼貌性的询问她是否要一道前往。

红小君原本因天书未显现出秋怡如已欲自行前往目的地而有丝不快，见她此刻一脸心虚状，不由噗哧一笑说：“所以我们该快点喂饱肚皮，再到闹区逛一逛，等时间差不多了，就转移阵地到中正纪念堂挑个好位子，晚上哩，就可以倘佯在月光下，聆听悠扬的歌声。”见她一脸气吁吁只能怒视不能反击，红小君不禁大乐自己终于扳回一城，以报她刚才计诱自己泄底的仇。

“你要我！我还以为你真的生气了，没想到……算了，看在你愿意陪我去的份上，不和你计较了。”是自己错在先，这回只好作罢，不予以反击了。

“真是谢谢你肚里能撑船，不和我计较。不过何时能替我也装艘船，我肚子已经咕噜咕噜抗议了好久。”红小君伸手摸摸自己咕噜作响的肚皮。

“呵……我的船早支离破碎喽！这回可也得装艘进去……”秋怡如双眸突然一亮，“小君，你看我们去饭店喝下午茶如何？价位既便宜又能大快朵颐，而且……”“而且不要浪费时间了，从这里到饭店还要花点儿时间，而下午茶顶多到五点就结束了，所以快走吧！吃完再散步到中正纪念堂刚好。”秋怡如笑了笑说：“看来你想的和我想的是同一家饭店，那还不快走！”她拉着两眼发亮的红小君加速移动脚步。

呵……这回是你自投罗网的哦！我可没算计你哟！红小君嘴角扬起一抹贼贼的笑意。

台北某饭店自助餐厅一隅，坐着两位举手投足皆受众人瞩目的男士，瞩目原因不外是他们的外表太养眼了，一位是粗犷中充分展现出狂野的帅气，另一位则是冷郁里透露出刚毅的性格。

平常难得一见的旷世帅男，这会儿一下子冒出了两位，平常叽叽喳喳的女士们，当然静悄悄拉长耳朵睁大双眸，专心倾听帅哥们聊了些什么话题，欣赏美景之余还不忘想找机会攀谈。

只是可怜了厨房里的大师们，正百思不解今天的上菜速度怎么比平常慢，不禁怀疑是否是自己的手艺变差了，令客人没胃口？浑然不觉外场的客人们，早因有了冰淇淋而忘了他们的呕心沥血之作。

“大刚，你不是不喜欢吃这种自助餐吗？怎么今儿个突然想通了？”他语气有丝不解。

神游往事的屠力刚因柯威志的话打断他的回忆，神情有丝懊恼，低头吃了口食物才说：“因为这里是台湾。”“噢！有何不同吗？怎么……我吃起来感觉相差无几呀！”听了他的说明柯威志更是糊涂，食物不是都一样吗？因为台湾有她呀！他和秋怡如曾踏遍台北市各大饭店的自助餐厅，这里有她最爱的下午茶，或许，他是希望能有这么点儿奇迹，能与她不期而遇，才会选择在此投宿吧！

柯威志见他一言不发，不愿自讨没趣再追问下去，改说：“画廊送来的那两张票你真的要找我一起去吗？平常未曾听你提过你喜欢三大男高音的歌喉，否则……此刻柯威志叨念的声音已无法传入屠力刚其中，只因他正极力用目光梭巡那个让他尝尽相思之苦的人儿。

真的是她？她穿著一身米白色系的粗条线衫、棉质长裤，颈项则随意扎着一条浅色系的方格子领巾，噙着愉悦的笑容，踩着轻快的脚步，一如往昔朝他走来……“大刚……你在看什么呀？怎么看得两眼发直？”他顺着好友的视线转过头望去，“哇……她的衣服怎么和你今天穿的这一套相似，好象是情侣装哟！”是呀！是一套情侣装没错。这是最后一次和她逛街时买的，可是却因两套一起买价钱才能杀低，她左弯右拐硬是要他也买才行。

想到这里，他嘴角微扬扯出一抹笑容，可是却在她擦身而过时，笑容顿时僵住了，心想，她怎么没看到我。

“难怪你会看得两眼发直，那位小姐的长相不俗哦！她看起来才十七、八岁还很有发展潜力哟！可惜你已经有了秋妹妹……”虽然屠力刚不知道她是故意或是真的没看到他，但是两人总算有了开端，这种猜疑已经不重要了。溢满幸福感觉的他，心里突然有了个决定。

“阿威，我收回之前的邀请，音乐会我自个儿去听。”他心里多加了一句，当然还有她喽！

“哇……这位长发妹妹也长得……你……你刚才……”他睁大双眸，不敢相信屠力刚的转变，“你是说……你打算带着两张票，独自一人去听演唱会？”他神情愉快的说：“嗯，没错。”柯威志无法理解他为何改变了主意，更想不出为何才一刹那他就变了个人，原本冷郁的神情已逐渐融化，好象被某种……他也说不上来的感情取代了，好象是累积许久的熔浆即将爆发般的感觉，不禁纳闷着刚才有发生什么事吗？怎么他一点儿都不知道呢？更诡异的是才三两下，客人已走了一大半，视线所及只剩一群王老五，及硕果仅存的那一位女客人。今天到底怎么了，怎么大伙儿都如此怪异？他不再叨念个

不停，只想尽快填饱肚子好离开这个怪异的场所。

餐厅的另一隅红小君噙着一抹诡异的笑容走向座位，当她看到秋怡如时，那一抹窃笑顿时隐没。

她放下手中的餐盘，“怡如，今天这里怪怪的，不但没人排队等夹菜，而且刚才还有一大票女人抢着买单，还不约而同念着‘待会到哪做造型好呢？什么衣服才适合听演唱会？等等类似的话。”红小君原本慢条斯理打开餐巾的动作待话一说完，立即拿起刀叉快速进攻盘中美食。

秋怡如早已将刀叉舞得不亦乐乎，口齿含糊不清说：“太好……了，这下能吃……得更……畅快。”“说……得也……对。”品尝口中美食比较重要，哪有闲时管他人闲事。

两位娇小可人的弱女子，来回不停穿梭于各个吧台间，完全无视于他人讶异的眼神，掠夺了数盘战利品。

许久……红小君瘫靠在椅背上，说：“嗯……不行了，这已经是我最大极限。”可惜服务生陆续将空盘收走，否则还可算算有没有破以往的纪录，没办法，今天太畅行无阻了，哪来多余时间去计算。

秋怡如动作优雅的拿纸巾轻拭嘴角油渍，斜睨了四周一眼，“也罢！就到此为止，虽然肚里还有多余的空位，但是被数十道没礼貌的视线盯着，胃口就没了也懒得再动。”“可不是嘛！那一道道大为小怪的视线，好象说女孩子不该、也不可能吃太多东西，笑话！如果真是这样，自助餐业、减肥业不都得关门大吉了，台北街头的一般餐厅业不就门可罗雀等着关门了。”她吸了一口咖啡帮助消化。

秋怡如颇为赞同说：“嗯！不止如此，医院的生意可能也会大起大落，不过可能会造成色情业蓬勃发展。”“咦！这话如何说？”“抬面上的正当场所没了，当然转到抬面下活动，结果可能导致无数家庭破碎，空中布满无药可治的病毒，之后就……”“你该不会说就……给它灭亡了吧？呵……天呀！你还真能瞎掰。”她不敢尽兴笑，怕把嘴里的鸭肉给笑了出来。

秋怡如一副“信不信随你，信我者得永生”的表情，“要不要走了？免得在这里当别人的观赏物。”她眼神不屑的瞟了四周一圈。

红小君板起脸，对那些流口水的视线白了一眼，“真是的，想吃不会自己去夹呀！”伸手作势请服务生过来。

服务生见状缓缓走过来，“小姐，请问需要些什么吗？”她客气的询问。

她抿嘴忍不住发噱，“麻烦你，我们要买单。”“请稍候。”“呵……”红小君等不及服务生走远就笑出声。

“小君，你是不是想告诉那位服务生，我们需要一面屏风，好挡住那些不礼貌的注视？”见红小君点头，她不由噗哧一笑。“呵，你和我真有默契，我想的是挡水墙，好挡住泛滥的口水……天呀！肚子有点不舒服，刚才笑太用力了。”秋怡如伸手安抚肚子的阵痛。

服务生心里纳闷，自己刚才有说错话吗？怎么那桌的客人笑成了一团，待她们恢复正常才走过去。

“小姐，你们的帐单已经有人买走了，而且他还托我们转交一封信给秋怡如小姐，请问你们哪位是秋小姐？”她忍不住猜测到底是哪位小姐能得到那位帅哥的青睐。

“咦……”会是谁呢？她语气迟疑说：“我是秋怡如……请问是谁买的

单？”服务生顿了一下，才说：“是一位先生买单的，看他签的名好象是姓屠，这是他要给你的信。”她将手里的信递给客人后随即离开。

红小君盯着她手里拿的信，“奇怪……会是谁帮我们结帐买单……噢！不对，该说是冲着你的面子才请的客……会是谁呢？”红小君说出了秋怡如心中的疑惑，她毫不犹豫动手解开谜底，从封套里抽出了一张票。

呵……他的手脚真快，终于开启了你们俩停顿已久的命运之轮，红小君瞄了瞄眼前的人。

她故作讶异状说：“咦……这不是今晚那场音乐会的人场券吗？”她眼神直盯着秋怡如看，不放过她脸部任何表情。

秋怡如眼神不解的望着她说：“奇怪，会是谁呢？我不记得有看到认识的人影呀！”

而且那么巧，他怎么知道我们今晚打算去哪呢？可是怎么只送一张门票？”她顺着秋怡如的语意说：“是呀！满巧的。不过管他的，既然有人送票你就去听嘛！”

反正是在公共场所，就算对方有任何不轨想法，谅他也不敢在众目睽睽下对你有所不利，况且你不是很想进会场里聆听吗？”“可是你……”秋怡如犹豫的盯着她看。

她潇洒的笑了笑说：“我正好回家看卫视中文台那一部连续剧，反正我原本就对那种艺术歌曲兴趣缺缺，你就放松心情好好享受一下吧！只要留意自己周遭动静，一有状况立刻大声疾呼，和台上的声音分庭亢礼就行了。”

“你……唉！只有一张……”“好了，傻丫头，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要再犹豫不决了，有机会就要好好把握。”红小君别有深意盯着她看，突然语气一转，又说：“况且我今天沾了你的福气，免费捞了一餐，你就不用对我愧疚难安了。”“你哟……不知收了人家什么好处，净是鼓吹我去，既然如此我就不理你了，自己去享乐了。”秋怡如故意拉长语气看看她会有什么表情，结果大失所望，她依然一副“要不要去随你”的调调。

她俏皮的说：“秋小姐，那就请便吧！需要我当护花使者送你去吗？”“谢啦！我自己散步过去就行了，拜拜！”红小君望着她逐渐离去的背影，露出一抹欣慰的笑容。

没想到你们俩的缘分竟那么深，不需我大费周章让你们在老地方巧遇，却提前在这里……呵……还真是巧呀！

开演前十五分钟，她进入会场按号寻找座位，“不赖嘛！这个位子视野满好的，呵……听音乐好象不需要吧！”她不禁对自己看电影时的习惯动作在此展现感到好笑。

她将身子滑入座位，好整以暇翻阅曲目简介，直到灯光渐暗，她才抬头望向舞台，放松的将身子往后靠，准备好好的欣赏这一场飨宴。

霎时，眼前闪过一个黑影，身旁的空缺被填补了，暗淡的灯光无法看清他的长相，依稀只能看出他是名男子。

此时脑海里突然浮起红小君的玩笑，她不由得用眼角余光留意两旁的人，左边的女子好象是和友人一道来，而右边的他……好象是独自一人。

她感觉不到他有丝毫不良意图，应该不会是……霎时，他的气息向她罩来，她屏息对着他，心想，不会吧！他应该不是……看他弯身捡东西，她松了口气，倏的，他的大手向她伸来，她倒抽了口气，却看他递过来一本简

介，她瞟一眼自己早已空无一物的双膝，原来他是帮她拾起不知不觉中滑落到地上的简介。

秋怡如接过他递来的简介，咦……为何这个动作好象似曾做过？看着他缩回去的手，自己有股冲动想握住它，好象它能给她温暖似的。

他特有的男性气息虽只是短暂滞留了一下，却令她感到有股熟悉的感觉，好象她曾浸渍在那股气息中，一股燥热从耳根蔓延开来。

此时音符乍响，她才注意到表演者已然上台，不由收敛心神专心于舞台上的演出，随着演出者浑厚的歌声，优游于各个音符间，心中的种种疑问早被跳跃的音符撞到九霄云外。

“啪！”如雷的掌声乍起，充斥着整个空间，现场灯光全亮，亮起了中场休息的开端。

“三位大师们今天的声音状况不错，有达到他们平常的水准。”邻座男子语气充满评论意味。

她颇为赞同的附和他的论调，“嗯……”突想，为何觉得这样回答是天经地义的事呢？倏的，秋怡如转头望向他。

被柔和灯光所笼罩的他，有一头微卷的短发，浓眉底下是深邃的乌眸及英挺的鼻梁，刚毅的嘴唇正一阖一开……天呀！自己是怎么了？像着了魔似的直盯着陌生人看，连他在对自己讲话她都没知觉。

“看来你对这场音乐会很满意喽！还好票是送给你，不是……”她闻言不禁惊呼，“什么……原来票是你送的，先生你如何称呼，怎么会将票送给我呢？”没想到竟是眼前这位陌生人送的，她无法理解他送票的动机。

被她一问屠力刚不由愣住了，眼神难以置信的直捣她的眼底，试图寻找一丝毫的伪装，却只看到了一连串的疑惑。

他的眼神好象要把她看透似的，换作平常她对这种肆无忌惮的视线，只会心生厌恶，此时自己却不能理直气壮的反击，反而好象有些心虚。

他那一道难以言喻的眼神像是在询问，又像是在指责她为何不认识他，可是她真的不认识他呀！

凭他出色的外表，如果自己见过理当记得，没有道理完全没印象呀！可是却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或许经由他的名字能唤起自己的记忆吧！

秋怡如再度询问：“先生，你方便告知我你的大名吗？我不记得自己认识你呀！”讲到最后，声音宛如喃喃低语，她又再一次过滤脑子里的记忆。

每当她努力搜寻记忆时就是这副模样！见她侧着脑袋瓜子陷入苦思状，他由心坎底发出了一抹凄凉的叹息声，难道自己不值得她深藏在内心深处吗？听到他的叹息，她心头没由来得紧揪了一下。

“我叫屠力刚，屠夫的屠，力量的士，刚强的刚，你可以直接叫我阿刚或名字都可以。”他不放过她脸部的任何一个表情，希冀能从中找到一丁点希望。

“原来是屠先生，请问……你我素昧平生，怎么会突然送我入场券呢？”看他恢复了正常神色，秋怡如终于松了口气，把憋在心中的疑惑问出。

从她清澈透明的双眸里，只看到一堆问题，完全不见一丝伪装，难道自己的名字地无法勾起她的回忆吗？还是自己认错人了，不可能呀！她的一颦一笑分明就是他日夜所思的人儿呀！

他不死心的说：“直接叫我阿刚或名字就好了，不用那么客气还称先生。”“这……不太好吧！”她神色有些犹豫。

他闻言心凉了一半，自己深情以对，她却……唉！情何以堪呀！

见他近乎绝望的表情，她忍不住改口说：“好吧！那我就不客套了，直呼你阿刚好了。阿刚，我见过你吗？你怎么知道我就是秋怡如呢？”听她自报其名也唤他以前的叫法，一股热流暖了心头，看来只好先攀好交情，以后再找机会寻求问题的症结吧！

他拿出了一张名片递给她，笑了笑说：“说来也真巧，这次是来台湾的分行接洽公事，下午在餐厅用餐时，视线起初是被你和我相似的衣服所吸引，后来才认出你来……前几年我曾在日本见过你，当时你正忙着和一位画家交谈，而我则是和那位画家约在贵公司碰面，事后从那位画家口中得知你的名字，不知不觉就将你记下来了。”以自己当时在日本工作的内容看来，是有这种可能性，她想，“原来如此，难怪你认得我，找却不认识你……其实今天我原本和朋友就有打算来听户外的转播，没想到却接到你送来的票，还让你破费请了我们一顿，真……”“那对你朋友真是过意不去……只送了你一张入场券。实在是因为画廊只送了我两张，我在这里没朋友，刚好又在餐厅认出你。当时想，或许你会喜欢这类型的表演，才想将多余的票送给你，毕竟把这种票浪费掉太可惜了，没想到……”“还好啦！我朋友她对这种音乐原本就兴趣不大，说要来也只是为了陪我来罢了！”

对了，差点儿忘了向你道谢。”秋怡如站起身来，慎重向他鞠了个躬，“阿刚，谢谢你送了我这张票。”屠力刚连忙起身制止她弯腰，“小秋，你太客气了……”见她愕然的表情，他才发觉自己失言了，“呃……我可以称呼你小秋吗？”她虽然觉得突兀，但心里不知为何还满喜欢这个称呼，“没关系，你顺口就好。”“小秋，你是怎么喜欢上这类型音乐的？”这个问题虽然以前他曾问过她，但他忍不住想再度印证她的答案是否同以前一样。

“嗯……在我的记忆里，该算是听了我的收藏的那张 CD 起呢！”她顿了一下，又说：“当时被 A Love Until the End of Time 这首歌震撼住了，才注意到这首歌是由 Domingo 和 McGovern 所合唱的，进而对 Domingo 的唱腔产生了兴趣，因而开启了对艺术歌曲的喜爱，后来……”一提起了她的兴趣，不禁话匣子大开，尽情讲述自己的最爱。

没错呀！她确实是因这首歌产生了对这类型音乐的兴趣，可是……从她的语意听来总觉得有些怪怪的，听她侃侃而谈，他只好将心中的疑惑暂搁一旁，加入她的谈话中，交换一些彼此对古典乐的心得，直到下半场的音乐响起。

多位衣冠楚楚的女子在音乐厅门口留连忘返，个个伸长了粉颈极力探向出口，为的不是一睹大师风采，而是希望盼到那位占据她们心头不去的旷世帅男，当众家美女终于盼到她们心上的那块肉，却不约而同……一掬心碎泪。

他和她彼此有说有笑手牵着手走出会场。

“阿刚，我们不是最后出来的吗？怎么还有那么多女人在门口徘徊呢？而且她们的表情好奇怪哟！”秋怡如低声询问身旁男子。

在屠力刚眼里只有她，哪愿管别人闲事，胡乱编了个理由说：“可能是没见着她们的偶像，所以心情不好吧！”“嗯，或许吧！”她望着他，嘴角绽出一抹灿烂的笑容，“阿刚，谢谢你陪我度过这个美好的夜晚，我们就此道别吧！”她欲抽回被他握住的手。

看她那朵如芙蓉出水般的笑容他痴了，浑然不知她说了什么，当他察觉手中柔荑欲抽走时，本能的加重力道。

痛觉从被紧握的手传来，使秋怡如不由得惊呼，“啊！阿刚你握得我的手好痛哟！”她的惊叫声使他回过神，才发觉到自己的失常，“呃……抱歉！

有没有捏疼你？”连忙低头查看被他捏红的手，不舍的说：“糟糕！

被我捏红了。”他轻抚她的手。

“呃……算了，没关系啦！时候不早了，我也该走了。”他亲密的举动令她心头产生异样。

“这么晚了，我送你回去好了。”“不用了，我家离这里满近的，一班公车就到了，谢谢你的好意。”虽然和他很谈得来，但是才第一次见面，总不能让他摸清自己的底吧！

见她不愿，屠力刚不敢勉强她，只好说：“那我送你到公车站牌好了。”“嗯……谢谢你。”再推拒就说不过去了，反正她也满希望有人陪她走这段夜路。

月光将两人的身影拉得长长的，地面上的人儿依然手牵着手，偶尔低语私谈，缓缓步出中正纪念堂的广场。

7

“叩叩”一阵敲门声响起。

“进来……”“老板，待会儿九点三十分你有一场周报在大会议室举行，十一点要接受 M.B 杂志社的访问，下午一点三十分则……”红小君拿着一份行程表，将今天所有行程一一向她的老板讲述一遍。

坐在办公桌前的人听完行程后，缓缓抬起头，推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说：“小君，不是说好不叫我老板的吗？”她慧黠的双眸闪着亮光，说：“老板——这个称呼可是叫得名副其实的哟！”见老板没好气的白了她一眼，她抿嘴憋住笑意说：“真的嘛！你每天穿著打扮得“老”气横秋，又时时刻刻“板”着一张脸，不叫你“老板”……那太浪费这个名词了，嘻……呵……”红小君终于忍不住笑了出来。

“你哟！古灵精怪一个，亏你解释得出来。”她无奈的摇摇头，又说：“每天免费让你消遣，就当是公司给你的福利好了，年终……”“哇，“老板”，像你如此英明睿智的精英，理当不曾违反公司明文规定的人事规章，私扣你劳苦功高的员工们一个子儿吧！”看老板哑言无法反驳，她见好就收，临走前又说：“风大老板，请你注意一下时间，已经快九点三十分了哦！”“小君……”“噢？”身后的呼唤使红小君收回放在门把上的手。

“我私下托你的那件事……”她不确定的问。

红小君拍胸脯保证说：“你放心，我口风紧得很，不会向不相干的人泄了你的底，一定会帮你办得非常满意妥当的。”呵……让你后半辈子高枕无忧，顺道让她解开情结，呵……一箭双鹄！

“那就麻烦你了。”她放心的松了口气。

红小君嘴角漾起一抹得意的笑容，说：“不麻烦，怎么会麻烦呢？”见

老板询问的眼神，又说：“老板，如果没其它事交代，可否移动你尊驾，打道前往大会议室呢？”“哦！是该走了……”红小君不由庆幸，还好自己转得快，否则就露出马脚了。她赶紧回座位拿了一本会议记录，跟在老板身后走出办公室。

秋怡如来到位于十七楼的风氏企业总经理办公室时，红小君正在整理刚才开会的记录。

“嗨！小君……哦……你在忙呀！”看红小君的手指正飞快的在键盘上舞动，她径自走到一旁的椅子坐下来等。

“OK！大功告成……”她松了口气按下存盘键，随即起身走向秋怡如。

“怡如，抱歉！刚才正好敲到最后一段，没和你打招呼！”在她身旁的空位坐下。

她伸手搭着红小君的肩说：“嘿，小君，怎么你在工作场所和在家里不同？怎么……变得那么客气，竟会说出抱歉的字眼，还真让我一时无法适应。”她出手偷袭捏了秋怡如的腰，“呵……既然你有被虐待狂，理当不介意我对你动手动脚。”外加用鬼计吧！她在心里多加了一句。

“唉……你……”“我怎么了？非要人家恶言恶语对你才能适应的人，可是你不是我哟！”见她做势要敲过来，红小君连忙语气一正说：“入境随俗哟，这可是我工作守则里的头条哦！”秋怡如咬牙切齿硬扯了一抹笑容说：“是、是，亲爱的秘书小姐，既然进了贵公司，只有任你宰割的份，免得被你挡驾，见不了我今天的受访者，是吗？”“这可是你说的，身为秘书的我……可没这个意思哟！”她顿了一下，又说：“我的工作守则上，可是真的有‘入境随俗’这一项哦！”否则如何能融入你们的生活，‘尽力’玩……呃……帮你们呢？”“在别人的地盘上不得撒野”也是秋怡如的工作守则之一，她只好投降说：“不和你抬杠了，现在方便进去访问风小姐吗？”“你等会儿，我进去通报一声。”红小君说完随即起身前去。

没多久时间，她即带领秋怡如进入总经理办公室。

办公室里一室梨木家具，古意盎然中穿插了几件尖端科技的产物，两者在搭配上看起来并不突兀，由此可见主人的巧思一斑，能想到利用绿色植物，巧妙的将两者极为融洽的连成一体。

“老板，这位是M·B杂志社的秋怡如……”红小君替两人做了简单介绍后，随即转身去准备饮料。

偌大的办公室里静悄悄，只有两人的呼吸声及两道打量彼此的视线。

原来她就是电子零件业新起的黑马——风昭男，奇怪，她不是和自己年龄差不多吗？怎么一副看起来年龄宛如三十好几的中年女子，会是因为那一套灰色系的套装吗？秋怡如脑筋飞快的推敲着。

风昭男望着眼前的女孩。咦！红小君不是说她和自己年纪差不多吗？若不是她身上那一袭充满秋天味道的合宜打扮，单看她的脸蛋儿……简直是位只有十七/八岁的小女生……秋怡如首先划破彼此间的静默，说：“风小姐，你为了维持形象，每天得做这番打扮，真是难为你了。”她大胆说出自己的揣测。

风昭男盯着眼前这位宛如小女生的女人，讶异她竟一针见血说穿自己的伪装，不禁佩服她不同于单纯外表的敏锐观察力。

她冰冷的嘴角逐渐溶化，淡出了一抹若有似无的微笑，“没想到……才

见面就被你看穿了，怡如……呃……我可以直接叫你怡如？”她见秋怡如微笑首肯，又说：“怡如，我们坐下来聊吧！”两人随即移向一旁的会客区坐下。

“风小姐，先谢谢你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这……”她作势打断秋怡如的感言，说：“怡如，不用那么客气，说来我们的年纪也相仿，不如你直接叫我阿男好了，我的朋友不多，如果你不嫌弃，我们就做个朋友吧！”秋怡如闻言心情大乐，“呵……阿男，你正好说中我的心意，我原本打算公事谈完再提……没想到却让你先下手了。”难得那个老头帮了她一回，让她多了一位朋友，秋怡如心想。

风昭男对于秋怡如能在瞬间即看穿她的伪装，不由得感到好奇，“怡如，你是从何得知我这一身打扮是故意伪装的？在这之前只有小君能一眼看穿而已，没想到你也……是她告诉你的吗？”秋怡如从容的笑了笑说：“那倒不是，小君平常只提过你做事常有独到的见解，那时就很想一睹你的庐山真面目，恰好上头丢了这件 Case 下来，才让我有借口前来看一看小君口中的你，及这一间别有风味的办公室。”她顿了一下，又说：“其实我是从你的打扮及这里的装潢猜出来的。”风昭男低头打量自己的穿著，心想，今天和平常没甚两样呀！她疑惑的问：“怎么说呢？”秋怡如噙着笑回答说：“一般来说……如果工作较繁忙的女性，她通常会将头发剪短以便整理，而你，繁忙的工作量不下于一般上班族妇女，可是你却只是将一头长发挽起给了个髻。”她聪慧的眼神向四周巡了一圈，又说：“我曾听小君提过，这闲办公室是你亲手布置的，而从你将植物巧妙的摆设看来，不难发觉属于你女性温柔的一面，综合以上两点，我才大胆推测，你的这一身打扮是为了某种目的所为，我猜对了吗？”虽然对自己的推测有八成左右的把握，仍不免想得到正确的解答。

她赞赏的眼神盯着秋怡如，“没想到，你和小君的论点几乎……大同小异，没多大差距，看来你和小君是物以类聚……”“哦！说我和谁物以类聚呀？”抗议声从门口传来。红小君端了两杯咖啡走进来，分别放在她们前面的茶几上。

风昭男笑了笑说：“还有谁呢？就你红小君和秋怡如把我辛辛苦苦的打扮给看穿了。”她端起咖啡啜了一口。

“老板，你那套三脚猫的功夫，哪能骗得过我们两位称霸黑白两道的武林盟主呢？你们继续，我不打扰了。”红小君说完随即拍拍屁股走人。

秋怡如摇头叹了口气，说：“唉！阿男，请勿见怪，此女家教不严。”“原来你们是名副其实的‘损’友呀！呵……”一阵低笑从她双唇间逸出。

风昭男见她们真挚友谊的流露，不禁感叹自己未曾交过像这样的知交。想到这里，她的笑容渐敛，叹了口气说：“两年前刚接手我父亲的公司时……”她不由得侃侃而谈自己初接手时的种种阻碍。

秋怡如按下录音机，录下电子业界众人啧啧称奇的女强人，如何在男人天下中扩展自己疆土的过程。

“小君常说我爱板着一张脸，其实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呀！”她无奈的抿抿嘴。

“哦……又被我捉到了，是谁在说我坏话呢？”红小君无声无息从旁边蹦出，令她们两人都吓了一跳。

秋怡如叹了口气说：“你哪来的坏话让我们说呀！”睨了她一眼，又说：“莫非，你做了什么坏事怕人知道，才……”红小君闻言迅速往她肩头敲了

一记，“怡如，还亏我们是生死相交的好友，你怎么可以如此对我？居然诬陷我这个拥有完美品德的人会去做坏事。”“是呀！是玩‘唇枪舌战’的品味很高，常‘没’有道德的设计别人的完人。”秋怡如优雅的端起杯子啜了一口咖啡。

咦！怎么被她说对了大半？这小妮子嘴皮愈磨愈利，她真该感谢我对自己的磨练。

“真是感谢你对我的推崇……”风昭男兴味浓厚的观看她们的唇枪舌战，不禁羡慕起她们友谊的建立方式。

红小君见老板钦羡的眼神，忍不住拉她加入战局，“老板，你倒是评评理，以我平常的为人，哪有可能像怡如说的那样嘛！”被红小君突然点名，她一愣，“我……”脑筋一转立即说：“我好象……也是你魔手底下的受害者呀！”红小君闻言哇哇大叫，“哎呀！太过分了，你们居然联手……我不过是进来提醒你们要不要边用餐边谈，却被你们说得如此不堪……”哼！能让我设计可是你们的福气耶！说什么受害者……该改成受益者才对呀！真是惟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她在心底不平的想着。

风昭男瞟了一眼手表，望着秋怡如说：“都快十二点了，不如我们一道去吃饭吧！”“OK！我原本就打算和小君一道用餐，这会儿多了一位战友帮我，嘻……更能帮助消化。”秋怡如眼神有意无意瞟了红小君一眼。

鹿死谁手尚未得知，既然你说我玩的品味很高，呵……待会儿就让你们领教一下我的玩兴，呵……红小君双眸乍亮，嘴角扬起一抹得意的笑容。

风昭男见这两个女人都面露不怀好意，迫不及待想瞧瞧她们待会儿的交战经过。

“北方小馆”外表并不起眼，探头往里面一瞧可是座无虚席，再从每桌所剩的空盘子数量看来，菜色的好坏可见一斑。尤其是坐在角落里的那三名女人，更是拿了十多个空盘子放在桌子底下，好让桌面能有多余空间放新端上来的佳肴。

“呵……今天收刮颇丰，不但完成了老头交代的访问，还免费捞了一餐，看来，今天铁定是黄历上的好日子。”秋怡如心满意足的啜了口杯子里的龙井。

风昭男瞟了一眼她们这桌的空盘子，笑了笑说：“我还以为会听到精采的辩论大赛，没想到你们是‘唇枪舌战’主义的奉行着，不但比话还比吃，呵……从未见过像你们这样的女人。”“老板，你的功力也不差呀！少龟笑鼷无尾了。”红小君拿起纸巾轻拭嘴角油渍。

秋怡如噙着笑说：“阿男，没想到你也是美食一族，下回有空到我家再比比画。”

不过……先说好哟，使用者付费哦！”红小君眼珠子一转，连忙谄媚的说：“老板，你一定要挑个假日来，一整天的时间才够吃……用，怡如的料理可不输你今天所吃的食物哦！当然喽！我一定会提供你最佳咨询，指点你要点哪几道菜，保证会让你赞不绝口，三不五时黏着怡如做菜请你吃。”可不是吗？如此才有更多机会吃到美味佳肴，否则以后……呵……不乘机多吃点儿怎么行呢！她暗暗忖道。

风昭男讶异说：“咦！怡如，没想到你是位料理高手，听小君这么极力推荐，还真等不及到你家叨扰了。”“没问题，随时欢迎你大驾光临。”她爽快的答道。

“老板，差不多该回公司了。”“嗯，也好。”一行人踏出店门不过才走了两三步，就见红小君涨红了脸蹲下身子哀嚎。“嗯……哦……好痛！”“小君……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小君……你站得起来吗？”风昭男和秋怡如一人一边，扶小君站起身来。

“嗯……我肚子突然好痛哟！可能是吃太多了……”她苦着一张脸，断断续续说出原因。

“那怎么办？”“我看先送她去医院好了，怕不单是这个病因。”风昭男说着就要扶她过街。

红小君见状立即反应说：“不，老板，我回公司休息一下就好了……嗯……待会儿，‘屠风’的人不是要来……我这一走开……你难得的机会不就泡汤了。”“这……”风昭男紧蹙双眉，一时之间难以想出妥善的法子。

秋怡如由她们的对话听来，好象有件挺重要的事有待解决，却又卡在小君的身体状况。“阿男，你们谈的事我帮得上忙吗？”风昭男的眼神在红小君及秋怡如之间来回飘移，心里突然有了个决定。

“怡如，你有急着回杂志社吗？”见她摇头表示，接着说：“事到如今……也只有拜托你了，请你代我赴个约……可以吗？”请求的眼神直盯着她。

红小君闻言不待秋怡如回答，又叫了一声，“唉哟！痛……老板，既然你所托有人，我自己先到前面那家诊所找医生……你利用空档告诉秋怡如事情的状况……”她伸出颤抖的手，比了前面一家诊所。

“阿男，我们先扶她过去再谈吧！”“嗯。”于是两人搀着红小君，走到前方约一百公尺的诊所门口。

“老板、怡如，我自己进去就好了，嗯……时间快来不及了……你们先走吧！”她将身子倚靠在诊所门边，虚弱的看了一眼手表。

风昭男语气担心的说：“小君，我先带怡如回公司，待会儿再来看你。”哦！这个女人怎么那么会拖泥带水，完全不像她平常冷静果决的形象。

红小君蹙眉半眯着双眸说：“老板，不要忘了，你待会儿还有一场业务会议要开……嗯……我看完医生会打电话回公司，告诉你状况，你们放心吧！安心的回去吧！”“好吧！你要记得把结果传回公司哦！”“小君……你自己一个人真的可以吗？”“嗯……可以……你们是要乘机报仇吗？存心延误……我的病情……”“你……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情开玩笑？快进去吧！我和阿男走了。”秋怡如说完随即离去。

真是的，非得要说重话你们才舍得走，简直是两个超级欠骂的家伙！害她憋气憋得难受，差点儿弄假成真了。

待她们真的走远了，只见红小君精神抖擞的推开诊所大门，对里面的护士说：“小姐，可不可以借我拨个紧急电话？”没一会儿，她手里拎着一袋胃药，从诊所里走出来，伸手招了辆出租车坐，前往回家的路途。

难得可以光明正大跷班，快回去瞧一瞧那两本天书会进展到哪？呵……真佩服自己的聪明才智，一举数得。

见她一脸傻笑望着车外，出租车司机不禁担心自己是否载了一位异常的客人，不时纵照后视镜留意客人的状况。

秋怡如透过会客室的落地玻璃往内看，只见一名身着深色西服的男子，坐在背对门的位子，手里正翻阅着一本杂志。

她做了数次深呼吸，再将阿男刚才告诉她的事，在脑子里汇总了一下，

才伸手转动门把走进会客室。

一阖上门，她就出声说：“抱歉！让你久等了，南风她本人不便露面，由我替她……”当她见到他的容貌时，突然愣住说不出话来。

“咦……怎么会是你？”屠力刚愕然盯着眼前的佳人。

“你……你是‘屠风’……”此时她才突然想到，昨晚他递给她名片上，就有‘屠风’这两个字。

他疑惑的望着她，“你是南风的代表？”秋怡如讶异的心情迅速被一股莫名的喜悦所取代，心想，这世界还真小，原以为她和他不可能再见面，没想到仅隔一夜就……她唇边不由得泛起一丝笑意，“临时代班的。南风原来的代表，身体突然不适，所以阿男才找我帮忙，实在是……她的身分敏感不宜见光，才需要这么大费周章。”“原来如此。”她唤他阿南……他们是何种关系？为何她叫得如此自然，像似相交甚深？“阿刚，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又见面了。”她作势请他坐下。

屠力刚乌眸满溢喜悦之情望向她，“可不是吗？才一夜，你竟从小女孩转变成韵味十足的上班族。”她语气略带羞涩说：“可能是衣着上的差异吧！”她看起来依然弱不禁风，只有这一点和往昔一样没变，嗯，还有，她的穿著品味也依然得体，一身咖啡色系的毛料贴身洋装，外头则加了一件米白色及腰的薄外套，看起来既端装又优雅。何时，她竟已成为一位风姿绰约的小女人了？“嗯……很适合你。”一朵红云悄悄爬上她的粉颊，突来的赞美让她不知该如何反应，“呃……谢谢！”她宛如喃喃低语般轻吐谢意。

多久了，有多久他不曾再见到她嫩颊上的红霞，她那珍珠光彩般的肌肤轻染了一抹红晕，让人忍不住想偷尝一口，屠力刚极力克制内心那股冲动，怕唐突了佳人。

他深邃的双眸里净是款款深情，如海水般向她涌来，几乎淹没她仅有的理智。

她极力稳住颤抖的心，说：“阿刚……你这回来台湾，该不会只为了阿男的事吧？”她的声音唤回了陷在遐想中的他。

“呃……是……嗯，大部分是为了与‘南风’洽谈全球个展的事，再者，顺便来找一位朋友……”他意味深长的望着她，“可惜，找不到原来的她了。”秋怡如觉得他的视线好象是在指责她，他的话也有点怪异，但又不好探人隐私，只好附和说：“太可惜了。”话锋一转，她又说：“对了，阿男托我转告你，她非常荣幸能得到‘屠风’的青睐，也很相信‘屠风’经营艺术品的手法，因此她愿全权委托‘屠风’办她的个展，只除了……她希望能维持身分不曝光的原则，她特别要我向你转告她的歉意，请你们多包涵。”屠力刚笑了笑说：“你请他放心，他这一点要求反而更容易引起大众的关注，对这次的个展反倒有利，所以请他放心的创作，后续问题就由‘屠风’来解决两人又陆续讨论一些细节，敲定原则后，他将合约中部分条文做适度的修改才递给她。

“这份合约麻烦你转交给他，请他签好再寄到画廊给我。”接过他递来的合约时，她的手指不经意触摸到他的手，从指尖传来的酥麻感，令她勾起昨晚被他握住手时的回忆……昨晚下半场的音乐会正进行到高潮时，他似乎感受到她的震撼，伸手握住了她的手，彼此分享了对音乐的那一份感动，自那时起，他就不曾松过手，直到她必须上公车才依依不舍松开彼此的手。

就是那份依依不舍的感觉，让她百思不解，为什么她会有那种感觉，

而且这之中却又那么自然，那么理所当然？手指传来的暖意将她从沉思中唤回来，原来他又……“昨晚不小心捏疼你，看起来好象没红肿……”屠力刚记得她细嫩的肌肤很容易留下淤青呀！

秋怡如犹豫的从他手中抽回自己的手，“没事了！回去先擦了药膏防止红肿，否则我的皮肤很容易淤青的。”她轻握的手指还留着他的余温。

“那就好。”原来她现在会先做好预防了，不像以前常等到皮肤青一块紫一块时才肯上药。突然，他想起一件事，“噢……小秋，你不是在杂志社上班吗？今天怎么有空来当临时经纪人呢？”被他一问，她才想起自己跷班跷汰久了，不禁脱口说：“糟了，老头子又要杂念了……”他一脸戏谑望着她说：“看来你是跷班来帮忙的……”“唉！没办法，她临时出了状况。”秋怡如无奈的抿抿嘴。

“不如我送你回公司好了，免得你打不到下班卡。”见她双眸一亮，屠力刚又说：“你先将合约拿给南风，我下去开车，我们门口见，如何？”她一扫先前郁闷之气，语气愉快的说：“OK！阿刚，真的很谢谢你。”“傻丫头，谢什么。”他习惯的伸手揉了揉她的发。

“走吧！我们各自行动唉！”他和她分别搭了两部不同的电梯。

秋怡如一走进电梯，习惯性的对着镜子整理被他弄乱的头发。

霎时，镜中的她停住动作，愕然盯着那一双手、那一头微乱的头发，这感觉、动作……秋怡如不断问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她不懂，也想不通。

直到她坐上了他的车，她依然没得到解答。当车子缓缓激活，她只能默然的将视线望向车窗外的景物。

他们谁也没瞧见车后头，有一名气得直踱脚的男子狂乱挥舞着双手，意图吸引车内人士注意，要他们停下车让他也上车一起离去。

每年十月台北市中心几条主要干道，都会装扮得美轮美奂，好迎接这一连串的国家庆典，今年也不例外。

屠力刚载着秋怡如，正驶过一条两旁插满国旗的道路。

一路上，车内的屠力刚不时留意她的表情，见她轻蹙柳眉许久不放，彷彿遇上棘手难题，忍不住关心的问：“小秋，怎么了，是否那份合约……南风他有疑问？怎么看你才一会儿时间，一下楼来就闷闷不乐。”她轻启朱唇，“不是……”是因为你呀！你让我心绪大乱……见他开车不专心不停瞟向她，她只好编个借口说：“是刚才听阿男说我们一位共同的朋友……呃……就是原来要和你接洽的经纪人，她抱病自己从医院回家，心里有些担心吧！”又是阿南，他到底是何方人士，能让她为他的事忙为他的话忧？屠力刚握着方向盘的手，关节部位不由得发白，许久才恢复原来的肤色。

看到一路上的国旗，他不禁感叹景色依旧人事全非。

“唉！几年没来台湾，十月庆典的布置依然大同小异没太大变化。”秋怡如将视线投向马路两旁飘扬的旗帜，“是呀！相同的景致常会让我怀疑自己不曾离开过台湾呢！”她抿嘴轻笑打趣说：“以前我还曾怀疑主办单位挂的国旗、霓虹灯数量可能每年不变，顶多汰旧换新吧！”“呵，没想到你会这样揣测。”趁她心情佳时，他提出刚计画好的邀请，“小秋，过几天是我的生日，不知你是否愿意陪我这个……在台孤独无依、举目无亲的善良老百姓度过？”他不断以眼角余光瞟向她，观察她的一举一动，希望得到肯定的答复。

她轻咬下唇，眼神犹豫的盯着窗外。

该再见面吗？她心底那股奇怪的感觉愈来愈强，怕一溃决不知会发生何事，可是，把疑问搁在心底不求解答，又非她一贯的原则，该一探究竟吗？见她面有难色，屠力刚不忍强求，“小秋，没关系，不要勉强……”语气中有一丝落寞。

他体贴的决定反而令她脱口说：“Ok，你的生日是哪天？”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她决定要弄清楚他们之间那一道若有似无的牵系，到底从何而来，至于会有何种结果？那就等着瞧吧！

屠力刚见她首肯，立即订了下次见面的时间，一路上他净是挂着一抹笑容，久久收敛不去。

8

M．B 编辑室里，男女老幼各司其职，有人专心看来稿、写稿子，也有正在联络事情的人，更有人臭着一张脸，委屈的从主管办公室里走出来。

她面有菜色的走向下一位即将被训的人，对着那个人比手画脚，原因无他，只因那人正在热线中。

“嗯……抱歉，请等一下……”秋怡如捂住话筒，对站在眼前的人说：“凡凡，你比来比去，是指我待会儿得进去找他，是吗？”见对方点头，不由得叹了口气。

她放开捂住话筒的手，说：“阿刚，抱歉，刚刚临时有点事。嗯，这样好了，我下班直接过去你住的饭店，我的时间不太一定……嗯，没关系，你不用来接我，我人到了再 Call 你下来……嗯，——0 六号……OK！那晚上见喽！拜拜！”“卡擦”秋怡如挂上话筒的手依然没放开，想到又得被老头训，手握得更紧，心情直往下荡，又呆坐了一会儿，深吸了口气，才起身走向那间‘批斗室’办公室的门才推开，身子都还未移进去就听到“秋大小姐，Z 的专访……”天呀！门都还没阖上，炸弹就射过来了，她无奈的将门拉上，缓缓走向他……

秋怡如站在饭店柜台旁，握着话筒说：“嗯，我在大厅等你，OK！待会儿见。”她挂上话筒对服务小姐道谢后，随即走到一旁的沙发坐下，无聊的盯着来来往往的客人。

屠力刚才下电梯，一眼就看到身穿黑色上衣、黑丝绒裙子的她，他立刻奔向前去。

“小秋。”他人未到声先到。

她循声望去，“你来了。”随即站起身面对他。

屠力刚气息有些许紊乱，“秋小姐，感谢你的莅临，请……”作势欲挽她的手。

她落落大方将手放在他的掌心上，顺势勾着他的手肘，微笑询问：“阁下意欲带我前往何方呢？”他双眸充满笑意说：“小姐你认为呢？”“嗯，当然是你的宴会厅喽！”“哦！那你认为……今天主厨会推出哪一国的佳肴呢？”秋怡如眼珠子转呀转，“看你走的方向……是法国料理吗？”他但笑

不语，又带她走了一段路，“喏……”手比向前面的一个入口。

入口的装潢让她一眼就瞧出了答案，不顾形象的疾呼，“哇……太好了，好久没吃日式料理了……”她的呼声让先前短暂的“舞台剧”落下句点。

见她整张脸蛋霎时发亮，屠力刚只是用疼爱、温柔的目光锁住那一个发光体。

服务生领着他们走向座位，待客人坐定，立即奉上菜单。

他望着直吞口水的秋怡如说：“小秋，想吃什么尽量点，不用客气。”“呃……”虽然她很想照着做，但总得保留点形象吧！“阿刚，由你决定好了，我可是‘客’随主便哦！”言下之意，就是他可不能太寒酸了。

听她的语气，他了然而心，“既然你这么客气，那就让我来为你效劳喽！”他迅速向一旁的服务生点了数道菜，又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

秋怡如听他点的那几道菜，便知道他也是位行家，不由得食指大动唾液直分泌。

待服务生离去，他望着一脸馋相的她问：“小秋，你中午有吃饭吗？”心想，看她那副模样，八成旧习未改。

她心虚的将眼神望向别处，“呃：当然有呀！你怎么突然这样问呢？”心中很是纳闷他怎么会猜到她中午没吃。

还真的被他猜个正着，屠力刚抿嘴一笑说：“我是怕你饿坏肚子，心想如果你没吃，先点杯果汁让你充饥。”“哦……原来是这样，不用了，谢谢！”开玩笑！怎么可以让果汁侵占胃的空间呢？那岂不大坏胃口。

“对了，小秋，你能喝酒吗？我点了一瓶日本清酒哟！”他试探的问。

她柳眉轻拢，“酒？很少耶！日本清酒喝起来会辣辣的吗？”“你待会儿嗜一口就知道了。”屠力刚语气中夹杂着一抹不易令人察觉的失望。

他心想，若非他确定她真的是他的小秋，还真以为她只是一个和小秋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可是，看她一脸无邪，却又不像是说谎，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等菜上桌前的空档之际，她无聊的打量四方，无意间视线瞟到他身上的毛衣，“咦……阿刚，你身上那件毛衣的花样好特别哟！好象很少见过那种编法，哪买的呀？”秋……你怎么连自己亲手织的毛衣都不认得了？屠力刚无言的在心中悲吼，眼神充满震驾、不信及一抹凄怆望着她。

秋怡如见状噤声，心想，他怎么了，她踩到他的痛脚了吗？他怎么用那种有如受伤野兽般痛楚的眼神望着自己。

此时，服务生正好送上酒来，主动帮两位客人各斟了一杯酒。

他一语不发，连喝了两杯酒，双眸如炬直盯着她瞧。如火般的视线直向她蔓延过来，秋怡如怕被烫着了，不禁低头凝视杯中酒汁。

他从心田深处发出了一声叹息声，从喉间逸出沙哑低沉的嗓音，“这件毛衣是……我深爱的女子所送，这一趟回台湾……公事只是借口，主要是为了找她，可是……却找不到原来的她了。”原来是她碰触到人家的伤心处，难怪霎时风云变色，看来大概中间有了变故吧！他才会闻言伤情，禁不住为他的痴情感伤。

“呃……”她真不知该如何安慰他，不知不觉中端起眼前酒杯啜了一口。

“咦，怎么不会辣？”秋怡如一口将杯中酒汁饮尽，“奇怪，这味道……怎么好象似曾喝过，可是，我明明不记得曾喝过日本清酒呀！”她的话让他燃起一丝希望。

屠力刚旁敲侧击说：“会不会是你曾在某些特殊场合喝过，却又不知酒

的名称？”“不可能呀！以我平常的原则，只要是吃到不知名的食物，一定会追根究底非得查出食物名称或是材料，所以不可能……”她拍了一下头说：“伤脑筋！没想到连对食物的常识也失了记忆，可是，从那之后我依然会料理食物呀！怎么独漏了酒的记忆……”她在喃喃低语中陷入沉思。

他闻言双眸乍亮，“失去记忆？小秋，你是说……你曾失去记忆？”语气中有抹难掩的激动，心想，如果真是这样，那就难怪她会……秋怡如笑了笑说：“嗯……说来好笑，大约五、六年前吧！有一回我被机车撞倒在地而失去知觉，醒来时已经在医院里，身上虽只有几处轻微擦伤，可是却忘了自己是谁。

后来医院循线找到我的房客，哦！就是上回和我一起吃自助餐的朋友，经由她的协助才让我恢复正常生活，可是遗忘的记忆却无法失而复得……当初还因为这毛病多住了好几天医院呢。”她轻快的语气中有一丝无奈。

屠力刚恍然大悟，原来她不单是忘了他，也忘了所有的人，心情顿时豁然开朗，不由得大松了一口气说：“原来是这样！难怪……呃……可能是你以前不常接触酒，才无法引起你本能的反应吧！”他不想戳破她刻意伪装的轻快，怕引起她的伤感，也罢！就让一切重头来过吧！

此时，服务生正巧将菜一盘盘送上来。

放下心中大石后，他眉宇间的郁结不由开朗，“来吧！开动了。”原本陷入低潮的秋怡如，一听到可以吃了，劳什子的低潮早不见踪影，眼明手快的先从那一杯蒸蛋下手。

“嗯……这味道有如海风徐徐拂面，充满海洋的鲜味……”她细细品尝舌间美味，脸上净是一片如痴如醉的神情。

“看来……你大概很久没去海边了。”否则，蒸蛋是不错啦！可也不会一脸神往的表情，他心里如此推测着。

秋怡如自嘲说：“是很久了，到底有多久……我也弄不清楚了，至少从失去记忆的那刻算起，大约也有五年了吧！”“不如……我们用完后，开车到海边兜风，我也好多年不曾到过海边了，不知那里是否旧景依在？”他想起他们曾去过的那一处海湾。

她欣然同意，“太好了！咦……怎么今天好象我过生日似的，反而得到一大串的喜悦。”屠力刚深情望着她说：“看你灿烂的笑脸，我反而能忘却烦恼得到快乐，所以……就不用分彼此了，快乐就好！”听他这么说好象自己已帮他忘了那段情伤，可是他的眼神怎么……秋怡如从手提包中拿出一个小礼盒递给他，“差点忘了将礼物送给你。”开口打破他奇怪的凝视。

趁他拆礼盒时，她解释说：“临时得知你生日的事，来不及准备更好的礼物，那天看你穿西装打领带的英姿，突然想到可以送你这样东西，小小礼物不成敬意，敬请笑纳。”她说完话的同时，他正好打开盒子，“白金的领带夹……”“希望你会喜欢。”屠力刚眼底溢满柔情蜜意望向她，“小秋，我当然喜欢，只要是你送的东西，我一定会好好珍藏它。”“阿刚，东西送你是……”“拿来用的，可不是拿来藏……”两人异口同声说出后半段话。

她讶异的盯着他，“咦，你怎么知道我会这样讲？”“呃……直觉吧！看你挑眉不以为然的神情，就觉得你会这样说。”他在心里大呼一口气，差点露出马脚。

秋怡如愉快的笑着说：“呵……没想到我们的默契还不错嘛！”“别净是光说话，菜都快凉了……”他催她多吃些好储存热量，待会儿散步才够用。

两人很快的解决掉陆续端上来的菜肴，没多久就结帐走下楼了。

“噢……大刚，你去哪了？怎么都找不到你的人？”呼唤声从屠力刚斜后方传来，使他不由得回头望向声音来源处。

“阿威，是你哟！”他一见来者，不由大叹怎么杀出了个程咬金。

“大刚，你跑哪去了？这会儿又要去……噢……这位是……”此时，柯威志才注意到屠力刚身旁的她，一抹熟悉的感觉让他想起了，“你……你是南风？”他突然想到，那天在风氏企业楼下和大刚一道驱车离去的女子，好象就是她，而那天大刚又是去和南风见面，所以他就一加一等于二的有此结论。

“她不是，她是秋怡如，不是南风，碎！一天到晚老是想见南风一面。”屠力刚不屑的睨了他一眼，随即笑咪咪的对她说：“小秋，不要理这小子，他呀！为了一睹南风的庐山真面目，大老远从美国追到这里……看我，都忘了向你介绍，他是柯威志，我都叫他阿威……”她睁大双眸望向柯威志，“你就是柯威志？”她兴奋得惊呼出声。

屠力刚满脸讶异望着她，“噢！小秋你认识阿威？”秋怡如心想，太好了，踏破铁鞋无觅处，没想到他竟是阿刚的朋友！

她眉开眼笑，对柯威志打了个大礼，“柯先生你好，我是 M.B 杂志杜的秋怡如。”说着，她立即从皮夹里掏了张名片递过去，“不知能否有这个荣幸，能为 Z 本人做个专访。”除了语气十分诚恳之外，又用非常期盼的眼神望着 Z 的经纪人。

柯威志一愣，渐而露出恍然大悟的眼神，“呵……原来，小秋就是你呀！真是……”阿威！”屠力刚出声制止他再讲下去。

柯威志以戏谑的眼神，来回打量着眼前这一对金童玉女，嘴角露出一抹不怀好意的笑容，“秋妹妹，这件事你就问阿刚吧！”他的嘴角愈扬愈高，呵……真是风水轮流转呀！没想到报仇的机会来得这么快，嘻……屠力刚眼神有丝慌乱，他强压下心中的不安，力图镇定说：“小秋，阿威的意思是说……他会替你向 Z 询问这件事，至于结果如何阿威会告诉我，再由我通知你。”原来如此。”虽然觉得奇怪，有这个必要多转一手才让她得知结果吗？但只要能访问到 Z，一切都不重要了。

她望向柯威志说：“柯先生，就请你在 Z 面前多帮我美言几句，让我得以交出这篇专访，免得被上头的人天天炮轰，我的生杀大权就请你慎重为之了。”一副可怜兮兮的口吻希望能博得他的同情。

“呵……你放心，我想……”他意味深长的瞟了屠力刚一眼，“Z 他绝不忍心，让秋妹妹你被损及毫发……对了，你们要去哪？”她压下对柯威志语意的疑惑，讨好他说：“我和阿刚正要去海边兜风，柯先生，你要一道来吗？”屠力刚抿嘴怒视柯威志，巴不得他立即消失。

“海呀！我好久没看了耶！”看见屠力刚射来杀人的目光，柯威志连忙改口说：“不过，晚上去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来，改天吧！改天再单独约秋妹妹欣赏白天的海岸线……”柯威志还睨了他一眼，“免得有个杀风景的家伙在，就少了一些乐趣了。我先上去休息啦！两位请慢走。”柯威志发出不怀好意的笑声，缓缓走向电梯。

秋怡如前途堪虑的望向逐渐远去的背影，心想，屠力刚怎么会有这种朋友呢？他语露玄机指的又是何种意思呢？屠力刚愤慨的盯着好友的背影，

心想，明天要记得叮咛他，“朋友妻不可戏”的重要性。

直到那个程咬金的身影消逝在电梯里，他才挽着一脸忧虑的秋怡如步出饭店门口。

他们从台北一路经淡水开往三芝，直到马路左侧的某一弯处，屠力刚才将车停了下来。

在路灯的照耀下，只见路旁有一道白色栅栏，他们越过栅门直走，海浪的拍打声逐渐明显。

似曾来过的感觉轻搔着秋怡如，当她看到不远处的白色浪花，脱下鞋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即往前奔去……“哇！沙滩好软、好舒服，哇……水好冰哟！”一阵阵惊呼从她口中不断逸出。

屠力刚拿着外套，站在离她不远的一处沙滩上，眼底溢满柔情望着此刻宛如小女孩的她，见她一身成熟的装扮，却掩不住心底那股赤子之心，玩得像个小孩子般，他嘴角扬起一抹怜惜的笑容。

“阿刚，你下来玩嘛！唉哟……啊，他们怎么用那么强的灯光照人？”原来是驻守在边的海防部队，正用探照灯巡视海岸线。

只见她整个身子被柔和月光所笼罩，两道强烈的光线好似舞台灯，不时交错打在她身上，她宛如海之精灵沐浴在月光下，婆娑起舞于浪涛之间，他怔怔盯着眼前这幅美景。

秋怡如一曲按着一曲尽情逐浪跳跃着，直到她舞累了，才喘吁吁的走向他。

“阿刚……你怎么不下……来玩嘛……”她双手忙着拧干被海水浸湿的裙襖。

他拿出手帕递给她，“看你玩成那样……比我自己下水好玩多了。”“讨厌！你笑人家……”小女孩羞态此刻在她身上一展无遗。

海风阵阵拂来，使下半身全湿透的她不由得打了个冷颤，她双手本能的抱臂御寒。

“哈嗽！”阵阵冷风令她打了个喷嚏，突然背后乍暖……原来多了一件衣服。“穿上，免得着凉。”屠力刚帮她披好衣服，顺势搂住她的肩。

突来的温暖胸膛使她不由自主靠近取暖。霎时，心中警铃大作她才察觉这个动作太亲密了，正要挣脱时，他却先下手为强紧紧扣住她的手臂，她愕然抬头向他望夫，才发觉自己差了他近一个头的高度，只能盯着他线条刚毅的下巴瞧罢了。

咦……他的脸怎么离她愈来愈近？在秋怡如还来不及反应时，他的唇已覆上她的。

震惊的心情使她挣扎了一下，随着他舌尖的挑逗，身子不由松懈下来。

屠力刚趁她失神之际偷袭，闯过她的贝齿，窃取她口中蜜汁，一股暖流滋润了他干涸已久的心田深处。

他的热情像是要将她吞噬，又像要吸取她全身力量似的，令她不由自主将手攀向他的颈项，藉以支撑自己虚脱无力的身子，体内突窜起一股燥热强迫她响应他的索求。

她的响应使他生理产生变化，急切的将她的身子揉进自己身体，让她完全贴着自己身子。两具紧贴的身躯，宛如找到失落已久的另一半，是那么的契合，完全融在一起，合成一个完整的灵魂。

此时，一道强光偷窥过来，唤醒了屠力刚仅余的一丝理智，停止了他对她的掠夺，只是依然紧搂着失而复得的她，将头埋在她的颈际间吸取她肌肤的芬芳气息。

秋怡如将头靠在他起伏不定的胸膛，下半身传来的异物感使她羞红了脸，将头埋得更深。

心想，自己怎么没有推拒？自己曾几何时如此放荡过？可是那股心灵契合的感觉……她实在抗拒不了呀！更没想到两层的接触，竟有如此大的震撼力。

许久……两颗剧烈跳跃的心逐渐缓和回复原状，屠力刚依旧紧搂着柔弱娇小的她，两人无言的倾听浪涛滚滚声，远眺天际点点渔火。

高挂天空的月儿，一如往昔舒适的斜躺在黑丝绒般的夜空中，含笑望着底下这对有情人，撒下皎洁的银色细粉为他们俩祝福，海面上那两道强而有力的光柱，也识相的留给他们一片静谧的空间。

意乱情迷后，秋怡如不禁问自己，他火辣辣的那一吻是吻她秋怡如，或他无缘再见的女子？她迷惑了……

“呵……没想到‘食疗法’功效如此强，能让她的病情逐渐复原，但是，他们绝想不到解开她封印的办法，呵……”红小君一脸奸笑阖上手上的天书，身旁的白狗没好气的瞟她一眼，径自在桌旁趴下。

她弯身抚摸它的头，用无辜的口气说：“白，我当初会这样做，也是为了她好呀！”见白狗依然不理睬她，又说：“你看嘛！如果不封住她的记忆，她就可能憔悴的度过这五年的日子，不短耶！搞不好积怨太深，此时早就和他恶脸相向，哪会如此……嗯，亲热。”她俏皮的吐吐舌头，又说：“再说……如不用那种方法才能解开封印，三两下就让她突破了，谁又能保证那股如潮水般涌来的记忆，不会冲散他们俩微薄的牵系，而造成什么憾事。”她顿了顿，一抹洋洋自得的笑容从唇边蔓延开来，“所以喽！只有如此、如此……这般解法，才能水到渠成完成他们这档事，呵……”白狗听主人一阵淫笑，不由得替她的“诡计多端”感到不好意思，只能睨她一眼无法度的长吁一口气。

“卡嚓”关门声使红小君得意的神情僵住了。

只见秋怡如柳眉微蹙、双唇红肿走了进来，“噢，小君，这么晚了怎么还没睡？”她浑然没察觉好友有何奇怪之处。

“呃……是呀！嗯，刚看完一出连缓剧……”她赶紧将手上那本天书丢在地下，用眼神示意白狗行动。

白狗立即用它庞大的身躯覆了上去，将那本册子藏在身子底下。

“怡如，你怎么现在就回来了？”她没注意到红小君用词有何怪异，回答说：“和朋友去兜风，所以较晚回来。我先去休息了……”秋怡如一脸无神的陈述完，拖着疲惫的身心进房去。

“噢，怎么会这样呢？”她弯身挖出白身子底下的册子，迅速遁入房里翻阅。

“奇怪，应该没事呀！只不过他送她回来途中两人皆静默不语呀……唉！这个二愣子，就不曾讲点甜言蜜语吗？真伤脑筋。”她对著书中某一页喃喃低语。

而躺在床上的秋怡如则翻来覆去，迟迟无法入眠，皆因她不知该如何

面对突来的这一切，该淡然处之抑或是忘了他的存在呢？直到月儿都回家了，她才抱着心中的大问号坠入不稳的睡眠中。

9

自七天前的那一夜起，秋怡如就不曾再见过屠力刚了，若不是每天都有收到一束他送的“勿忘我”，她都快要以为那一夜只是场梦罢了。

他送的勿忘我也揭开了日本那位不具名爱慕者之谜，数年来每日持续送勿忘我的人，原来竟都是他——屠力刚。

好不容易解开了一道谜题，却又换来更大的考题，他……不是曾有一位挚爱女友吗？为何又送了多年的勿忘我给她，却选择今年才现身呢？他爱的人又是谁呢？唉……就算他现在就在她眼前，这一连串的问题她也不知如何启口询问。他们之间的暧昧关系，她又该如何定位呢？或许该庆幸他给了她一段思考时间吧！

可是她还未准备好呀！Z的经纪人柯威志却来电告知，说Z愿意接受专访。他会出现吗？出现了又该对他说什么呢？这个困扰使她不若从前那么想访问Z了，但是职责所在，只好硬着头皮来到眼前这一间饭店。秋怡如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迈开了脚步，走进饭店大门，直向楼上的小型会议室走去。

会议室里的柯威志一见她走进来，立即咧嘴笑着说：“秋妹妹你来了呀！来，这边坐。”他比了比一旁的座位。“本人先替Z向你致歉，由于他不便曝光，所以只能用这种方式……”他指了一下身后的大布幔，又说：“让你在黑暗中访问他。”秋怡如但笑不语，净是站着打量四周。

柯威志见她眼神有丝落寞，故意闹她说：“当然喽！我们也可以条件交换，只要你告诉我南风是何方人士，我当然就……”她断然摇头说：“我可是不出卖朋友的，除非，你先送上来兆万美金，外加一座皇宫，或许……我可以考虑看看。”她故意狮子大开口，看他如何应付。

他口里发出啧啧声说：“唉！秋妹妹，你不要开玩笑，南风又不是用纯钻石打造的人身，哪能值那么多花花绿绿的钞票呢？喏，像Z的真面目，我只要收个百来万的日币……是日币哟！我连Z本人都可以双手奉上了。”反正你们俩本来就该凑成一对的，他不过从中捞点油水罢了！

她闻言笑了笑说：“柯先生，你不怕我待会儿告诉Z本人吗？说不定，他一怒之下会将你这个经纪人的头衔摘下哟！”“他哪敢！在我的淫威下，Z连动都不敢动，哪能对我使坏呢？”他故意在她面前缓缓握紧拳头。

“是吗？”她语气充满怀疑的口吻。

秋怡如不相信Z不会反抗，从他的著作中可窥得他应是一位有强者作风又不失温柔的人，绝不像柯威志所言的那般懦弱。

“没想到，阿刚会有这样的损友……”她被自己脱口而出的名字吓了一跳，不禁咬着下唇，连忙张望四周有无他的身影。

柯威志见她寻寻觅觅的视线，忍不住调侃她：“秋妹妹，不用望了，大刚有急事回美国去了，明天才会再来台湾，没想到才几天没见到他，你就想

人了呀！”“你……”不行，别忘了工作守则，不在他人地盘上撒野……她忿忿不平，心想，柯老先生，你就不要哪天落在我手中，否则……哼！小女子报仇，总会逮到机会的。

见她一脸的愤慨，他适可而止说：“秋妹妹，时间差不多了，请就座吧！待会儿一熄灯，Z就会在布幔的另一端出现，我会到现场陪你，如有任何需要喊我一声，本人立即伺候在你左右。”她一笑暂泯个人私怨，“嗯，那就麻烦你了。”等访问带拿到手，再续他们的仇缘。

她走到指定的位子坐下，再度测试录音设备，怕稍有差池机会不再。

光明顿失，着实令秋怡如有丝慌乱，但凭着专业的素养，随即又镇定下来。

一阵脚步声侵入了这个黑暗的空间，停在她前方的布幔后，寂静的现场蔓延着一片诡异的气氛，没多久她就受不了先划开那份诡异。

“请问，你是Z本人吗？”她用小心翼翼的口吻询问来者身分。

“秋……”布幔那端传来短暂的英文单音，“秋小姐，你好。我是Z本人，首先该先对你声抱歉，因私人原因，所以只能用这种方式接受你的访问，这一点请你见谅，你有任何问题请尽量询问，我会尽可能的回答你。”低沉的嗓音道出不卑不亢的气度。

她立即改用英文沟通，“Z先生，你太客气了，我先代表杂志社谢谢你，谢谢你愿意给我们这个难得的机会访问你，让我们在同业中拔得头筹……”

“秋小姐，我们就不用客套了，你直接叫我Z就好了，请开始吧！”语气显得有丝疲惫。

“嗯……Z，请问你是第一次来台湾吗？这一趟来台是为了度假或是其它原因呢？”她先以例行公事做访问的开端。

“不算是第一次来，以前……这一趟来主要是为公事，也是乘机见见以前的老朋友。”他避而不答以前曾来台的原因。

“你的一系列“Z”侦探小说在全球掀起了一阵旋风，不知你是在何种动机下创造了Z这套书？而且不单是书名、主角，甚至于……连你的笔名，为何都是以Z来称呼呢？”她问出了心里积个已久的疑问。布幔那端迟疑了一会儿，才有声音传出，“呃……秋小姐，先说我对Z的定义吧！Z是二十六个英文字母中最后一个，而“零”这个单字的第一个字母也是Z，所以找把Z定义为……自始至终……”顿了顿，他又说：“再回过头来说我的写作动机吧！当时我有一位深爱的女友，却因故必须离开她，之后因故无法去见她，心里的思念随着日子的逝去愈积愈深，所以，一方面为了让自己没时间想她，另一方面……藉由书中Z和女主角的每次相聚合作办案的过程，来弥补现实中……我无法与她相会的遗憾，所以才有了“Z”这一系列的书出现。

“而书中的Z与女主角两人个性上的塑造，多少和当事人某部分个性有些相似，才会直接用Z当笔名，只能说现实中的Z，他对女友的感情自始至终未曾改变，希望有如书中的主人翁们永远都是最佳拍档吧！”原本无奈的语气，讲到最后却宛如Z本人正对着女友宣誓他对她的爱似的。

秋怡如没想到，原来书中那一对主角问的感情，竟是Z对感情的希冀，这股她所料不及的震撼力让她呆滞许久。

“呃……没想到你的动机里尚隐藏着这么一段真实的爱情故事，照你这样说来，你发展其它著作的机会不就微乎其微了？”她有感而发的推测。

“嗯，是没这方面的打算。”“果然，距离你出上一本书已经事隔半年之久了，我想你的读者们已经望眼欲穿期盼已久，不知 Z……你下本书何时会问市呢？”可不是吗？自己就是死忠的读者之一，听过 Z 的感情世界后，她更迫不及待看到最新著作。

“嗯……Z 的系列……我极为希望能再推出已完成一半的这一本，当成 Z 系列的完结篇。”她愕然的盯着正好弹起录音键的录音机，久久无法动弹，心想，自己不是问了一个满中肯的问题吗？怎么会得到这个令人震惊的爆炸性答案。

秋怡如在黑暗中摸索了许久，才换好空白带再度开口，“呃……Z，容我问你一个较私人的问题，你刚才的意思是指“Z”系列要结束了，而你又说没打算写其它的著作，这是否代表你和你的女友已有完美结局，才不打算再继续 Z 系列？或者，是指你的感情生活另有归依呢？”她拉长耳朵仔细聆听 Z 的回答。

“嗯，我只能说……自己极为期盼你说的前者，毕竟后者对我来说……可能性不大，你呢？你是希望我将 z 系列继续下去，或落下完美的句点呢？”后面的语气有些调皮意味。

她没想到自己会被反将一军，“身为忠实读者的我，这个问题着实令我难以抉择，我衷心祝福你能与你的女友天长地久，但又希望你能继续 Z 系列……你这一问，倒是考倒我了。”布幔那端传来一阵闷笑声，“嗯，或许以后能有其它折衷方式，不过，不是有种说法……说是在颠峰状态退隐，反而更能令众人念念不忘，不是吗？”秋怡如颇不以为然说：“是有此说法，而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观念及考量，就我个人而言，反而认为如何维持颠峰状态，是一种更大的考验，也或许是因为我未能体会到高处不胜寒的顶峰，才能如此认为吧！”“嗯……这么说也对……”两人又陆续谈了一些问题，才结束了此次的访问。

当秋怡如走到饭店门口时，才发觉刚才换的录音带忘了收进手提袋里，又折了回去。

柯威志打开会议室的灯，一脸酸味说：“没想到你写 Z 的动机是这个因素呀！你还真不够朋友，当你内心空虚寂寞时，却不会来找我安慰你，你是否认为我不够格，当然喽！

我是比不上你心爱的女人……”“好了，别闹了，坐了一整天的飞机快累透了。”屠力刚一脸疲惫的站起身。

“累？你也会累呀！不知是谁，没上飞机就叫我联络她，又是谁，一下飞机就来会情人了呀！呵……为了怕心所爱的人被炮轰，你可能连“累”这个字都不会写吧？”柯威志逮住机会以报前仇，谁教以前无论自己如何追问他写作动机，他大爷都只会说：“为了兴趣。”之后，就像死蛤蜊似的嘴紧得密不透风，硬是不再吐半个字出来，不趁此机会报仇那该待何时。

“好了，再让你搅和下去，我就算到明天也无法休息。”他拉开门，打算离开现场。

柯威志用戏谑的眼神盯着好友，“唉哟！把我利用完就一脚踢开呀？小心会有报应的……”故意用酸溜溜的口吻损他。两人吵吵闹闹的离开小会议室，谁也没想到柯威志的戏言一语成谶，在走廊旁的柱子后，有一道疑惑的视线直盯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秋怡如站在公车站牌下，失神的喃喃自语，“他不是明天才会回来吗？怎么人已经在台湾了，还和他从里面走出来，难道……他就是Z吗？”她挑上一班靠站的公车后，无言盯着车窗外，心想，阿刚曾说他曾有一位深爱的女子，而Z也有，可是，那天他却如此待我……难道……我真的只是她的替身吗？而他已和她复合了，才对我避不见面？但那一束束的花又该如何解释呢？更可笑的是连“她”是谁，她还不曾见过。

一堆的疑惑令她剪不断理还乱，当她浑浑噩噩站在自个儿家门前已多时，才发现自己已经到家了。

红小君一见她回来了，一古脑儿将刚才想到的办法说出，“怡如，我们利用明天的假日来做个大扫除好吗？”大扫除？或许是一个不错的点子，能让自己脑子清醒些吧！“不用等到明天，现在就可以做了。你等等，我先把衣服换下来……”秋怡如随即走进房里换上轻松的休闲服。

“现在？现在不是该做晚饭的时间吗？”红小君叹了口气望着她的房门，“爱情的力量真可怕，会令人忘了一切。唉！为达目的，只好舍命陪君子了。不行，得先塞点东西宝贝我的胃。”红小君迅速冲到厨房寻找食物，运气不错的她，在冰箱里找到了一小块蛋糕，没两下就帮蛋糕移到一处永久藏身之地。

秋怡如机械性的换下衣服，她不愿再去想那一大串恼人的问题，只好用消耗体力的方式来麻木自己思考的运转。

两个女人四只手不停的晃动，一会儿刷子一会儿抹布，为她们的生存空间换进一股清新的空气。

红小君若有所思盯着眼前的书柜，“怡如，这堆书好久没翻了，上面都积一层厚厚的灰了。”“一本本拿下来擦好了。”她不以为意的回答。

“OK！正合我意。”呵……太好了，辛苦终于要有代价了，红小君开心的想。

两人合力将书全卸到地上，把书柜拭净后，再将地上的书一本本拭过，再放回柜上。

红小君双眸直瞟向一本红色书皮的书，乘机打开，“咦……怡如，这里面怎么有一封你的信？”将手中那封信递给了秋怡如。

她将信接过来看了一眼，“奇怪……怎么邮票、住址都没有，就只留了我的名字，而且这信封都有点黄了，看起来好象很久以前的？算了，清完这堆书再研究吧！”顺手将信塞入口袋中，又继续她的清洁工作。

红小君失望的抿抿嘴，唉！又得多劳动筋骨一会儿了。

一直到半夜十二点多，两个女人才停下挥舞的双手。

天呀！快累垮了，真不该想出这个主意，哼！是哪条神经提供自己这种大扫除的烂提议？红小君神色呆滞，累得瘫在椅子上一动也不动。

秋怡如从厨房端来了两碗面，“老佛爷，这是您的宵夜，请慢用。”她将其中的一碗放在红小君前面的桌子上。

“啊……只有泡面……”她无法相信倾尽全身体力，却只能换来一碗泡面。

“老佛爷，您就将就点吧！也体谅一下我这个做厨师的，都已经累到双手颤抖，能冲碗泡面给您享用已经不错了。”秋怡如伸出自己微颤的玉手，在她面前晃了两下。

“唉！真是失算。”她只好无奈的举筷进攻那碗热呼呼的泡面。

没两三下，桌面就多了两只空碗。

“小君，面可是我冲的，碗就交给你洗了。”秋怡如不理睬她无言的控诉，立即起身回房。

红小君长吁了口气，“唉！秋大小姐，没想到你竟是如此对待你的恩人，我若不是为了很自然的让你发现那封信，哪需要如此勤劳活动筋骨，搞个什么大扫除的，唉，红娘难为呀！希望忙得有结果才好呀。”她看了眼那两只空碗，不禁尖叫说：“到底是谁买的泡面，就不会买有保丽龙碗那种的吗？”浑然忘了这种泡面是她当初为了响应环保而买的。

秋怡如早忘了口袋里的那封信，若非要将那身充满汗臭味的衣服，在丢到清洁剂中浸泡前顺手掏了口袋，那封信早就尸骨无存了。

她坐在床畔，打开封套抽出里头的信：小秋：谢谢你昨晚帮我过生日。看你满脸笑容，我不知该如何启口对你说出我即将离开台湾的事实。

不知自何时起，我对你的感情就不再只是单纯的朋友之情，早已转变成男人对女人的感情，但是你年纪尚小，我不愿用这种感情套住你，也怕……如果对你倾诉情意，可能会坏了我们之间原来的友情。

昨晚……终究克制不了自己的感情，才冒犯了你，我并不对我的行为感到抱歉，因为那是我深藏已久的爱，但是我依然要说声“对不起”，不该在我要离去的前夕才倾诉我对你的热情，幸好及时踩了煞车，否则我真不知是否能离得开你回美国。

昨天下午接到我母亲从美国打来的电话，从电话中得知我大哥出事了，公司也陷入一片混乱，我不知这趟回去要花多久时间才能回来。这段时间我不敢请你一定要等我，但是请你考虑，仔细想想，你对我是否就如我对你那般，也有男女之情呢？相信我，我一定会再回来，届时希望得到的是你肯定的答复。

PS．我会定期和你联络。

爱你的阿刚留她愣住了，眸底的雾气凝成水珠，一颗颗滑过粉颊滴落在信纸上。

“难道我竟是他口中的那位女友？”秋怡如不禁伸手敲自己的头，“怎么会忘了这件事？怎么不记得了，那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又为什么直到现在才来找我呢？”就这样，秋怡如呆坐了一夜，直到天际微亮，才起身推开秋家大门走了出去。

屠力刚自昨天和柯威志上楼又聊了几句后，一回自个儿房里他倒头就睡，整整睡了十个钟头才清醒过来准备梳洗。

“叩 叩”他才将头发上的洗发精揉出泡沫，就听到持续不断的敲门声。

“奇怪，不是才清晨六、七点吗？阿威那么早来干么？”他拿了条毛巾擦掉手上的泡沫才走去开门。

“阿威，你……”他见到来者不由得一愣，“咦，小秋？快进来。”屠力刚待她进门，立即阖上房门，准备倒茶给她。

秋怡如见阿刚头上的泡沫，“阿刚，没关系不用忙了，你先去冲洗，我坐在那等你。”她径自走到一旁的位子坐下。

他心中疑云四起，直猜小秋怎么脸色看起来很差，又一早来敲他的门，而且昨天阿威不是才告诉她，他今天才会回台湾呀！怎么她……见她将头别向窗外不理睬他，他只好迅速冲回浴室洗战斗澡。

秋怡如知道阿刚回浴室后，才站起不安的来回走动，完全没了刚才的镇定，她不知要如何询问他一切事情的始末，又该如何启口？当她走到茶几旁时，无意间瞟到桌面上的东西，原来是一份原稿，她驻足观看“咦，是 Z 的原稿，难道真如自己所料，阿刚就是 Z……”此时，屠力刚正好走出浴室，手里拿着一条浴巾擦拭着湿漉漉的头发，看到秋怡如手上拿的稿子，愣在原地不知该如何解释。

秋怡如感受到背后有一道视线正注视着自己，回头一望，原来是他出来了。

“阿刚，先将头发吹干，我们再谈。”见他依然不为所动，她走向他，拉他在梳妆台前坐下，拿起吹风机帮他吹头发。

她温柔嫩指抚触他顶上发丝，撩拨起屠力刚一触即发的深情，怕吓坏了她，趁火山未爆发时，他伸手握住她舞动的柔荑。

她关掉吹风机电源，抽回自己的手，“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的身分呢？”她直截了当起了开端，视线直探入他深邃的眼底，欲从中寻到解答。

他无惧的望着她，“我不知该如何告诉你，告诉你……我是 Z，就必须编一堆谎言好让你交差，不告诉你，又怕你会像现在这般……”“这么说，昨天的访问中，你说……你的创作动机是为了一个女人，是真的喽！”秋怡如双眸依然直视着他，心想，你还不愿全盘托出，那就一步一步慢慢来，看你如何解释。

“呃……这……是真的……”唉！真是自掌嘴巴！这下又该如何说明那个女人就是她？说穿了，又该怎么解释以前的事呢？她双手环臂好整以暇望着他，“这么说来……你，屠力刚，或是该说 Z 先生，从以前一直到现在，心里“一直”只有女友的存在那我又是谁呢？你那一夜为何如此待我呢？”讲到最后语气不由得激动起来。

“我……”他该如何解释呢？秋怡如吸了口气平缓激动的情绪，“告诉我为何自那一夜起，你就没来找我？”她终于问出自己最想知道的问题。

奇怪，阿威不是已经告诉过她了吗？见她依然等待回答，屠力刚只好说：“因为美国那边临时有事需要赶回去处理……”“呵。”一阵凄凉笑声自她口中逸出，“你可以换新鲜点儿的借口吗？每回都以美国有事当借口……”他愕然望着她，莫非……“小秋，你恢复记忆了？”“怎么，看你那副表情，好象不希望我恢复记忆吗？正好让你称心如意了，我还没想起以前的种种，只不过是发现了这一封陈年旧信。”她将信丢给他。

屠力刚展信一看，竟是那夜他留给她的信。

见屠力刚惊讶的表情，她一古脑儿说出自己的怨言，“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吗？当年你丢下我就不曾来找我，却送了五、六年的花，今年你终于出现了，肯见我一面，却又不告诉我过往云烟，你到底把我当成什么？你私人的玩偶吗？高兴时就拿出来玩，玩过了就丢到一旁吗？”说到最后，眼泪不争气的滑了下来，她逞强的转过身，不愿让阿刚看到自己软弱的泪水。

他神情激动的从背后抱住她，“不是……不是的，小秋，你一直是我最深爱的人，不要把自己比喻得如此不堪……”秋怡如泣不成声的说：“阿刚……告诉我……原因，我不要当……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木偶

啊……”他将她的身子扳过来，怜惜的拭去她粉颊上的水渍，“不哭……我会心疼的……”喃喃低语的安慰她。

待她情绪较平稳后，屠力刚扶她坐在床畔，将她搂进怀里，让她靠在自己胸膛上，才缓缓诉说自己回美的种种原因，及母亲的束缚导致他无法来台。

“这一次回美的原因，也是因为我母亲无意间发现我来台的事，因此大发雷霆跑到公司里乱砸东西，而我大哥和大嫂又凑巧去二度蜜月，所以才必须匆匆赶回去安抚她，大哥他们回来后，我将所有事情全盘告知，他教我安心来台追求真爱，母亲的事他会处理，我才得以脱身。”秋怡如抿嘴咬唇说：“这么说来……伯母她很排斥我喽！”他揉了揉她的发说：“不是你，是所有会抢走他儿子的女人，小秋，你愿意和我一道回美国感化她、改变她的观念吗？”“呃……我还有妈咪需要照顾，你忘了吗？”“我怎么会忘了玉姊，她可以和我们一道去美国呀！或许玉姊一到美国病就好了也说不定。小秋，我不逼你，你仔细想清楚再回答我。”他低头轻吻她的颈项，“希望你的答案是肯定句而不是……”她将手往后伸攀住他的颈项，将他的头拉近自己的唇，迅速偷吻他的颊，偷袭成功后立刻跳下床，望着他说：“阿刚，我会慎重考虑这件事。”屠力刚也站起身，牵着她的柔荑说：“好久没去看玉姊了，小秋，我们先去吃个早餐，待会儿一起去看玉姊好吗？”秋怡如对他绽放一朵甜美的笑容，首肯说：“嗯！”疑云尽去的佳偶，享用了一顿丰富的美式早餐。

10

床上的妇人依旧十年如一日，徜徉在她沉静的世界里，惟一改变的只是她肌肤比较暗淡无光，不复以往的弹性吧！

坐在她床畔的女孩，眉宇之间多了抹成熟的韵味，也因情愁难解而轻蹙双眉。

“妈咪……已经一个多月了，我还是无法下决定……”秋怡如无心手上的编织，干脆把东西收起来，将心中烦恼一古脑儿对她妈咪说出来。

“小君说我很幸运，一生能有两次初恋，而且对象都是同一个人，她说我极为幸运，一定能克服婆媳问题……而阿男别说，千万不要被爱情冲昏了头，藐视了婆媳问题，因为它的严重性足以成为婚姻杀手，而且极具破坏力……”她叹了口气，握着她妈咪的手。“妈咪我该怎么办呢？”顿了顿又说：“我不记得当年自己对阿刚是何种感情，只知道现在的我是爱他的，但却不如他爱我爱得深……我们之间一切是那么契合，好象没有了他，自己就不再是完整的秋怡如，我无法再回到没有他的生活里，那种感觉太孤独、太可怕了。可是自己对他的爱却又不足以能坚强的面对他母亲的挑战，除非我再度失去有关他的记忆……”屠力刚打开房门，正要出声呼唤小秋，却听到她后面讲的那段话，他迅速阖上门走向她，从背后紧搂住她的肩。

“不……小秋，我宁可保持现状，也不要再看到你不认识我的模样……”他稍微平复自己激动的情绪，又说：“你知道吗？当我历经一次又一次被你当成陌生人时，我的心宛如被刀划了数道伤口，那种锥心之痛不要再来一次，

我……小秋，你不要为我母亲的事伤神，我母亲那边由我来解决，如果摆不平她，那就帮她找个第二春，让她没时间管我们。”他暗怪自己怎么没早一点想到这个计策，害他和小秋平白多耗了那么多年。

她站起身望向屠力刚，“你怎么可以故意设计你母亲呢？亏你曾来台学习中国文化，‘百善孝为先’，你忘了吗？”秋怡如语气有丝不满。

虽说阿刚是为了他们之间的爱情，但她并不希望他背上不孝的罪名，这也是她极为不苟同的行为。

他摇摇头笑着说：“其实这样做如果能成功，对我母亲反而是好事，毕竟能有另一半在身边互相扶持总是好的，这种相依相偎的感情，是我们为人子女所无法做到的。”他握住她的柔荑，深情的凝视她的美眸，“如果……换成是你，我宁可你再寻找另一个春天，也不要你持续沉湎于丧夫之痛中，那样我会心疼的，我希望你永远都能快快乐乐的过日子，不要心生烦恼，所以不要再去烦恼我母亲的事，好吗？”他的肺腑之言令她做了决定，“阿刚，我答应你。”屠力刚闻言放心的说：“那就好……”秋怡如知道他误会自己的意思，故意哇哇大叫，“哇！你怎么一点兴奋之情都没有嘛！难道你之前说的话都不算数了？人家都答应将自己交给你，你还……”她偎入他怀里撒娇。

他被突来的惊喜震得不知如何是好，只能紧搂着她，一脸傻笑，“呢……呵……太好了，原来你答应了我的求婚，呵，太好了……”她挣脱他的怀抱，两手环臂望着他，故意说：“屠先生，你何时求的婚，怎么我从来没听过呢？”此时他已管不了什么男人膝下有黄金的蠢道理，还是早日娶得美娇娘比较重要。他拿出早在五年前就买好的钻戒，单膝下跪，深情款款望着眼前佳人说：“秋怡如小姐，你愿意接受我屠力刚成为你的终身伴侣吗？”她深受感动的看着眼前这一幕，说出自己的顾虑，“呢……这……可是我好象爱得比你少……”心里觉得这一点对他不太公平。

原本，见她脸上犹疑的神情，使他全身绷到最高点，听她这么一说，他顿时放松心情说：“小秋，你放心，我对你的爱足够我俩享用不尽，你不用担心谁爱得多谁爱得少，这并不是买卖，不需要用到公平交易法。”闻言秋怡如心中的大石落下，调皮的反问他：“屠先生，那你愿意接受我和我妈咪成为你的负担吗？”他眉开眼笑的回答，“小秋，你和玉姊是我最甜蜜的泉源，怎能说是负担呢？”她将红通通的脸蛋别向他处，“嗯……”他见状紧张的问：“你答应了吗？”“嗯……”见他一脸紧张不忍再捉弄下去，她低下头，双唇极小声的吐出，“好……”屠力刚听到肯定的答案立即站起身，将手里的戒指套入她的玉指上，“小秋，谢谢你，我不会让你有一丝的后悔。”随即将心爱的人拥入怀里。

此时门户突然大开，跌进来了两、三位护理人员，她们慌忙的站起身。

其中一位代表说：“嘿，对不起，我们巡房，太贴着墙壁走了，才不小心……”当她见到那个传闻中的男主角，脸色极为难看的走过来，声音愈来愈小。

屠力刚没好气的望向她们，突然决定索取他和她的传闻版税，遂将她们全请到走廊上谈判。

秋怡如神情大为不解，不知阿刚和她们谈了些什么，只见她们个个最先脸色皆羞愧不安，继而转为震惊不敢相信，现在又都以羡慕的眼神向她望过来，而且神色之间有股欣喜雀跃的神情。

他对于刚才索得的报酬极为满意，阖上房门即踱到床边，“玉姊，你同

意在圣诞节那天将你的女儿嫁给我吗？不说话表示默认了哦！”“阿刚，会不会太快了？”她不禁担心只剩一个月不到的时间，来得及准备吗？他搂着她说：“小秋，我已经等五年多了，你忍心再让我等下去吗？”随即低头在她耳畔说：“五年前那一夜未爆发的热情，我已经快控制不住了……”她羞红了脸躲在他怀里，“可是来得及准备……”他洋溢幸福的神情，因嘴角扬起的笑容更为灿烂，“不是说好不烦恼的吗？那些琐碎的事，已经有人主动承揽下来了，你只要等喜帖发出去，结婚当天穿新娘礼服准时出席就行了。”

“嗯。”床上的妇人此时若有意识能开口说话，她应该会大笑说：“呵……早被我料到了，大刚你动作太慢了，让我等了十多年，才等到你这个女婿。”当然，她是无法开口的，然而在秋家里的红小君替她说了出口。

“呵……终于让我等到了，屠先生，你不用高兴得太早，待她的封印一解，谁知道你有何罪受，反正那时我的任务算是完成了，红娘可是只包管有情人终成眷属，可没包生儿子哦，呵……”红小君的奸笑直冲破秋家屋顶而响透云霄，身旁的白狗则担忧的望着主人，怕上头会因主人的不当作法而怪罪下来，到时主人恐怕会乐极生悲。

耶诞夜喜讯：屠秋结婚典礼演出主角：屠力刚、秋怡如监制：秋玉洁
导演：牧师配角：红小君、风昭男、柯威志及全体医院同仁领衔演出欲入场一沾喜气者，请自备大红包交至服务台，可换取自助餐托盘一个。

十二月二十四日傍晚，陆续有各方人马踏入医院大门，每位进来的人看了眼门口张贴的大海报都会心一笑，数天前，他们都曾看了海报上的名字却全然陌生不知他们是何人，本来还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后来看了传单上的说明，才知道原来有一场婚礼要举行，而所得的红包将全数捐做医院的爱心基金。

既然吃、喝、玩、乐都有，还能做善事，大伙儿当然一传十，十传百，携家带着全跑来医院里聚集了。

此时新娘礼车已抵达医院大门，新郎牵着新娘的手，缓缓步向红毯的起端，一对新人走过医院草皮，来到临时搭建的舞台前，舞台上的牧师为这一对新人证婚。

新人深情的一吻，揭开今晚晚会的高潮，男女双方对来参加的民众深深鞠躬后，随即开舞跳了一曲华尔兹……秋怡如将头轻靠在他怀里，“阿刚，谢谢你别出心裁的设计，让我们的婚礼格外有意义。”“傻丫头，我们之间还需要谈‘谢’这个字眼吗？”他用脸颊轻蹭她的头纱，汲取她秀发的清香，“倒是你的伴娘让我白吃了一大桶醋。”“咦？”她疑惑的望向他。

屠力刚笑了笑说：“那一次你代表南风和我签约，老是阿男、阿男的，很亲昵的称呼着，当时，我还以为你叫的是南风的南，而误把南风当成我的情敌……谁知道，南风竟是个假男人。”没想到他会有这样的误会，秋怡如不由抿嘴轻笑，继而想到南风的身分。

“阿刚，答应我，不可以泄漏南风的身分哦！”她紧张的望着他，脚步踏错了几个拍子。

“放心，我绝对保密，毕竟她是我的客户呀！我可不像阿威，那个随便就会泄密的家伙。”口气虽有丝不满，但一想起那袋红包，随即愉快舞着脚步。

当秋怡如无意间提及柯威志为了南风而有出卖他的打算，屠力刚不但

立即摘掉他身为经纪人的头衔，这回还敲了他的一百万元日币，当贺礼。

“阿刚，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伴娘、伴郎，彼此都不给对方好脸色看，可是他们不是才第一次见面吗？”像现在他们又各自离对方离得很远，看也不看对方一眼。

他停下脚步，将地分心的视线拉回来，“小秋，你在我的怀里怎么可以想着别人呢？阿威、阿男都那么大的人了，要做那种小孩子的举动，我们也管不着呀！我们走了好不好？”她笑了笑，“嗯，我过去和妈咪打个招呼再走，好吗？”“嗯。”他搂着她的腰走向舞台旁。

只见新郎、新娘分别亲吻了一位坐在轮椅上的妇人。如果大伙儿再靠近点看，会看到妇人的双眸是闭着的，似乎是睡得很安详。

他们吻了妇人后，新娘随即抛出了手中的捧花，霎时，众人抢成一团，新娘捧花一不小心却落入伴郎手中，伴郎好笑的看了一眼又再度抛出，这回却打中正欲离去的伴娘，弹到她的身子再落到地上，伴娘一脸莫名其妙的捡起新娘捧花。

新郎、新娘早就趁一团混乱时悄然离去，坐在轮椅上的妇人也被一位娇小女子推进医院，没有人注意到在草坪的一角，正站着一位年约五十岁左右的妇人，若有所思的看着这一切过程。

秋怡如心情五味杂陈的坐在化妆台前，她不知道别人是如何度过新婚之夜，只知道现在自己的心正蹦蹦跳跳，有点紧张、害怕，又有点期待、羞怯。

镜中的自己正孤零零的坐在房里，不久后，她即将为人妻、为人母，迈入人生的另一个阶段。

屠力刚冲完澡走进来，望着她单薄的背影，他缓缓走向她，将她搂进怀里，“以后，你不再是一个人了，你有我伴着你……”“嗯。”他的出现使她紧张的心情倏的剧增，胡乱找了个话题，“小君要到阿男家住几天，说是要把房子空出来……”话还没说完就自动消音了，天呀！她怎么扯到这个敏感话题……她突然想到一个安全话题，“阿刚，大哥他们有来吗？”“有呀！本来要介绍你们认识，后来时间来不及就作罢，反正来日方长嘛！”屠力刚眼神充满笑意的望着她一脸紧张的模样。

“那母亲呢？”秋怡如小声的问。

“大哥曾明白的告诉她，如果她存心来闹场，就请她干脆不要来，后来，她只回答说：“我当天要出国旅游，不会去。”之后就没再提这件事了。”语气夹杂着一抹失望的感觉。

她关心的问：“那你们有问她要去哪玩？玩多久吗？”他揉了揉她的头发，“你哟！才刚嫁过来，心就偏到她身上去了，也不多想你的老公。”他乘机将她的身子抱起来往床铺方向走去。

“阿……刚……”秋怡如倒抽了口气，一股燥热迅速从耳根蔓延开来，当悬空的身子被平放在床上时，红霞早已布满她的嫩颊。

他俯身凝视身子底下的佳人，“你知道吗？十年前……我曾在这张大床上，偷尝了你好几口，没想到，现在终于能光明正大……”她在他的手臂上偷掐了一下，“大色狼，人家那时才几岁呀，你就……”“唉哟！人家说打是情骂是爱，没想到你这么爱我……双管齐下呀！”他的魔手探向她的腰。

“唉……好痒……你怎……搔……痒……”两人在床上闹成了一团，缓

和了她的心情，却挑起了他的情欲……他双眸如火炬般的凝视像要将她吞噬，双手却轻柔的去除他们之间的障碍，当她赤裸裸的身子呈现在他眼前，他才缓缓在她雪白的肌肤上烙下无数深情而坚定的热吻，再续五年前旖旎的那一夜……当她意乱情迷弓身向他时，过往云烟一幕幕在脑海浮现，霎时，过去的她和现在的她合而为一，带着满腔深情与他共赴云霄。

屠力刚睁开双眸直觉的伸手探向身旁，扑空的感觉令他顿时清醒坐起身子。

他疑惑的看了眼旁边的枕头，又向四周瞟了一圈，顺便看了一眼墙上的钟。

“奇怪，小秋怎么那么早就起床？”他走过客厅、探了浴室、晃了厨房，却不见她的踪影。“她会出去买早餐吗？不可能呀……”当他在客厅的沙发坐下时，眼角余光不经意瞟到茶几上有一张纸条。

他好奇的拿起来一看，竟是小秋的留言，只见纸条上面写着：阿刚：我终于恢复所有记忆了，我需要整理乱糟糟的往事，我会回来，不用找我。

小秋留“这是怎么回事？她怎么突然想起？她又去哪了？”他六神无主，喃喃自语念着重复的字眼。

连有人开门走进来，他也没反应，只是呆然望着手中的纸条。

红小君走向他，将那张纸条抽起来看了一眼，“原来已经恢复记忆了，可是她会去哪？”“你怎么来了？”屠力刚拿回那张纸条。

“我刚好牵狗出来散步，走到这里突然想到有件东西忘了拿，所以才开门进来。”她很顺的编着理由，心里却暗骂：你这个二愣子，还不是为了你们。

屠力刚急忙问：“那你刚才有看到小秋走出去吗？你知道她去哪？”

“你稍安勿躁，我先告诉你那一年怡如是如何度过的，或许你才更能理解怡如目前的心理状况。”她在旁边的空位坐下。

“那一年？发生了什么事吗？”他记得只有刚离开的那一年没请征信社留意她，往后那几年他都有收到关于她的报告呀！

“那一夜你离开后……”红小君把秋怡如自残头发的事，及日后种种有关她失魂落魄，天天痴心等待他消息的状况，统统巨细靡遗说出。

一股疼痛从屠力刚心底窜起，“天呀！我竟如此伤害到她……还以为是自己很辛苦的等她……”她抿嘴不耐烦的说：“拜托！现在不是比谁的痛苦深的时候，重点是往后，往后只要你们都幸福得很满意……足，就打了。”她偷瞟了他一下，见他没发觉她的口误，又说：“快想想怡如会跑到哪了？她只有我和阿男两个朋友，可是又没有看到她的人影，你说，她会不会跑去……你们俩常去的那几个地方呀！”“常去的地方？”他仔细过滤了一些地点，灵光一现，“会不会是那里？”一想到可能性很大，他急急忙忙就要冲出去找人了。

“喂！等一下，你去穿件衣服，顺便帮怡如也带一件去，外面满凉的，小心感冒。”屠力刚立即照办，离开前向她道了声谢谢，随即消失得不见人影。

“呵……白，那个二愣子居然没看到你耶！”她瞟了一眼躺在餐桌旁的白狗。

“看来你挺喜欢那个位子嘛！”她仔细打量屋子的状况，满意的说：“嗯，

不错哦！

再不久，这里又是我们俩的天下了，若不是为了早日霸占这间房子，我才懒得理他们。

当然也不会担心他们会不会生病，呵...、只要快点把他们送回美国，这房子.....呵.....”一想到这里，红小君不由得心情舒畅，昨晚通宵达旦看天书的疲倦，全烟消云散了。

白狗无奈的摇晃着头，心想，主人就是刀子嘴豆腐心，昨晚明明担心得抱着天书猛盯，这会儿又说成这样，唉！真是的。

当屠力刚在中正纪念堂的台阶上发现了秋怡如的身影时，他不禁松了口气走向她。

他将衣服帮她披上，递了一块面包给她，“这里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当时你也是这样坐着。”“你也是这样递面包给我，我还回你一句.....好象是“没人教你不可拿陌生人的食物”类似的话.....”两人同时回想起当时的状况，相视而笑。

她凝视着他，“当时我就是为了帮妈咪寻找第二春，才会拉妈咪来中正纪念堂，也因而认识了你.....”她将视线转向前方，又说：“当年的我，好象个小大人，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平凡、不起眼，不至于会引起学校对自己的注意，竟会隐瞒自己的实力让成绩考差，唉！当时想法太天真了，以为那样做就能让妈咪拥有一个天真无邪的女儿，而不是冷眼看世人的早熟孩子，没想到却.....”他将她搂进怀里，“小秋，不要自责了，妈咪她是出意外，不是你造成的。”“谁知道？或许事情再重新来过，我当年若没自作聪明，或许，一切都不一样了。”秋怡如偎在他怀里喃喃低语着。

“就算是如此我也会在不同的场合遇见你，我想，当年我会选择到台湾留学，一定是为了遇见你。”他轻抚她的发。

她因他的深情告白而动容，“刚.....五年前那一夜，你曾问我对你是何种感情？其实那个时候.....我早偷偷爱上你，只是和你一样，怕会搞坏我们当时的情谊。”屠力刚因她迟来的答案而懊悔，“天呀！如果当年我们都能及早打破僵局，这些年或许就不会白白浪费掉了。”“是吗？以当时的我.....可能很难通过你母亲的那一关吧！或许我们现在早已成了一对怨偶也说不定。”她抬头望向他，语气坚决的说：“有了这几年的自信心重建，还有我们长达十多年的感情做后盾，我想我们可以坦然的回美国了。”她主动紧搂他。

他也紧拥着她，“小秋，太好了，我以为你会因过去的那段记忆.....而对我不再.....”她撒娇的说：“刚，你忘了人家的习惯，我才不会因小失大，失去了你这个长期大餐供应者哩！”“你哟！我供应的可是爱之味大餐哦！”他亲吻她的发。

“噢.....对对，我现在才想到，当初好象是一只大白狗带我来这里，否则也不会遇到你.....噢.....那只狗好象小君养的那只白狗.....”她不禁疑惑的望向当年白狗消失的转弯处。

“或许是同种类的狗，也或许我们找机会问一下小君吧！”“嗯.....”两人相拥而吻，一会儿意犹未尽的走下阶梯，奔向回家的道路。

尾声秋怡如阖上门走进餐厅，正要拿碗筷出来就听到老公的呼喊声。

“小秋，我回来了。”“我在饭厅.....”她话还没说完，已被他的热唇覆上，许久才恢复双唇的自由。

“阿刚，快来吃饭。妈今天做了正统湘菜哦！”她将碗筷摆好。

屠力刚先扶她坐下，才坐在她旁边的位子，“看来你也把妈调教得不错嘛！中国料理已经学得差不多了。”他挟了几块肉放在她碗里。

秋怡如心满意足的望着眼前这一切，她不再有其它的奢求了，到美国这三年来，起初婆婆对她的百般挑剔，令她日子异常难熬，幸有阿刚在旁大力支持，如今，终也事过境迁。而当初婆婆的无理取闹使她无法常去探望妈咪，幸而柯伯伯……哦……该改口了，还好爹地，他自告奋勇天天去陪妈咪。

听爹地说，当时小君曾告诉他一个偏方，说是……只要对挚爱的人天天施以全套马杀鸡，再对她倾吐爱意，同样的步骤只要能持之以恒，总有一天她会回复当事人的爱意。

没想到爹地信以为真悄悄进行，据他说，当他持续了三个多月后，有一天就在他按摩完才对妈咪说：“我爱你……”时，妈咪竟然……睁开双眸噙着泪水说：“我也爱你……”天呀！她多么希望当时自己也在场，能看到那一幕奇迹。

“小秋、小秋……你在想什么，想得都忘了动筷子。”她回过神，望着屠力刚关怀的双眸说：“突然想起小君教爹地的那个偏方。”笑了笑，她又说：“真不知小君是从哪听来的，竟真能使昏迷多年的妈咪清醒过来，也因而让妈咪与爹地重修旧好。”“巧合吧！你忘了医生曾说过，造成妈咪昏迷多年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因她潜意识里不愿清醒，而爹地恰好是造成她不愿醒来的症结，才会让小君误打误撞给撞对了。”他咧嘴一笑，又说：“不过，还真巧，小君竟然挑对人了，挑中柯伯伯，无意间告诉他那个奇怪的偏方，更巧的是柯伯伯居然会是你的亲生父亲。”“可不是吗？如果妈咪没醒过来，我可能永远也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谁。”屠力刚笑了笑说：“其实爹地当时得知你的身世时，他也曾怀疑过，只不过苦无证据不敢半路认女儿罢了，快吃饭，否则我们的宝宝要抗议喽！”拿起她桌前的碗递入她手中。

秋怡如握紧他递来的碗，深深注视着挚爱的丈夫，心想，来美虽辛苦了近三年，却换来了幸福的后半辈子……一切都值得了。

《全书完》

